

特別
A19
3298
2





卷三 思夢

^19
3298
2

<2005-5536>



唐詩唱句

可愛青田劉伯溫 精通地理與天文 少年發憤攻書本 無奈功名不遂心 每欲監牢尋短見 皆因抑鬱不能伸 繼而歸去開居久 詩酒陶然到處行 扁舟游玩西湖上 逸見東西一朶雲 不問可知天子氣 江南定有聖人生 十年之後終須應 太祖高皇已起兵 營中親自去投誠 征伐都陽陳友諒 夜觀天象始歡心

第十七回 思夢

付引心如狂蝶意如癡 戀色貪花日夜思 詩曰春日春山春水流 春田春草放春牛 春花開向春園裡 春鳥常眠春樹樓 白面臨王文 因聽理琴聲雅 扒牆窺見多妓使 我中心如痴如醉 霎時魄散魂消 自此琴笛一叙 扣得鳳友鸞交 更有四韻效好 朝朝寒食 夜夜元宵 說不盡許多巧法 牆頭無異藍橋 分明誤入天台 學生做了劉晨阮肇 但是只好短頭姻緣 必須想個長久計 校間話少說 勿如到書房裡去 劃策劃策 王文是 唱躊躇摩思到書齋 摸耳搔頭無主裁 自言自語渾如夢 想出神兒倚在枱 阿欠連連 端睡 合眼朦朧手托腮 神魂仍向閣中去 夢學西廂張秀才 依舊跨牆身住內 但見那迷離月色 朦朧蒼蒼 欲探近路穿花徑 何愁蘭露濕青鞋 付白望去動動動個哈 莫不是 唱美人林下將腰等 嗚呼原來是月移花影上瑤階 依舊迴廊兜曲折 行來已至牡丹台 蛙聲不絕驚人耳 水面流螢去復來 風吹綠竹如人走 不覺心驚胆戰 敢不敢 此處迴廊通內室 為啥了緊閉腰門不見開 他是躊躇不已 呆呆立 倏忽腰門兩扇開 付白我道是羅個 原來是春蘭姐 婿定是我 心上人兒差你來 向前即便深深揖 春蘭是放下紅燈還禮 該 付白王相公萬福 付白阿姐 阿是倍朵大娘娘叫倍出來個 付白正是 付白大娘娘拉朵做哈 付白王相公倍家娘娘是 唱情切切 意濃濃 對鏡無人手托腮 茶飯不思精

神滅 長將羅帕把淚珠揩 付白大娘娘阿說哈 付白王相公唱他說你扶桑日出歸家去 為何月上海台不見來 疑是玉郎無意約 氣悶流泊落香腮 他睡時重又披衣起 望眼將穿等來白王相公 不是小婢埋怨你哈 唱既是春心通一點 心灰冷落不應該 付白勿瞞阿姐說 屋裡有介點小事務 所以來這哉 倘然娘娘見怪 學生要煩阿姐從中解勸 勸 付白這個是然 唱或者娘娘見怪 你須要殷勤 賠罪見叙 裙王相公你 願不得黃金生膝下 蛇行匍伏理應該 付白阿姐 個是容易個 唱將手輕輕搭 在春蘭肩兒上 白阿吓有趣哉 唱陣陣香風從髮上來 白阿姐 唱學生先將瑣瑣一點來酬謝 啐少傳我 揚枝水酒到你房來 此刻梅香春意動 胭脂幾點泛紅唇 付白少傳與娘娘並蒂之後 啐 啐 只怕就忘記我了 付白豈有此理 夫不忘記阿姐個 唱勾頸言談身往內 早來到美人前度楚陽台 燈光隱隱明窗 隔咳嗽頻頻 從何處來 付白阿姐羅個 拉茶樓上數氣 付白王相公 難道喉音多聽不出了麼 這是吾家 娘娘吓 唱只為思君愁萬斛 定心無故一聲咳 快快同奴樓上去 憑娘娘 又來發發你多才 白王相公 走吓 付白阿姐勿要一同去个好哈 付白王相公不發事的 唱那春蘭左手提燈把步移 右手是扯住監生 衣一個是手搖花扇將衣拂 一個是蹬着金蓮說快些來 一個是兩目相看輕咳嗽 一個是雙眸無縫笑迷迷 送一個是無異西廂張生獨自去 一個是好像紅娘私下赴佳期 此時情景難描寫 說不盡風流男女在 扶梯 金蓮移動輕輕响 驚動樓頭雙艷姐 小旦引閃昏昏 手別銀燈 猛抬頭 忽見人兒影 白扶 梯上是那介 付白娘娘是我春蘭 小旦白王相公可來 睡來是來個 小旦如今可在麼 是在不在 春蘭 方才了頭到園中 拿着一個竊賊在此 望娘娘發落 小旦喚他上來 貼曉得 唱此刻王文步上梯 笑微微 作揖把頭低 且白愛你是賊吓 還不跪麼 付白學生就跪 且白你到這裡 要偷什麼東西 付白學生直供 啐 且白你且講上來 付唱區區竊玉為根本 久煉偷香我莫欺 來到貴園無別事 意欲偷花騰騰騰

了些 偶然阿姐來捉破求娘寬恩釋放我區區且白吓你做賊偷過幾家了付白吓娘個是再不偷
 第二家个嘴且白我不信春蘭暗白有且取門門過來貼吹來哉付白阿吓娘打是痛个嘴待學生拾認
 子來哉且白從實招來付白吓娘吓唱白龍掛莫內樓腰菱洞挖得奇陰門塞物皆自我肚
 家莊小兒窠被賊是區區此刻了環多發笑那娘娘是把手捏揉說輕口些且白吓寬家起來罷付
 白阿嫂要學生起來到要笑介笑朵哥呀一笑寬家起來唱櫻桃畧動微含笑雙手相扶扯住衣王大道
 是趁勢身立起兩手輕輕重整衣且白叔叔吓我不見你尊容才一日言奴家如隔三秋實慘懷我道
 你無情背約了自朝至暮促雙眉遣婢到園窺探你真望到月上花枝鳥亦棲此時才見你寬家面
 罷了快歸羅帳會佳期知趣了環身往外二人解帶去寬衣雙雙同入婿金帳回頭便把火來吹
 夢內翻雲言不盡且言徐氏娘把夫主捉正且引萬惡奸淫為首百善孝弟為先兒夫病重勝
 從前終日瑞頭留戀白奴家王明徐氏丈夫廷貴只因貪花戀色不習經書不圖上進終日在那柳巷花
 街尚有可慮目下因為聽琴起見與閨壁劉氏通私非主即婢輪交鸞鳳之歡自暮至朝同就鴛鴦之樂這
 幾日看他面黃肌瘦疾病將作以致廢寢忘餐吐紅復發體熱腰酸故此我唱記着他特到書齋問他
 病因何發起來奴家良言苦口將他勸還望他將德色之心稍撤開那娘正欲把書齋進只聽得良人夢
 內說陽台付白阿嫂我搭倍情濃殺我止且唱呀你聽他朦朧睡話相思句官人時刻不丟開一心只
 想刁劉氏待女慢慢聽他說出來付唱阿嫂吓我搭倍露水姻緣才兩月恩重如山竟折不開欲待要娶
 你歸家去但是你有夫之婦怎安排白就是倍奈南妻兄唱出外日多家內少何不將二娘微命送泉台
 此際歡娛思日久往來纏綿不担憂阿嫂你是伶俐聰明女為啥了默默無言口不開王文夢內把私
 情露娘娘一聽頓然呆正且白阿吓官人吓你好喪心忘胆也唱全不想刁府關親戚因何存心太不

良 更兼昔日同窗友到底足仗義疏財小孟嘗 二娘乃是名門女 溫柔有德不輕狂 若言劉氏雖
 淫賤也是家聲關閣舊門墻 敗他貞節難修補 你還思地久與天長 如此欺心并昧心 只怕暗室虧心
 有上蒼表白那娘娘聽了夢中之言竟自退出書齋唱那是含淚歸房去 展轉躊躇淚數行 曲調何日裡
 訴冤愁 俺只見 樓樓梧桐葉 不勝愁 我如今也好休 他那肯去 怕只怕 墻頭走 性命
 難留 唱慢云徐氏房中苦 下回勸塔看從由

第十八回 勸塔
 外引滿腹詩書 苦難支 只落得 皓首貧儒 更無後裔白老夫徐謙表字秋芳年已古稀止生一如
 取名碧霞室荆七後將女遣嫁王文與廷貴為妻指望年輕上進金榜題名吾女兒博得一个王封官誥誰
 想他乾街柳巷逐日閒遊此竟行為大損陰陽聞得他吐紅復發理應問候今日解館餘閒不知到女兒家
 去走走你發那裏末白來哉來哉引洗現魚吞墨烹茶鷓鴣烟白老相公那說外白吾今日要往姑爺家
 去走走取拐杖過來與我看好門戶去去就回來的末白吓老相公路浪走好仔小心點唱老相公是手攜
 藜杖往途中 轉過南街又向東 向前慢步龍鍾走 來到王家宅內逢 正是小秀童丑白阿吓老相
 公來哉外白正是你家相公可在家麼丑白相公接采裡啼進去末哉外是了唱秋芳攜杖步從容 了環
 傳語到閣中 此時娘娘身出外 接得年高老父翁 正且白爹爹萬福向可好外白到也平安女兒好
 瘦且白謝爹爹動問是好的爹爹請坐外有坐賢塔呢且白他在書房中酣睡爹爹有何見諭外吓兒吓我
 昨日有周門生到來說你官人近日吐紅復發特來望望他病體如何且白多謝爹爹內堂請坐容兒細述
 與爹爹知道外是了且翠娟點茶貼吹曉得哉唱了環傾刻送茶來娘娘是捧止香茗把口開爹爹吓女兒
 自嫁王門內 唱隨得所兩和諧女兒是治家畧有三分曉 萬事皆由我主裁不料那官人目下心腸變

動骨

兒進忠言反怒懷 屈指到今三個月 從無片刻進房來 外白 為何什麼呢 旦白 阿呀 爹爹吓不要說起
 外白 咳他近來作何勾當 為父面前可以說得 旦白 是爹爹吓 唱 女兒苦命怎安排 可恨兒夫作事乖
 前是楚館秦樓逼留宿 到如今更不在了 與刀家劉氏兩和諧 外白 那里刀家 旦唱 若就是後園間壁刀家
 宅 他是琴簫引誘會 鈿裙自此之後 飢不餐來渴不飲 如癡如醉又如呆 這幾日 喉內帶紅精力少 分明
 是好色虛勞血脈衰 日避女兒踰牆女 杳無人影轉書齋 外白 兒吓 你為妻子的也該解勸他 才是
 白 爹爹吓 乃女兒終身之事 那有不勸之理 怎奈心迷意亂 難以進言 外 既如是 到這他進來 待老漢當面
 勸他一番 罷戒他幾句 倘或回心 女兒終身有望 旦白 翠娟那里 貼來哉 引墊木凳 屈殺脚 要扮俏
 裝來好 雀子班 粉來拍 別號叫做反莖白 白 哼 哼 娘有哈吩咐 旦白 書房中去請相公進來 貼 曉
 得哉 唱 了環移步到書房 嘆為嗒 了 腰門半掩開紗窗 白相公 相公 相公 阿哨 哈了能介好 困連忙走進
 內邊 鞋身使叫相公 唱 王文帶內來驚醒 付白 唱 阿嫂來 唯搭轉 故集來手 勾仔翠娟頭頭 唱 亂抱亂扯
 上牙床 貼白 阿哨 吾是娟翠叫 哈 阿嫂 勿阿嫂 唱 挽勾頭頭 親口嘴 貼白 阿呀 要死吓 唱 還勿放手手
 姆 三千像哈个腔 白 啐 放手手 付白 吓出來 臭花娘 唱 我一場好好陽台夢 被你驚散我兩鴛鴦 白 臭花
 娘 還勿進去 貼白 相公 徐老相公 拉朵堂 浪浪 娘 叫了頭 請相公 出去 付白 曉得哉 貼白 快點出來 付白 就
 來个 貼白 真个快燥點 付 臭花娘 多說唱 王文無奈抽身起 慢騰騰 移步到中堂 付白 小婿唱 若哉 外 賢
 婿何須客套 不必多禮 請坐 付 岳翁在此 怎敢坐 外 坐了 好講 付 介末告坐 哉 岳翁是一向好个 腹外托賴
 平安 付 翠娟 拉朵羅里 哈了 勿進去 對娘 說老相公 拉朵 吩咐 廚房 備飲食 吓 外 賢婿何必費心 我聞得
 你 肯怎如何 復發 故此 特來 望望 再者 老夫 有勿中聽的 幾句 言語 相勸 宜圖 哺飯 而來 不必 賢婿 費心 付
 岳父有說 話末 小婿 洗耳 恭聽 是哉 外 你家 與我 是書 香 須 史 得 遺 體 從 來 受 父母 髮 膚 不 敢 有 偏 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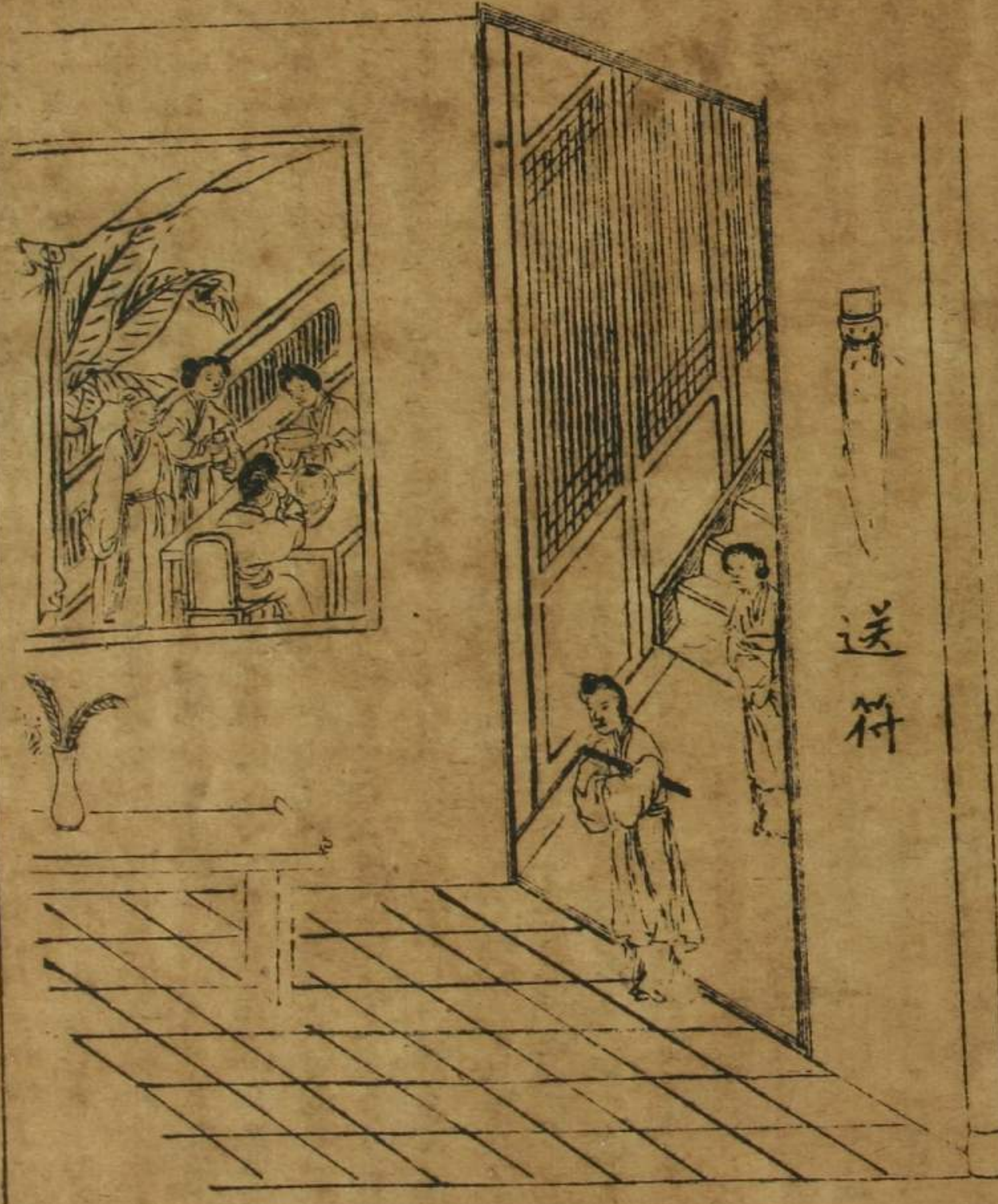
人生須有凌雲志 定要端方達禮行 豈不聞讀書可占鰲頭樂 病相如後中狀中郎 賢婿你要學坐懷
 不亂柳下惠 東瀾連旦漢長 不但昔日人稱羨 傳留後世姓名揚 豈不思周寵侯氏傾天下 越
 進西施吳國亡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無知呂布亂綱常 殺身亡國皆由此 為何你近來有意把心狂
 切勿要淫緣惡毒 認做風流事 只怕那帶粉枯骸腹內有刀鎗 我聞你近來酷好 問花草 難道你不防勞症
 入膏肓 况且是瞎進盜來 奸近殺 將來只怕勞心入結 走無常 我勸你及早回頭 謹戒 戒色書中第一
 章 付白 岳父 俗勿要聽別人個說話 小婿近來大門才勿出 羅里有个 件事務 外 哈哈 賢婿你近來在牆
 頭出入 自然不出大門了 付 唱 哈个記 嘔心奉 頭到利害 岳翁 唱 你今不必亂猜 詳小婿是日夜看文章
 作 歌 集 賦 為 消 遣 做了詩詞 閱幾行 若說个 伴男女 風流事 白 勿要岳翁說 唱 就是小婿時常也 慎防
 外白 哈哈 文章 讀他何益 到不如 蕭也吹 吹琴也品 品到底 是唱 知音 選在琴中 遇 無 譜了 西廂一部 學
 崔張 書聲 怎比 琴聲 好 豈不 效司馬 相如 一曲 鳳求 凰 哈哈 岳翁 相公 雖只年 高 鑲 老 邁 點頭 冷 笑
 腐儒腔 說得 王丈 垂頭 不語 雙眉 皺 心中 像 亂 細 思量 付白 个 件事務 到 撥你 打聽 仔着 實 朵 唱 此外
 無人來 搬弄 必然 定是 臭花娘 等个 老賊 賭家 去 定要 把 餓氣 將來 湖一場 王丈 是不 想良言 翻着 燭
 老相 是反 裝笑 臉 叫 東床 外白 吓 賢婿 方才 老夫 失言 不可 見怪 正所謂 甜言 症也 苦言 約也 改之 為貴 付
 白 岳翁 小婿 種種 領教 倘或 勿改 罰我 一刀 兩段 外 呵 呵 言重 言重 唱 慢言 翁婿 間談 事 娘 是 烹 庖 已 畢
 到中堂 旦白 爹爹 請用 便 賢官 人 相 倍 付白 个 个 是 勿 必 說 得 哉 男 拿 个 把 椅子 搬 攏 來 相 幫 端 菜 肚 內
 飽 哉 岳翁 請 上 坐 外 受 你 夫 婦 了 付 个 个 說 但 是 無 哈 吃 忘 慢 个 外 好 說 賢 婿 坐 了 付 有 坐 外 女 兒 也 來 坐
 龍 且 是 唱 此 則 三 人 依 次 坐 八 仙 桌 子 擺 中 央 此 時 止 值 瑞 陽 前 三 日 用 得 着 雄 黃 盃 子 筋 銀 鑲 鴛 鴦
 亞 內 瓊 瓊 泛 八 寶 酥 蹄 琉 璃 珣 光 鹿 筋 官 燕 井 魚 翅 連 參 蝦 肉 并 乾 裝 惠 連 盞 內 金 華 腿 酸 潑 肥

雞不用湯 三鮮一碗能精緻 水晶餃頭湊成雙 雖然便點能何好 那娘娘是中饋烹庖手段強 白
岳父請用酒个隻蹄子到酥个哉請用介點外賢婿吓為岳父的是 唱目不明來耳又聾 舉動行止甚
驕 髮落齒搖真老狀 近來是重腥不想下喉嚨 我是去日多時來日少 分明燭燭照風中 更無膝下
傳後代 一日無常萬事空 賢婿你今正值年強并力壯 還思權祖與榮宗 面壁數年成大器 韋編
三絕學無窮 螢窗雪案須勤習 燈火三更要用功 俾得一官半職身顯達 白不要說你夫婦就是老
朽末唱衰年也得眾推榮 不該輕棄詩書堆滿架 留戀紅妝容賢婿吓莫怪嚙嚙叮囑你多只為
翁婿關心骨月同 可曉姦淫身近殺賢婿吓你須牢記在中心 白不要說別的就那半席的話兒呵曲一
來為精力困衰 二來為芳名敗壞 聖人云 依三戒 可安問自在 勸賢婿從今改唱老相說得天
花墮王丈是猶如飛絮舞長空 此刻娘娘才啟口 難免開言叫相公 且唱相吓爹爹言語如金玉 你
老何只當耳邊風 付白阿嫂認真介來俚聽且唱呀呼坐中只有三個人 阿嫂之稱吓了空付白吓吓
吓醉哉醉哉 自覺無顏朝外坐 你看太陽西墜照東墻 付白噴噴兩隻麻雀拉架打雄哉唱娘娘就話全不
聽 口內喃喃叫岳翁 外白賢婿吓古人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唱天道自然必
有暮你何心事掛胸中 我在此間為厥物白女兒吓了環拿碗軟飯來唱担欄此間太不通我趁此日
色歸家去省得柵鎖街坊路不通 且白爹爹不要睬他他是醉了勸爺爺唱開懷飲盡壺中酒 天晚差人
送老翁 就是婿家非外戚何如芳榻在中堂外只為家中乏人一定要回去的付大娘娘岳翁是古道
人 勿要屈留哉小婿个兩日有點賤病發作了坐長久子末就要酸背痛哉所以失陪勿要見氣唱口內雖言
腹內悲 一心只想那東樓 席間老相稱賢婿王丈是免強又回頭付白岳翁有啥說話外唱賢婿吓我
金玉之言須牢記 及早回頭是第一善付白小婿是深銘肺腑岳翁勿必多囑哉唱你外堂父母休多管

我情愿牡丹花下死 風流去白徐老相公聽仔个兩句何要氣昏幸喜薛是唱賢德娘娘忙接口 令爹爹
聽語言薄白王順想是相公醉了送你相公到書房中安置罷且吟曉得哉付白羅个要倍送唱自言自語竟
往書房去老相是眼看浪婿縹緲頭外唱咳朽木難離真廢物 種種為人是下流竟指望嫁女把終身了
配合乘龍將心事去 那知廢物難離琢 夫婦焉能到白頭女兒吓我是指望嫁女終身靠 誰知有
婿却添愁咳他是好色猶如爐內炭 藕斷絲連怎肯去 不聽忠言休再勸怕他是積成忿怒棄嬌羞見
吓你不要為好翻成怨 忍氣吞聲自由且白爹爹吓叫女兒的終身如何了局外吓若說的終身却
是不妨唱只要換養孩兒官實大 庭訓三篇自主謀 那時背氣應須教切不可失訓踐踏做下流 課
餘腐飯把田圍守 克勤克儉守門樓 娘娘聽得嚴親語 傷痛難禁泪自流 且唱爹爹吓天星不透前
生孽 命中已犯莫推求但是女掌男權非易事况且我是庸庸一女流 我年未老子還幼 出多入少
恐擔憂 倘然一日家窮迫爹爹吓目下先須慮後頭那時衣食不週反被旁人笑好吓我蓬鬆亂髮怎梳
頭 前前後後思量起 叫我怎好度春秋外白兒吓雖如此萬望你官人回心轉意以圖上進停日待
我再來勸他兒吓為父的來了已經半日外甥尚未領他出來待我看看且白曉得了乳母抱官官出來貼
來哉唱乳母抱出小官人 娘娘是手接官官見父親且白爹爹請看唱見了外祖殷勤笑 亂撒亂跳喜盈
盈乳母白官官見了外祖是要作揖的唱那官官乖巧聰明性 舉手灣腰作揖深 手觸佩帶叮嚀响
那唱金錢及响鈴 對了外祖微微笑 又要回頭看母親外白外甥官實你外祖在此叫你大起來學
可聽見老相公的說話麼且唱 此刻娘娘愁變喜 手抱孩兒叫父親 爹爹向日知風鑑 看外甥相貌
可聰明 三六九歲無妨碍 弱冠之年可太平自古云三歲能知到老事 父母面上可相衡外白若講

風鑑二字為父的畧知一二但是我如今目力不濟了且下夸夸約畧觀看不妨唱娘是即命了環將紅
 燭照耀如同白日光老相是細把官官看 將情講究女兒聽外唱兒吓外甥自秀與眉清 何愁日
 後不聰明 神清氣爽聲音亮 無關無欲易成人但是左顧高聳右顧削 父官面上有相刑且且爹爹
 果然外兒吓為父的依泪而言不可深信唱娘聽說頓然驚只因結髮恩情關切深列位吓王文雖是人
 賢誦他妻子原有懷中惻隱心且白吓王順你來了麼且白正是娘相公叫我來伏侍老相了且白吓我
 叫你送相公到書房中可睡麼且白男兒奉命送相公去因看他一無情緒到從新更衣換襟竟像一些無
 病依舊扒牆溜仔人家花園裡去哉方才男兒多問子介一句哩就捏子个雞鑽拳頭說說吓狗才可惡
 放肆故此男兒勿敢說哉唱娘頃刻淚沾襟白那老相聽了王順的話將藤杖在地下 一觸說道外唱惡
 骨將來必滿盈白吓女兒吓看來事已如此依我的主見是唱將那婦女了環多打發 可留義漢家
 人 開門七件當心管 收租納稅托王興白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女兒吓嗎三餐苦飯過
 光陰且白是遵依父親嚴訓外女兒為父的要回去了且爹爹用了夜膳去外咳嗽得我夜搭多吃飽了那
 裡還想吃唱那娘難以致住生身父 即命王興點了燈 蒼頭引道前邊走 王順相隨在後跟 娘
 娘難舍高年父 淚汪汪直送到外茶廳且白爹爹慢去唱娘咽唯喉嚨說不出話 但喚爹爹三兩聲
 白那時娘踉着脚兜兜依然又把爹爹喚不時來看看女兒薄命身外白來來來的唱老相回頭心慘切
 一眶眼淚落胸襟外唱兒吓 休悲切 莫傷心 萬般由命不由人 勸夫教子全憑你俗示鏡杆可磨
 針 苦守懷中赤子大 何愁日後靠無人且白謹依嚴訓爹爹看仔細外白曉得兒吓我是苦的嗷且白
 爹爹吓唱我兒夫失偶終身苦白看他這般光景是唱報效還須待外甥外白兒吓為父的是去了唱兒要
 回房緩遣情清江引伏得含悲淚 相勸你兒夫 或者回心意 改日裡 吾遣了頭前來接你丑白夸

殘粧



送符

勸督

拿放心回去自己保重外白曉得你進去罷旦白是令爹走好表白那徐老相是唱帶愁帶苦歸家去娘娘是含悲含淚轉房中徐謙公勸瑋回家轉要見殘粧下卷聽留在人間作話文

唐詩唱句採花如繡柳如金張序相邀柳毅行兩兩有才皆有貌雙雙同學又同鄰踏青結伴尋詩句無聊為問嬌娘子家世何方試一云嬌姿豈像牧羊人含羞祇祇低低說細語渾如出谷鶯

阿儂因為家君怒今日懇求寄一音信步翩翩近海濱見一個牧羊女子含愁色背人羞避見人驚

第十九回殘粧衣裾不類尋常女一種風流妙入神

點旦引鴛鴦燈正酣單衣不覺寒綠衣催醒日色映闌干詩曰半窗殘夢榴花泣一扇輕風替自求從此雲翹翻早起怕多愁處怕多愁白我玉蘭只為主母一事大爺去後終朝悶坐高樓抱琴偶向

內園游引得鸞鴦相透從此傷春病發盧醫扁鵲難求幸遇王相公兩網網勝如神針法灸我相王相公頭一夜過來替陪里大娘娘是兩家頭格樣真正要死吓唱芙蓉帳內話風流唧唧噥噥逐好速兩意分

明魚水得何曾願得面皮羞官得我一點春心難按捺只有津吐連連在口角流哈哈不料娘娘春興發便將好事付了頭白羅里曉得故節事務我始終勿曾格樣過竟搭拉里奔得來要死吓唱自從嘗了

風流味一日何曾將一刻丟相傍才即無別意不過是希圖餘剩小風流白多承相公好意不棄寒賤打常是介照過照過不道日子快得勢榮暗去明來勿覺已是端陽哉昨夜頭拉裡一夜阿曉得今朝是端

陽佳節應該早點起來那啥个歌辰光還像炒焦繪文魚能介因拉架讓我去叫俚起來玉蘭是唱喜洋洋

洋步步忙金蓮冉冉到蘭房啞的一聲門推進行來已近大娘房貼白吓太娘娘起來罷小旦引

劉蘇帳內綺羅香不抱劉郎抱阮郎蝶戀好花花戀蝶風求彩鳳鳳求凰吓玉蘭什麼時候了貼

白娘娘吓唱一輪紅日上紗窗屋角花枝照粉牆小旦白為何這等夜短貼白娘娘吓主母是唱一枕邯鄲

郭謙夜短了頭寢寢恨更長完哉唯此刻天光將近午家家炊飯煮黃梁小旦白吓早飯時候了咳侍
 奴起來唱娘被內伸雙臂小旦白叔叔叔叔好睡吓唱半是推郎半摸郎且白叔叔起來罷那王文翻身
 唱心志忘眼模糊阿哨我哪有精神降睡魔吓吓阿欠連連打不歇只覺得口乾舌燥骨頭酥且白
 起來唯付白阿嫂學生有介點唱腰酸腿軟身無力要煩你阿嫂哉玉手前來扶一扶且白劍也好笑得勢
 付白哈介好笑且白我笑你唱非宵好戰風流事為什麼今朝棄甲便拋戈你前日對我說攀花陣內為魁
 首如今看起來風月場中一懶夫付白勤謹起來着實勤謹的唯且白看得見的付白吹來來來唱阿嫂若
 還勿相信再來與我動干戈且白啐不要了唯表白那王文是唱輕舒雙臂把佳人抱且白放手手付白
 為何你唱香汗透肌膚且白快些起來付白再困介歇且白懶唯我這理唱玉山高並雙拳合你那裡野鳥
 還思尋宿窠付白阿嫂吓唱春到人間花弄色每逢興到莫踈政且白不要了起來罷付白吹介末解一
 舞就起來且白叔叔你看你唱相親風流原似舊為什麼雲情雨意不如初付白如初个且白起來罷付白
 吹唱兩人顛倒穿衣裳且白啐穿錯了付真正穿錯哉哈哈唱一笑悠悠出破窩一个是纖腰慢舞風前
 柳一个是玉簪初開雨後荷一个是睡鞋寬腿金蓮出一个是白襪綾穿珠履拖付白玉蘭阿姐唱昨宵叫
 你同衾睡你為啥了不慮成雙原守孤且白王相公要曉得唱風月無邊君自惜只怕你孤鴻兒棲不盡滿
 江蘆付白小油嘴我王相公是唱一粒金丹曾煅煉那怕你主母了頭的煉丹爐且白叔叔那哪哪虧你羞
 也不羞付白阿嫂到為啥醜起學生來且白叔叔吓我記得昨宵是唱免戰牌高掛紅羅外休得要嘴唇皮
 上弄子文且白玉蘭貼白做啥小且與我打他貼吹唱玉蘭是舉手輕輕打一下付白阿哨壞要吓吓个一記
 唱打得人來過體酥吓蘭白大家勿要樓外房洗面去表白王文是唱先向銀盆來洗臉再臨明鏡把頭
 梳方巾帶好穿衣服四婢趨承好色徒且白王相公參湯付拿得來唱半盞參湯來用過迷離色眼

有校紙付白阿嫂面也先故且白正是叔叔我與你早食着宿魚水多時只管相親難道還不認得麼付白
 認是認得个單差看你不盡許多好處且白有什麼好處付諾看你是唱昨夜殘粧尚未梳亂鴉堆髮
 髮婆娑啣珠彩鳳釵將墜一綫青絲綠翠娥早起尚存新睡態且白想是昏昨夜勿困拉枕頭浪个且
 白為何呢付唱桃腮輕印蓆紋多小且白啐這末有何好處付白諾愛殺你唱面白不勞輕撲粉唇紅
 何必用脂塗天然眉柳非粘黛輕飄活活兩秋波白就是拿鏡子來照个一照末唱晚霞曉月調為粉
 精不過爭妍紅白嫩肌膚阿嫂吓傳神雖有石工筆難畫楊妃醉後圖白身上着个衣裳末越發越發越
 穿一件夾襖末唱勿深勿淺小袖的楊妃色內襯的單衫魚白羅蘭麝香珠圍玉臂且白沒有吓付白
 那啥無得啫啫啫唱密色鬚頭還拉朵袖裡拖且白你可要麼付白我是勿要唱碧桃鮮艷平紗縹白介末
 覺着嬌子介點點精不過唱點點裙底縷縷波好勿過个雙三寸金蓮且白不要這等付諾唱好似水面
 綾紅燈翠倚阿嫂學生本是畫香子哈哈那間做子賣菱哥且白什麼賣菱哥付諾若然勿是賣菱哥末阿
 嫂个雙金蓮為啥了唱常常閣在兩肩高且白呀咬虧你說出來且白娘娘勿要睜眼梳頭罷表且白玉蘭是
 唱挑開妝鏡立偏旁俏佳人身坐花梨對鏡妝付白阿嫂吓唱你嬌容映入菱花裡好一似一片水盞照海
 棠且白何勞你誇贊付羅个來替你真真呢表王文將金扇唱在娘娘肩上輕輕拍且白做什麼付阿嫂倍
 唱渾如一隻大肥羊且白阿吓王相公唱你何故將人來比畜付且白且白胖阿像勒勿像且王相公勿是
 吾玉蘭得罪你說唱那肥羊却被犬兒嘗付白輕輕个句話說得凶惡好懶了頭那吓把吾王相公比起
 犬來表好一个唱風月笑談的王浪子怎當得唇鎗舌劍的小梅香且白走開介點唱待我與娘娘挑頭路
 你在旁邊發甚狂付白惹惱學生末立拉計裡末是哉唱風流浪子東邊立笑看佳人對鏡妝玉蘭與娘
 娘末輕輕解去紅絨結付白阿姐手內啥物事且白珠蘭花付阿香个且唱只怕隔夜的珠蘭未必香付白

檢校學生子罷，貼拿去唱輕輕擲到王文臉。王文把手招來，向袖底藏。旦白：「叔叔這錢兒要他何用？」付白：「阿嫂哈話，唱學生若把錢花棄，便是無情薄幸郎。」旦白：「叔叔吓唱，蒙你一片多情話，只怕心頭末有口免強付白：「咳是我搭借阿嫂兩家頭唱頭可斷，恩不忘，但願那生生世世結成雙。比目鳥棲連理樹，鴛鴦塚上葬鴛鴦。旦白：「只怕勿能教吓付，哈勿能教唱，只要你不負來，我不負。自然同到白頭蒼旦白：「奴是不負你的，只怕你來負我。付白：「阿嫂諾唱學生若負娘，娘意結果還須綁法場。旦白：「呀，呼吾與你取笑，怎成說出這樣話來。付白：「勿番淘个就一刀兩段，仔何妨。表娘是唱尖尖玉手把牙梳執，挽起巫山巧樣粧。並頭蓮素當頭插，髮際還挑漢玉方。一朵珠蘭垂綠髮，耳邊是雙環琥珀映紅光。妝罷銀盆洗玉手，套一付墨晶龍鑲赤金釵。付白：「阿嫂梳妝完哉。旦白：「正是付白：「介末這邊來坐唱，娘坐在王文膝一彎玉臂去勾郎。此刻里蓮花面對梨花面，妙呀情郎此刻喜洋洋。付白：「噴噴噴，阿嫂呢小旦，啐要死吓付白：「打末哉，表白娘是唱把一方大紅帕子忙遮口。付白：「阿嫂蓮子介點哉，唱櫻桃已被學生嘗。旦白：「呀啐唱輕輕一啐情無限，樂殺偷香竊玉郎。正是有興頭來容自飽，恣情未已話偏長。他二人正在陶情趣，早膳春蘭送進房。旦白：「叔叔吓這是現成的，多多有慢付白：「哈說話且唱少停，午刻重相待。就在奴房一盃淡酒賞蒲葦。付白：「多多致謝阿嫂表白，此刻是唱如夫若婦同拾飲，頗有那送符來了二娘娘。」

第二十回 送符

正旦引撇綫停針，沉吟方寸，聽黃鶯啼春，恍惚無言，荷畫屏等詩曰：「去年今日鬧龍船，今歲端陽又一年。屈子忠魂何處吊，汨羅江上水通天。白奴家王氏自適刀門，曾與南要為妾完婚，一載所生子名喚龍虎，年纔三歲，只為大爺同唐七爺往雞陽游玩，至今未回。真个光陰迅速，一去兩月有餘了。目下不是唱榴火翻紅瑞陽節，路遠夫婿信音稀。吓我想揚州三月烟花好，相公吓你不要誤入平康被花柳。」

迷我是金錢卜他難憑信，未知何日當歸。訴別離，白今日那端陽佳節，做得五毒靈符在此，不免送些大娘插帶阿青蓮那裡，貼引惜花心性迎來早。愛月遊眠不憚勞，問東風音與我情多少。見牆頭昨夜海棠稍白，娘娘怎麼正旦阿青蓮你領好官官在此，我往東樓去。就來貼曉得表白：「二娘娘是唱銷帕包好手內提，輕輕移步下扶梯。但只見曲折迴廊通曲折，呢喃紫燕話東西。苔痕軟草沿階漫，甘露風搖像綉旂。假山凹亞玲瓏巧，翠竹枝頭好鳥啼。送子石榴開一樹，黃蜂粉蝶滿庭飛。金魚缸內澄清水，盆景塔前擺得齊。幽雅家景時常見，今日何須細表提。二娘轉過迴廊去，抄過書軒步慢移。行來已到東樓下，但見那簷前掛綠衣。緣何寂寂人聲靜，不見梅香徑上梯。溫柔性格金蓮小，行步輕輕人不知。已到房外聲寂寂，忽聽得內房是依然人語笑嬉嬉。正旦白：「呀，為什麼唱房中似有男人在，親戚應無到內室。嬌白吓不必進去了，唱慌忙正欲將扶梯下，不料春蘭也上梯。貼白：「二娘娘表白：「二娘是唱把手搖搖往下走，貼白：「大娘二娘在此，快些下樓來。唱內房劉氏已聞知，手中飯碗忙丟下。邁動金蓮步似飛，不覺容顏失了色。下樓假作笑容儀，小旦白：「原來二娘娘在此，何不上來樓來坐坐。正旦多謝大娘不上樓了，小旦為何不領孩兒過來。正旦孩兒睡了，故不領來。月小旦二娘包內又是什麼東西。正旦大娘只是年常規矩做得几朵粗花在此，送與大娘插戴的。小旦又要二娘費心多謝多謝。正旦但是不中戴的。小旦說那話來，唱我來解去蜻蜓結。抄吓五毒靈符式樣奇妙極了，小小龍舟巧樣扎，棹撥人兒一樣齊。技虎張牙并舞小，蟠龍枝上鶴來棲。蛤蜊做成三隻脚，玲瓏蝙蝠像能飛。潛龍灰色知蛛黑，活現蜈蚣細巧稀。大娘看了連聲贊精極了，這五色鮮明是罕稀。真你玲瓏真妙手，看來費盡好心機。要曉得大娘是那有心緒，將花朵玩。不過隨口連連稱贊些，小旦白：「夏蘭貼娘做哈小旦你去裝一盆水果，拿一疋鍊幾沙子下來。貼吓唱夏蘭奉命登樓去，只見王文好像。」

那開敗的大公雞阿姐做啥付學生唬殺拉里哉貼王相公勿要响付勿勿响个响或但要走進來末那个點介是勿妨介介做娘娘走了下去叫我拿些物事送撥俚俚但是勿進來个哉唱一頭說說話忙忙取此了時鮮水果手中提富陽杜把時梅子嫩藕無多大學齋五月挑配着紅甘蔗湊成六色鏡鏡銀紗手內攜安頓王文房內坐忙忙移步下樓梯貼白娘娘水果拉里鏡鏡紗在此小旦放在桌上你快去點茶來貼曉得哉正旦大娘娘不消看茶恐怕孩兒睡醒又要尋我的小旦白如此二娘啞只果果拿去唱付與龍虎孩兒吃這足紗送與二娘做件衣正旦白多謝大娘告辭了小旦夏蘭送了二娘過去貼吠表你道為什麼唱劉氏今朝能要好怕只怕夫主歸家弄是非這些物件這叫買伙人心使他難開口假裝恭敬假相宜少叙二娘歸綉閣需談劉氏上扶梯小旦白叔叔付阿哨响阿嫂上樓哉小旦來了付个个二娘去哉小旦去了付阿哨唬殺哉可有啥說話介小旦沒有什麼講付勿說啥恐是勿曉得學生拉采春蘭唱王相公只怕未必付白阿姐那說春白方才的時節唱我上樓他下梯容顏如失步如飛白因此我叫他一聲唱他是將手亂搖朝外走了頭看只情節有些不好所以叫應娘娘下樓唱你道他如今知不知付白阿哨是介說起來不事恐竟水滴石哉唱此情若被二娘知難免一場大事非日後是南樓返掉歸家轉必定要把事來提白是介一曉曉得仔末就要性命交關哉阿嫂搭四个了頭阿姐手垂頭踱幾步是躊躇不決鎖雙眉二人正在混無主文見那維命了頭髮若飛夏蘭白阿吓娘娘二娘看見王相公的嚨付你什麼曉得夏白方才二娘問了頭說係孫樓浪講問話的男客是羅介小旦吓你怎樣回他的夏白了頭無啥說話仔娘表弟哉小旦阿呀勿好哉二娘是曉得我沒有表兄弟的嚨付介末完哉愈加勿好哉學生要告辭哉唱劉氏聞言心胆碎立起身來扯住衣小旦白吓叔叔不要去付

要我住拉來做啥小旦叔吓事到其間還沒得主意麼付有啥个主意總是倍采阿姐勿好哈拉勿關好仔門介小旦真的是你們這班賤人不好表白四个了環个个着了急末好便輕賤堂客到子沒奈何時候必故鼻涕眼淚哭哉小旦咳天吓奴是唱無遠慮有近憂只怕禍起蕭牆難按羞付白介末那處唱王文也覺物無主四个了頭滿面羞玉蘭白王相公唱一勿做二勿休冤家從此結成仇勿如買點磁礮藥等了頭裏就肉饅頭今朝本是端陽節明日還堪借一籌相請二娘來補賞撥拉吃子末堂叫他一命立時休休王相公个个主意阿好付那時東小纏茄子裡去哉恐怕朝奉淘氣到為起二根來玉白王相公若然二娘勿說末大爺那時曉得付嚨啞到也勿差阿嫂倍道那光景小旦好難好怎麼下得這般毒手付个向末阿嫂說差哉俗語有介兩句說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玉白王相公个个說話是勿差个娘這就叫唱你不害他他害你白娘娘若然茶燈拉采末就是困拉床浪等病來哉難道勿曉得二娘是大爺愛的麼倘然大爺居來了末唱枕邊定要說根由付白是介說起來直脚勿好嚨倘然唱打今朝一節事哭介好事從今不到頭小旦白阿吓叔叔何必如此也罷唱非是奴奴心太狠只為事到燃眉不自由玉白介末王相公磁礮阿有茶屋裡付阿姐慢介點等我想想看啞到底勿好唱磁礮礮不堪投丑白為啥勿好付白難免鮮紅七竅流玉白介末那處付唱到不如鶴頂三分血玉白鶴頂血阿為得殺人介付阿哨了勿得唱毒透心窩命必休玉白介末快點去拿得末付但是肉饅頭裸勿得个呢玉白為啥裏勿得付个个鶴頂血是唱搭子肉饅多變色這黑肉饅頭難下喉白只消拿饅頭蒸好仔末拿一个剝破些塞點裡代就是哉玉白曉得哉付但是阿嫂還有句要緊話拉裏小旦叔叔有何見諭付諾這有約饅巨須要做認色的唱倘然弄來自家吃謀人自替人反謀玉白个是王相公勿消說得付阿嫂那末學生要丟哉小旦如今不留來你了你幾時來呢付今夜不必說哉明朝自然勿來後日無工夫再後日看阿哨响



為啥說子去末就是眼淚出哉小且叔叔阿唱含淚送君君莫笑 須知一日隔三秋付白學生也是這樣
 的表白王丈是唱別了刁劉氏 同了梅香便下樓 雙雙來到花園內 抱着郎君到牆上頭付白阿姐
 立好子待學生去去就來玉白曉得哉表白那王丈唱下落牆頭回到書房去 檢點藥囊把鶴頂血搜
 連忙拿到園中去 吩咐了環好好收 玉蘭取了回房去 那辛苦王丈欲垂頭 要曉得這回送死人
 何在請諸公柳亭訴別聽因由 可見得伏毒機關從此處投

唐詩唱句

國破家亡歲甲申 可憐龍馭未曾殞 當時不用還都議 社稷山河一旦傾 將軍賴有吳三桂 槍天呼地恨不平 學申包胥七日泣秦庭 勇將雄兵遵約束 報說吳讓老大人 一封機密遞軍營 全家骨肉仍無恙 莫負當年李氏思 自古良禽終擇木 投明棄暗 保前程 君臣誼 父子恩 終然不能如夫婦情 團圓寵妾今何在

第二十一回 柳亭

小生引春夢轉 春事非 綠楊影裡鷓鴣啼 且向風前勸酒危 人生踪跡寄游絲 十年一覺揚州夢 羨殺尋春杜牧之 白小生唐雲卿自從二月間與刀大哥同到維揚情深意厚又於曉翠園得遇山東毛二哥飲酒中間感深提及八洋訂盟而且救佳人頓作拔刀之助酬義士竟成鸞鳳之占從此朝朝暮暮夜夜談心不覺竟忘旋次已是春去夏來矣唱我奉嚴命趕前程 志在趨庭到帝京 游玩襄陽觀勝景 他鄉豈意訂同盟 聞雞受辱逢良友 幸免飛災感德深 酒樓對飲相歡洽 邀全家庭不許行 小生行思頻促促 曲訴琴聲不久停 遠送又勞千里外 一舟同泛到揚城 知己刀兄為第一 豈期揚地又逢盟 白不料曉翠園中之景色尋杯酒之樂懷忽於曉翠園中得遇毛兄十分雅愛唱遂將雙翠仿桃園 結義三暢叙歡那知樂處更添歡樂事 救蛟娥得配並頭蓮且喜那李飛龍不比尋常妓品格堅貞德性全 白於是我三人就在曉翠園中相調其夜諒母命差容伴了大哥鳳珠服侍二哥自此以後各有地久天長之意我是唱方思留戀久盤桓 把省父的行程暫緩馬不道刀兄適日生歸念 欲飲難留莫進言 白今日正值行期我只得差桂童滑下湖船酒席往柳亭把蓋錢行唱雲卿正在心中想 來了毛龍風雅生 白三弟小生二哥請坐生 白有坐今日大哥啟行理該備酒饌別小生小弟已着桂童備辦去

了生 白如此更妙三弟我與你大哥房中去看來 唱二人挽手同移步 却好南面向外邊 小生 白大哥唱我二人特送兄登路 郊外三盃在柳岸邊 正生去可復來 二位賢弟何必費心 唱外面三人來叙話 裡邊搗母已掀簾 鳳珠姐姐飄然至 獨有羨容心意牽 搗母此時忙啟口 老旦 白阿刀大哥唱歸心何是箭 飛正生 白媽媽俺在此為日已久家內之人故生歸計過了天中復來相叙 老旦 既如此不可屈留了羨容女兒才大爺待你甚厚你當同到柳亭多送一程 旦 白女兒正有此意毛龍道媽媽我攜了鳳姐一同前去使羨容姐免些寂寞 老旦 極可使得正生才平船隻可曾備下 旦 白端正已久行李發下了正生如此將船隻放到柳亭伺候 唱這理才平傳話出 桂童急走同堂前 旦 白啟七爺唱柳亭酒席多端正 白請三位爺唱高抬貴步勿留連 小生如此大哥請 正生二位賢弟我們不必另備小船三人騎馬二人乘輪如阿生 白極好老兒龜兒催三匹好馬兩乘輪子進米 龜 白曉得哉唱龜兒出外無多刻 催馬三乘輪二肩 龜 白稟上爺們輪馬有了正生媽媽俺去也 白銀百金送與容姐作粉資 老旦 怎好溢叨 正生見笑的老旦 如此多謝大爺慢請恕老身不遠送了 正生媽媽與我轉致三姐唱飛龍後面親聽見小步忙移兩朵蓮 走出廳堂身立定 未曾啟口淚潸然 只因思似重生樣 未報纖毫意內牽 白只說一聲恩人慢去 路上保重 正生 白曉得三姐請留步罷 唱是唱輪馬分乘人五位 一路徐徐把景看說不了 雞揚風俗奢華甚 果然富麗滿街填 正生二位賢弟我一向不曾當心到今日才覺得光彩奪目也 生 白大哥我二人亦然如此 唱三人馬上間觀看 忽聽旁人各有言 問白阿哥這個人到來得氣概不知是那裏來的阿哥我知道了不是南省人定是北省人不是東省人定是西省人哥你這一猜到沒有猜不着的阿哥你看三人坐了馬怎麼二人又坐轎這是什麼緣故呢 哥我照到柳亭離裡去好像是女人不知姓的什麼哥我也知道了不是姓張定是姓李不是姓葛定是姓藤哥休得這裡混話那兩個輪轎想是前面三個騎

馬的人非妻即妾不是什麼不是哥三個人合娶這兩個難道兩個人分配了三個不成哈哈唱馬
 上三人惟一笑 無庸此片慢加鞭 轎中二女聰明白 可惡胡言亂語傳 南更真有香風至 香舖
 莊嚴在面前 欲買香珠與妻妾 停鞭任騎便開言 正生白 二位賢弟愚兄欲買幾串香珠回去騎馬可
 暫停一停坐白 大哥可着毛福蒼頭買了慢慢趕上來罷正生到也使得管家拿銀子去買一串頂紅餘外
 几串雜色再買上號宮粉几匣丑是曉得表白 列位借道南裏為哈叮囑頂紅顏色呢唱他素知劉氏愛淡
 妝 故買魁紅與大娘 王氏二娘人素雅 宜將雅淡付偏心 莫道英雄多簡畧 須知兒女也情長
 正生白 二位賢弟你看日色過午我們趕行前往生白 哥哥請唱督出口 已行先後面的轎夫飛腿馬加
 鞭 出城無慮多担欄早望見半天柳色綠含烟 不時多已行踪到 馬扣絲繩轎息肩 正生白 刀平三
 在那裏且白 大爺諸船在西岸邊請大爺下登馬 舟正生白 先待二位姑娘上船唱啟廉二美含羞出 次
 第徐行先下船 然後三人多下馬 登舟坐各欣然 毛福跟隨隨後到 下船立把轎來寬 水手
 撐篙舟去遠 柳亭却在水間連 周迴嫩綠拖金線 燕語鶯啼弄管弦 堤畔波紋生細細 空中旋
 影舞翩翩 雕欄四面紗窗淨亭內儼然小洞天 匾額翠藍金碧字 柳亭書法米家傳 正生白 二位賢弟
 你看唱差差綠水綠拖水 動容愁感分外添 生白 大哥三弟可否上岸移酒亭中暢然共飲 正生白 二位
 看日已西斜愚兄欲返棹就在船中領飲三五便了 小生如此桂童送酒箱過來且白 曉得唱桂童辦事
 多能幹 稍刺危人正備全 傳言一喏無担欄 稍簡送酒進船間 小生白 大哥請坐 正生白 二位賢弟請
 坐 卷姐鳳姐也坐 且是唱首坐南裏無用讓 龍兒雲弟快相連 打橫卷鳳雙娥位 小生白 桂童斟酒唱
 開飲三盃各飲乾 小碟移排磁碗偏 正菜豐盈色色鮮 相勸南裏同下舟 佳餚當後心談小 小生
 白 未知大哥此去何日重來相聚 正生白 愚兄回去把家務料理料理不久復來的小生大哥常言道一日

不見如隔三秋望兄速去速來庶免離羣之歎 正生白 三弟愚兄雖去尚有二弟在此可以朝夕相陪 且白 愚
 弟身托羈旅不久亦欲暫返家鄉再圖游學 正生白 二弟那三弟縱有龍姐相陪而出游無侶未免寂寞 且白
 尊駕待重來與三弟相聚然後仍來此地奉送征帆恩幾兩全其美 生白 如此我二人專候大哥了 唱一
 番言語重斟酒 餉饋頻添筵席間 輪流歡飲歌聲響南裏是酒興豪時壯語言 正生白 二弟三弟唱我
 此去再來游勝地地多帶金銀幾萬十 正生白 哪我知三弟囊中羞澀唱一來要把飛龍贖 全美堅貞續
 後緣 小生白 足感情重三姐正當焚香點燭以待也 正生唱 二來同到京都地 欲將微職更加捐 小生白
 大哥欲投厚祿却難應諾若四五品職銜在小弟身上 正生白 謝賢弟吓卷姐白 大爺那說 正生唱 我若為
 官來娶你 你從良之念必須堅且白 若得如此感恩不淺妾當謹依尊命 正生如此就煩鳳姐為証且白
 當真致力福白 稟大爺香珠宮粉早已買下請尊目觀看 正生不必看了有勞你了 且白 好說 正生白 平拿
 到自家船上藏在箱中并取兩隻金定過來且曉得生白 大哥酒令了 正生白 二位賢弟我們行令飲酒罷 且
 白 如此大哥請唱一巡酒過行一令 正生白 我們猜拳罷 唱二巡酒過罷猜拳 且白 大爺金錠在此 正生放
 着呵鳳姐這一敘送與你表微情且白 怎好輕受 王生不必客氣且多爺大爺正生卷姐這錢我贈你雖
 不是希罕唱但是客中無美物 體輕情重莫須嫌且白 好說 大爺阿唱我歸去忙將金錫打 含情認取
 手頭圈 正生不想卷姐到也情深我們再做些法兒消酒生白 大哥我們將前人歌曲拍板唱酬未知可否
 正生 這夢不好但俺不曉得詩歌奈何 小生隨便可也 大哥先請教 正生 叫俺念出什麼來 哈哈有了 俺嘗
 記得家內房壁上有幅單條上云 唱 辭別江樓橘柚香 江風引雨入船涼 憶君遠在瀟湘月 愁聽清
 猿夢更長 小生白 大哥真知我二人心也 正生 如今二弟請生白 大哥聽仔細 唱 天下傷心處 勞勞送客
 亭 春風苦離別 不放柳條青 小生白 二哥即景生情真是草水凄悲耳 表白 毛龍這首古戰場詩南裏

雖不介意知雲卿有些見怪迫急不及唱那受罰自依金谷數 三盃飲盡便開言正生白如今病着三弟
了小生大哥請聽唱李白乘舟將欲行 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
三弟真不減送君南浦矣如今鳳姐來旦白三位爺告罷了唱一盃飲罷方疑思 輕啟朱唇笑語宣旦白
三位爺莫笑唱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疑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小生鳳姐
雖只因柳起見隱有留住二哥之意正生二弟如何我不教你住在此即鳳姐亦欲留你了唱那暗末位矣
春身站起 舉盃告罪把眉攢旦白三位爺怨奴煩絮了詩曰開篋來沾臆 見君前日書 夜台何寂寞
猶是子雲居唱罷離情猶恐 似乎兩淚欲潸然生白蓉姐几于一聲河滿子雙淚落胸前矣小生
請問二哥這詩是何用處表白毛龍把雙眉一縐唱亦覺品評 欠吉 輓歌怎好混樽前 對着雲卿斜
眼視 會意雲卿把首偏正生白賦詩已畢俺要起身也旦白大爺且住奴家再唱一曲與大爺侑酒正生
如此斟滿曲調猛聽得那一聲去也落了金訓 遙望見十里長亭 減了玉腕正生白蓉姐這了肥胖
身材減了此高是美貌也旦白太爺吓唱莫怪牽衣多惜別 感君恩重若纏綿正生白吾知你之意領飲
此盃小生阿大阿前日所帶的焦尾琴雖在路在彈了几操自從寓院以來一向未曾彈得唱今日臨行楊
柳下 大哥飲酒我揮弦正生白妙極小生刁管家你去船中取來平白曉得白待我和鳳姐先勸一盃
鳳姐你待我唱一闕時調與大爺下酒旦白是大爺獻醜了曲兒房中淚珠連 為着郎君心掛牽 今
日柳亭邊愛唱愁萬與愁千 記得前宵開並蓮 朝朝夜夜魚水歡 一別太堪憐 噯唱此會在何年正
生白哈哈到也好聽但恐蓉姐不堪回首矣平白七爺琴在此小生桂童滿斟一大盃送與大爺桂白曉
得小生大哥請用酒唱輕攏慢撚徐徐弄 既抹復挑餘韻傳好像那老鶴橫秋聲警露 不殊白鷺下
翩又只如九皋鳴鶴聲偏遠 豈比烹茶鶴避煙南婁是一面聽琴一面飲 彈琴餘音便悠然正生白三

弟妙極可是平沙落雁還是梅花三弄小生大哥都不是這是鶴淚空表白毛龍雖不善琴非商宴可比聽
到鶴淚空三字似非錢行佳操便道三弟這鶴淚空該用於何處小生阿二哥這是唱心亂急於離別地
既不成聲隨意彈生白三弟這彈不成聲四字乃子敬推琴之語吓正生二弟賢弟俺見中堂掛屏上寫的
白樂天詩云唱征連行色慘風烟 租帳離聲因管弦 三弟是皆因離緒因懷抱 二弟你何須責備與求全
白如今不得奉陪了俺要去也生白再飲三盃正生酒實醉了二位賢弟二位姐姐送別之情自古道送君
千里終須一別留戀無益不如使俺早些起身罷小生白如此少敬了唱各離坐位齊相送 性急南婁要
過船 才平手去拿佳尾正生白三弟這琴留在你處唱得暇陶情理七弦小生白使得桂童接了琴且白
吹吓船上打扶子大爺過船了鴉鳴啞啞啞唱樹上烏鴉啼得怪雲卿是欲言又止暗心焦 正廳梁斷岸
無忌 知是英雄執意空只得說大哥早到維揚地免得我二人將別意牽旦白大爺早來為妙正生賢
弟二位姐姐不必過慮俺若不來魂夢兒也托个與你們也表白个句說話急得毛唐二人魂不耐體存唱
雖然酒後言無草到底是不祥之兆已先居白於是難離難捨再四叮囑前途保重萬事小心正生曉得二
位兄弟請轉旦白大爺慢請正生二位姐姐回步罷唱一聲分別暖提攏 幾陣鐘聲驚鴛鴦 先開急返
襄陽艇 次後齊撐歸院船 燕翅分開雙翅滑 一邊北去一邊南 柳亭餘別人情重 服毒機關慢
慢言
第二十二回 服毒
正生引休嫌春意鬧 選把春光扣 幾度受徵未有期 頃刻難消受白俺刁南要自從在甯翠園內別
兩位兄弟一路而來飢食渴飲見許多柳眉花蕊轉添愁悶但喜已近襄陽了唱兩月情懷遇事濃 一
朝分袂各西東 都因一念思鄉切 泣別桃園兩弟兄 回憶出門才見垂楊碧 今日歸來榴火紅

艾葉飄風細細 藕花香動雨濛濛 春光易老人難少 美景良辰不再逢 白重兒前為何這熱鬧
 且白大爺是划龍船自家墻門口在擠殺拉菜正生如此你先到家中報知大娘二娘說俺回來了待俺看
 了龍船然後上岸便了五吹曉得哉唱童兒奉命去匆匆 先到家中把信息通 南裏立在船頭上看
 那龍舟點綴工白哈哈妙吓好一隊龍舟也但聽得唱嘖嘖碎金鑼翻江倒海 鼓鑿鑿破皮鼓振地搖
 天青龍兒水天一色 赤龍兒榴火相煎 黑龍兒盤旋鴉陣 白龍兒搖落銀蟾 綠龍兒一團碧玉空
 中空 黃龍兒萬道金光水上顛 龍稍上擺列着雕戈畫戟 龍角上掛許多紙馬金錢 中央懸鏡如
 明月 左右關于老老編 酒溜溜寶蓋隨風舞 明閃閃旌旗耀日鮮 匾額高懸金碧字 對聯分貼
 五色箋上聯是世泰時和日 下聯是風調雨順年打招的如盤鵬側落危難的如餓虎爭光 急退如長蛇
 赴難 抄進似弩箭離弦 雖是人間勝會 不殊天上奇觀 你看那邊又是龍舟來了唱剪剪花五月
 五 開龍舟划動龍船咕咕哧哧噲噲 嬉戲在波江 五色鮮明耀目光 騎龍頭太子穿金甲 使動
 畫戟咕咕哧哧噲噲噲噲 耀武又威揚 賽石布相親堂堂 十二對家將俱年壯 二十四把划槳咕咕哧
 噲噲噲 分坐在兩旁 多穿着勇字衣裳 四名壯丁打坐龍稍上 綉金龍旂咕咕哧哧噲噲噲噲 多是
 沉金的皂纛 堆絹的開槍 鮮明的鸞駕金鑲 五方旗搖動咕咕哧哧噲噲噲噲 分立在四方 按五行
 赤黑白青黃 纒鼓輕輕敲起 划動兒順風忙 只見東奔西走南去北來咕咕哧哧噲噲噲噲 熱鬧在波
 江 兩屈原回轉山塘白果然好勝會也唱一霎時龍舟多四散 湖道中間有路通 南裏船到門前泊
 蒼頭王六進船中未白大爺在上老奴王六叩頭請安正生王六家中大娘二娘與官官多平安否未稟大
 爺多平安正生既如此吾先上岸你在船中將行李物件照單發上未是老奴理會得來兄弟們打扶手唱
 離水岸 進家中 家人迎接列東西台白兄弟們接大爺接大爺正生罷了唱行過茶廳朝內走白只見

花能介兩枝拉朵滴水簷前唱妻妾相迎禮貌恭 且台白大爺回來了正生正是表白南裏拿個兩隻手挽
 住子姪妻妾唱進花廳行過家常禮 坐定分賓添笑容 正生白大娘二娘別來可好且台白托賴平安
 大爺在路途辛苦可無恙麼 正生吓這兩日覺得身體欠和唱多因連日天炎熱 我昨夜船頭納晚風想
 起來日又遭涼露迫因此中了風寒欠和通未白稟大爺船中物件多已照單發上了正生是了王六我
 揚州去後家中的事情可照常否未不勞大爺費心老奴敢不盡力正生白好既如此俺從今出門遂得放
 心也未大爺可是還要揚州去麼 正生正是個俺在揚州結拜一介兄弟未姓甚麼名誰 正生姓毛名龍珍
 州房山縣人氏俺兄弟三人欲往京師求取功名未大爺正該如此正生只為是家中記念故此回來待異日
 再往有何不可未是老奴告退正生吓二娘龍虎孩兒何為不見正大爺孩兒在內酣睡少刻醒了待麼
 去抱來相見正生如此待俺先到西樓看看孩兒然後再來與大娘叙說表白大娘一聽面如土色昨日之
 事若被二娘說破如何是好小旦吓大爺既是孩兒安睡不必驚醒他且先到奴樓容妾洗盥接風正生哈
 哈大娘與我接風倒也罷了如此二娘先是回房孩兒睡醒即便抱來待我父子見面正且是曉得如此妾
 身告退表白二娘領命先是回房了去小旦白大爺請正生大娘請唱多謙遜 禮鞠躬 夫妻相挽先從
 容 步上扶梯便把香房進 劉氏娘裝笑容小旦白大爺請坐 正生有坐大娘別來琴興如何小旦吓
 大爺唱君住維揚嬌閣空 妾無心緒弄絲桐 怕看花落庭前雨 愁聽鶉啼窗外風 正生白多感大娘
 厚意懷念味深了小旦唱貼白大爺吾里大娘娘從大爺出門之後早晚思量竟成一病發仔幾個寒熱
 正生可曾延醫看治那時切勿看約吃脫仔好幾帖帖至今面孔浪還勿曾歸原稟正生請那個醫家看治的
 貼就是王正生王什麼 王相公哉嗟正生那個王相公就是大爺好朋友正生取是隔壁王文這狗
 頭原貼正是正生那個去請他的貼兀的是總管處正生吓這老狗才我起身時節怎樣分付他叫

服毒

上除名倘若來時不許通報永不要他上門的怎麼及去請他咳豈有此理少項下去門他玉蘭還是上樓
 診脈的還是下樓診脈的臨樓下的正生他可有什麼的花言巧語語突娘娘麼貼一句也無得王相公對
 是个正經人替娘娘看眼睛看子身且診完子就出去个正生呼聲諒他也不敢表白玉蘭想想到也好笑
 再說勿敢木觸也觸子輪十哉小旦了環擺酒上來貼表玉蘭走至外房却遇春蘭就道姐姐話
 哈个王相公白相公大爺停歇問起王六來樓上診脈樓下診脈看倍个倡根末那處玉白且看勿要埋怨
 我端正擺酒上去唱了環忙亂搬餚無非是海菜與葷腥白娘娘面對房門南裏朝內而坐唱了環旁
 立頻飾酒夫婦欣然把酒傾小旦大爺請正生大娘請請問大娘這个酒有為何辦得如此迅速莫非大
 娘曉得俺今日回來麼小旦大爺吓我只為喘喘陽未泛蒲觴酒貼白大爺娘娘為昨日是地腊日吃素介
 落唱今朝補賞石榴紅正生原來如此小旦大爺吓唱算來衣食推君福今日歸家便接風正生白哈哈
 請用酒小旦請問大爺揚州勝景如何正生大娘若不嫌絮煩待俺細述一番小旦頷頭正生唱從別後
 在途中一葉扁舟遇順風初到雷塘蓮上已羣賢畢集玉山峯白到了那紅橋綠水博得个曲榭在
 園果然是唱楊柳絲絲綠桃花面面紅席上粗豪我老大塵間談笑有毛龍小旦白吓方才說的毛
 龍是何等樣人正生那毛龍的父親是唱鼎鼎調和為吏部毛龍是一榜題名腹內通不幸東京遭不第
 因此與我揚州萍水逢那日是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正是客中遇客情偏洽就在園中認弟兄不
 料酒逢知己千杯少白吃得來杯盤狼籍才出園林正過着一橋奇事小旦什麼奇事正生唱宦家公子槍
 妓容白那時惱得俺火星迸裂怒髮冲冠被俺一頓拳頭打得他唱桃花流水隨風走奪轉娥眉返院中
 小旦誰家公子是何等樣人正生大娘唱那人不是末根底他父親是藩王張德龍小旦白那女子呢正
 姓生那女子是唱青樓裡面黃花女小旦白既是青樓何必強搶呢正生唱他立志從良要嫁富翁小旦白

要從良為何不合這公子呢正生大娘有所不知那公子生得來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唱我見了他向且嫌
 他醜莫怪姑娘不肯從白那曉得鴛鴦知恩報恩酬了極盛的酒有請俺兄弟三人過去小旦畫大爺可
 去正生怎麼不去唱到一所揮金如土的蘭花院結彩懸燈一室紅華堂開宴新妝開雲板芭蕉音即
 工引得那雲卿三弟風魔子捐金墨玉聘飛龍白那媽媽說李飛龍本是富家女子况且未曾梳弄心要
 拜堂成親叫一班樂人鼓手那晚蘭花院中好生熱鬧也一刻里唱孔雀屏開花燭夜笙歌擁入館娃宮
 白那是雲卿三弟有了對頭我與毛兄弟冷冷清清便怎麼處院中有一鳳珠到有幾分姿色取一个龍鳳
 交歡之意唱拿來配了毛賢弟小旦白大爺呢正生呵呵我麼哈哈唱揀一个肥胖胖小美蓉小旦白
 美蓉容貌可好正生唱與玉蘭容貌却相同白吓奇了大娘你看玉蘭的容貌為何俊艷許多比我未出門
 之時大不同了小旦喚了頭煖酒上來貼表白娘娘做賊心虛恐被大爺看破所以打發了頭下樓唱要
 曉得南單本是無心話急得那虛心侍女面通紅下梯梯來到廚房下見春蘭煖酒急冲冲貼白阿吓妹
 妹事務這方說仔王相公就要拿總管得來處治故歌伊說我面孔改子相哉到有點滋味个停歇
 歌開起總管來倘然說破子阿姐忍忍上樓診脈末大爺愈加要疑心哉介勒我想萬殺二娘娘末勿肯
 約殺子識寶太師罷春白噯噯姐姐只个使勿得个太爺是頂地立地比勿得二娘娘介倘然大娘勿肯
 貼妹妹勿番淘个我搭倍同上去橫加不爺背朝房門娘娘面朝房門个善末立架房門口倍立拉我背後
 我末對娘娘做个手勢娘娘若點頭个就拿上去娘娘若搖頭个就拿子下來春白也罷貼白介末裝起來
 表白春蘭裝子一盆額頭玉蘭連忙荷包袋內拿出藥來塞拉架收頂浪个个額頭裡搥貼介末妹妹吾搭
 倍同上去嗆春吹唱玉蘭手拿肉饅豆便與春蘭走上樓將身站立房門外專候娘娘把眼色丟白
 玉蘭末那子个饅頭立拉架春蘭背後好像波斯寶能介呈上勤呈下唱娘娘偶爾抬頭看一見末猶如

小鹿撞心頭 何故了頭心太毒 今朝何忍把丈夫謀 又苦南妻對面坐 我怎能叫住回頭 意亂心慌難做主 因此無言低了頭 白娘娘必故低頭勿睬陰乾子 俚末娼根自然勿敢來哉 羅里曉得玉蘭兒夾子娘 娘是個低頭勿是點頭 竟拿子饅頭獻將進來說 貼大爺吃空子酒 要是醉個熱饅頭 拉里河要點點飢介 正生哈哈妙吓表 白娘娘聽到个妙字 未越發着子急 說勿出有約按裡 勢弄得來心慌 意亂一無擺布 說小旦大爺想你身子不快 這麵食東西發氣的 不要吃他 拿衣袖來介 一遮南妻的手脚 是撇脫个打面浪 伸過去貼正撮子頂浪个饅頭 說俺偏要吃 攔搭望嘴裡 儘一丟又要去拿第二个 故小旦大爺不要吃的好 正生說那里話 來做了這個男子 漢些些小恙 何足懼哉 這饅頭况且生平最喜之物 怎肯捨得前在揚州 打了張德龍的兒子 回來連吃有四十個 不饅快唱口內說 手內去 饅豆和酒 下咽喉 正生白好个多肉饅頭 唱此是南妻心愛物 吃得來盆中何留有一个 留正生白好果然好可惜 些那是个做手小旦 是玉蘭做的 正生可還有麼 貼無得哉 大爺要吃末停兩日 再做末哉 表玉蘭想想到也好笑 只怕上好的饅頭 只好讓王相公吃个 故正生大娘我想 為人在世 那酒色二字 定然逃不出的 只據俺唱生平素不愛風流 偏遇風流不自由 小美蓉待我如膠漆 白只覺得今日裡 唱無限春光 萬里愁小旦 怎樣的好處呢 正生說不盡 唱知寒送暖 溫柔態 白就是前日柳亭分別的時節 某唱牽衣幾度淚珠流 我也尚然捨不下 莫云二弟纏青樓 小三 大爺再請用酒 正生說了小旦如此用飯 罷正生且慢罷 虎孩兒二娘 為何不預過來 難道高末睡醒 待我到二娘房中 一走再來 叙話小旦如此去去就來 大爺貼大爺看去看 故个官官 直正乖得 勢時常 拉里望大爺 居來表 白玉蘭這放刁的 丫頭 故意首便兩句 未好待大爺一心 要到二娘房內 去哉 等俚吃拉二娘房內 子末大娘好推一个 乾淨拿二娘 債子命 走豈勿是乾乾淨淨 好搭王相公 六家頭 朝朝寒食 夜夜元宵 羅里曉得 南妻時交三九 只有此子 愛如珍寶 念念

不忘正个椅子 竟立起來 身子子子 走子兩走 正生吓為什麼 一霎時 腹中痰痛起來 小旦大爺只怕路上受了些風寒 所以如此 將來麵食東西 定然勿要吃他 表 白玉蘭暗里好笑 還說啥个將來吃勿吃 呆只怕永世勿要吃哉 正生我阿哨 哨不好了 不好了 曲登時 兩眼昏花 九曲回山 結打 胸中如刺 刀子把一陣陣 遍體酥麻 莫不是風邪食邪 成痲疾 犯烏痧 白阿哨 哨阿哨 哨此刻 英雄不自由 一文反跌在高樓 扶起身來 重又跌 指控喉嚨 吐不出 喉玉白 妹妹 偈采大家來 嗆唱 早被玉蘭坐住 了脚 又被春蘭抱住了頭 夏惠二蘭 拿住了手 唬得个 劉氏 娘 娘 汗直流 滴淚罵了頭 小旦白 賤人 賤人 你們幹下無天大事 如今怎麼了 曲此禍如天下 鍊心腸 一念差 唬得我戰戰如麻 此刻呀 賤人 你怎解 在仙人在救他 他總有親身阿 親身難救他 正生阿哨 哨你們這班 賤人 非但不來 挽扶 反將俺手脚 按住 阿哨 我知道了 曲調俺不犯風 那食邪 共烏痧 必定妖蛟 目下有風花 俺今生與你甚冤家 害着自家 命 赴黃沙 白阿哨 二娘 我兒 快來 貼會拿衣裳 角落 塞牢 子俚个 張嘴 春白 吹寒住 哉 喊勿出个 哉 小旦白 阿呀 賤人 看你怎麼吓 貼白 娘娘 埋怨我是無用个 哉 是已成事 木成舟 倍尤埋怨我 孩子 我末總推 勿乾淨 哉 春白 姐姐 那間好 哉 勿勿動 哉 玉白 妹妹 約殺 人个 事務 是認真 快力 得 勢 采个 歌 長 光 只要 商量 那 亨 一个 計 策 可 保 太平 無 事 末 是 哉 小 旦 我 看 你 這 班 賤 人 怎 樣 無 事 貼 大 家 有 分 个 勿 要 賤 人 貴 人 个 歌 响 勿 得 个 哉 吓 唱 正大光明 一丈夫 端陽 下午 受災 魔 那 知 鶴 頂 更 比 此 端 毒 白 憑 你 力 大 無 窮 末 唱 一入 胸 中 半 點 無 白 所以 南 妻 末 唱 跌 倒 身 軀 充 扒 不 起 白 久 被 四 蘭 拿 住 子 末 唱 不由 他 到此 不 嗚 呼 可 憐 那 俠 士 一 朝 離 惡 世 只 怕 豪 魂 不 沒 去 關 羅 此 刻 南 妻 猶 在 牙 床 外 房 中 急 殺 女 奴 娥 小 旦 這 便 怎 麼 處 貼 事 務 做 出 拉 采 哉 阿 有 哈 个 那 處 小 旦 如 今 依 你 們 如 何 是 好 貼 容 易 个 妹 妹 采 大家 來 動 動 來 扛 伊 到 床 邊 去 夏 白 氣 力 化 無 得 哉 扛 哈 貼 白 嗆 魁 子 人 个 到 是 橫 拉 采 樓 板

浪好夏白介末大家來嗆阿啲好像活轉來來玉碎毬于人个勿要搵个大家拉嗆夏吹春真正凡人能介
重采唱四个了頭用力拉 拉括屍首上牙床春白妹妹扛好子勿要橫拉橫阿啲血脈來哉貼介末尤拿
汗衫指嗆唱尤將血速指乾淨玉白要緊物事收拾好子唱暫行拿去寄官箱惠白吹表有的是唱
帳舖涼枕有的是寬鞋脫襪正衣裳有的是抽取被單來蓋好有的是手帕拿來淨面龐 一應款端多抹
盡 玉蘭啟口喚娘娘白大娘娘那末好哭起來哉妹妹倍陪娘娘拉里哭春蘭倍去報知總管護香西
樓去報知二娘娘曉得表那玉蘭先自下落扶梯先到西樓高叫一聲玉二娘娘勿好哉大爺勿知為啥一
陣肚裡痛竟痛殺哉嗆正旦阿啲有這等事青蓮你領了官官快些隨我到東樓去貼白吹唱二娘娘心
內慌 止不住腮邊淚幾行 下西樓不啻高低路 上東樓一直進香房 聽大娘掩面來啼哭 見南
婁已死在牙床正旦白阿啲大爺吓你方才好回家轉為什原氣絕咽喉命已亡阿啲你看自己俱開
雙手推 胸多熱氣未曾涼白阿啲大爺吓你有子臨終不見面 一無遺囑與孤郎白大爺吓唱你雙
眸不閉將奴看 令人越看越傷心 此際二娘心慘切 氣塞咽喉竟跌在旁貼白阿啲勿好哉二娘
醒春白二娘醒來表白二娘是唱悠悠醒轉心傷痛 捶胸跌脚叫連連正旦白大爺吓唱今日歸家無點
病 緣何一劍就身亡 你愛妾兒兒未見 此刻是咽喉氣絕去無常表白二娘是唱抱過官宦床上坐
把血淚頻指叫大娘 大娘也作含悲狀 假托悲啼掩面龐貼白大娘娘二娘娘拉問你小旦阿啲二
娘來了麼唱羅帕遮容身走過白執了二娘的手二娘是唱淚落秋波稱大娘正旦白阿啲大爺何病死
的小旦二娘吓大爺只說腹中疼痛一霎時就死了正旦愛大娘這句話就說差了看見大爺勿好就該看
了環通報一聲莫說我來送終這親生兒子也該讓他見見面怎麼唱直待大爺氣絕來通報 分明欺我
是偏房表白要曉得唱二娘一向多賢慧 何故今朝把惡語傷都只為昨日瑞陽露了眼 故而斗胆欺

娘小旦白吓二娘這句話是你不是了唱我道夫君片刻病 難道夫君瞬息忘你大爺且多情我
難道奴待夫君別有歹心腸表白二娘是唱意中也要來爭論誰不起他唇如利劍舌如鎗正旦白阿啲大
爺吓唱奈何橋在東樓上 接風酒是孟婆湯 不明不白齣牆禍 無端片刻走無常 慢叙二娘心痛
切再講那忠義家人一老玉末白阿啲不好了引青天霹靂 平地風波白我王六正在帳房弄帳忽有春
蘭到房報說大爺一霎時肚痛就痛死了我聞此言唬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為此急急忙忙進去一看便
知了走走唱倉頭移步進內堂 要看東人急病亡未白阿啲大爺吓你剛強一个奇男子 正好將
來伴帝王為什麼揚地乍回遭大變 三元之年命就亡 行來已到堂樓下 悲聲入耳胆驚慌 一片
哭聲聽不得阿啲不好了急忙移步上樓房哭白阿大爺在那裡唱玉蘭聽得忙行出 上前推住老
蒼頭貼白王伯伯娘娘分付勿許進房來表白這却為何貼白娘娘說的大爺死子末多是寡居哉將來勿
要說三尺童子就是雄蒼蠅亦飛勿進个要要便就在該處哭子一場去罷末白阿啲吾的大爺吓唱蒼頭哭
心痛傷 淚珠滾滾落胃堂 雙膝行來梯頂跪白阿啲大爺吓方才你是唱昂昂氣概坐樓房白阿啲
啲唱誰料身衰中氣短白跌聲拍搭貼白王伯伯看仔細唱滾下扶梯跌老玉貼白阿吓王伯伯只怕跌殺
哉春白阿是死白相介看來這場劫裡到要着實死两个茶玉啞快點下樓去叫他醒來唱二人同下扶梯
去台白王伯伯王伯伯快些起來唱那王六是死去還魂哭斷腸末白阿啲大爺吓唱大爺高走黃泉路
我今跌死又何妨白且住我想大爺患病死在樓上不明况且二娘也在房中我就進去怕他則甚
唱主見定 指淚行 重上扶梯闖進房末白叭叭大娘叭叭二娘大大爺怎麼就死了小旦吓王六方才
大爺肚痛痛死了末白竟痛死了麼唱走近床前來揭被 雙膝跪下摸胸膛末白阿啲大爺吓唱你年壯
我年蒼 算來地下我先行那曉得老奴還在主人亡 老年哭少年郎大爺吓想你血氣方剛暴病

死諒老奴多病多災也不久長貼白大娘二娘大家勿要哭故人死不能復生况且天氣熱拉屎准備
 後事要緊小旦王六不要哭了料理喪事要緊末白是阿訶的大娘娘我想大爺好好回來一時腹痛豈能
 就痛死了小旦嘆難道我與二娘謀死不成快叫刁平刁福去請劉大爺來家法重治寫張革條永不許復
 役表白那娘娘唱裝成愁臉將蒼頭唬奴又扯牽王氏要相幫正旦白大娘吓王總管往日無差還求大娘
 寬恕况且天氣炎熱喚他去辦後事要緊小旦如此二娘說了暫且饒他快些出去辦事末是表白要曉得
 王六立起身來一時心中悲切說子兩句勿相干个話到弄得來鬼冷水清涼齋子个面孔出去啟待弟論
 一場總害着主僕之分不敢強強只得唱一行眼淚出樓房可憐他四代家奴來日張只好輕輕來把扶梯
 下 暗地傷悲淚滿腔 行至帳房來料理眾白兄弟們快些來眾白吹來哉來哉唱一眾家人見老王末
 白兄弟們大爺方才回來一時亡過了眾白阿訶能快介末連我也不懂你們何必多言眾白是哉
 表好个總管王六唱料理家人急急忙 差人先去買沙方王六是搓手含悲廳上坐有的道這床上已
 衣裳有的通政家中來報信再傳知族長與親房有的買緞買綉兼買布 又見紛紛上紙箱 准定
 明晨亡時來入殮 停柩高廳設孝堂 喚定樂工并炮手 家人盡換白衣裳 入字牆門來掛孝 擇
 期頭七要開喪 下回答壇更情長



唐詩唱句

莫笑當年朱買臣 不堪凍餒十分貧 才高不救飢寒急 無奈擔柴冒雪尋 大地江山成一白 嚴寒風雪不能行 歸家妻子相埋怨 願寫休書一紙憑 各自謀圖生路去 將丈夫逐出閉柴門 從此夫妻是路人 忍心婦女無憐惜 兩次飢寒欲斷魂 幸而知己王道安 體貼人情友誼深 贈盤費求試入京城 朝廷立設招賢館 騰達飛黃顯名香

第二十三回 祭婿

外引為看壯室群兒戲 轉惜東床坦腹人 詩曰皓皓鬚眉色似銀 紛紛世事最傷心 可憐今日才宅 那有迎階把袂人 白老夫劉仁傑兩榜出身官居通政因老邁辭歸林下道遺所生一男一女孩兒現為國子監祭酒女兒適配刀門夫婦之間尚為不好和意吾婿南豐從維揚旋里忽染暴病而亡真乃夢裡不到今日是他首七之期因此老夫特備酒筵往彼祭奠一番聊表翁婿之情咳想起來好煩悶也我女兒是唱幼年依養在閨中 頗志閨儀婦道風 錦瑟琴瑟須匹配 擇將佳婿許乘龍 我也不愛刀家多富足 也不愛掛選做州 惟是那南豐豪傑名聲遠 氣宇昂然侃侃容 那年我女子歸日 殷勤親遞酒三鍾 唱他做了刀門賢婿婦 莫將閨訓付東風 且喜他數載和諧行 我故得下 正好相攜酒友叙詩翁 開懷暢飲陶情樂 仿效當年陶令公 那曉南豐偏不幸 維陽怎返頓然終 白恐他居常性度也不像壽夭的唱堂堂品格非凡貌 凜凜威儀迥不同 尚想他有日翻騰飛奮翅 豈不能高門庭改作青門風 却因何年青壯志偏如此早難道自古英雄天不容 可憐撇下青春妻與妾 形單影只苦楚幾何今日乃開喪首日誠恐人眾嘈雜不免早此前往劉興可在清白有大老爺有何吩咐外祭奠可曾齊備淨備了外如此早些發往姑爺家去淨是外提轎淨是兄弟們大老爺吩咐將一應禮物送往姑爺回家去開

正門打轎眾吹唱祭禮扛抬往外邊 劉爺書院換衣裳 廳堂上轎徐徐正 兩僕跟隨在轎前 慢說劉爺家常事 廳談刀府一番言 白日濃雲起 青天忽動雷 萬般皆可復 惟死不能回 白咳可恨呵我王六只因大爺離揚久逗日返呼嗟望得主歸欣然有幸誰知忽殞東樓曉得我魂不附體咳這是那裡說起吓唱烈壽壽美少年 起居那件不端嚴 並非壽短天亡相 因甚波瀾起驟然 又無五日三天病 可恨古於半日間 若大家財多搬下 一雙空手到黃泉 雖只麒麟留下種 刀門不使斷香烟 白但是主人尚然如此這堂堂官長大成人還是鏡花水月因此我唱忙中常動悽涼淚 觸目傷情心痛酸 却不知冥使錯將家主喚 還不知壽元已定數當然 又要數日忙忙喪事畢 關喪領帖定三天 白雖有老二房專主但是他往日素潤所以動用銀錢一應事宜原要當心料理幸虧兄弟們聽我分派已經准備定當了天色尚早重客寥寥主喪人未到不免待我檢點一回或有不周之處也未可知唱亦心總官老蒼頭 萬斛傷心一臉愁 孝服通身循僕禮 兩行珠淚未曾收 但見孝堂高掛牆門外 東西兩座孝牌樓 懸着孝球重疊疊 如錦如絮密稠稠 藍字壽燈分左右 簪髮世胃上邊留 家人大小小功服刀繩武 龍虎稱孤列後頭 滿地白裁單似玉 週迴還掛孝燈球 音樂門等穿孝服 樂聲使使助人愁 報喪鼓是刁靈官 銃手候客降門樓 茶廳桌椅排齊集 伺候烹泉潤客喉 只見更衣廳上屏風鏡 閃爍光輝財斗牛 潔淨東廳延客座 西首廳堂女客留 家人大小俱穿白 布服通身不用綉 步到正廳抬頭看 心如刀割肚腸抽 滿腹孝悵靈靈設 可憐義僕哭搖頭 未白阿大爺吓你在生時節何等氣概 巨萬家資什麼希罕 老奴指望你唱出住身靈能顯達 光前裕後筆筆表 誰知一日歸西土 高堂大廈霎時去 見了你儀容腸欲斷 白宛如在生的一般大爺吓唱却緣何毫無一氣出咽喉 白大爺吓為何你唱東不顧來西不顧 單單看我老蒼頭 庫內金銀多是實 一些不帶赴西游

冥府長途無使費白雖有冥寶使化末老奴想起來是唱連他紙錠也虛浮表白那王六仰天一哭看到
 高粱上面又記着一樁心事來了末白吓大爺呵那日要上揚州時節末唱正在動身梁忽斷白二娘是原
 勸你勿要去的大爺吓唱你是胸無芥蒂竟登舟 今日方知原不利 斷梁即是損當頭 蒼頭正在心
 中苦白忽聽得一派鼓樂之音炮聲三振唱劉家祭禮到門樓丑白王伯伯劉大爺上祭禮物付進來哉末
 阿哟主喪老相公怎麼還不來這便如何吓阿兄弟你去傳話主母快快出來舉哀我斗胆代為迎接
 了你們把這禮物排供起來吾是我是我唱蒼頭出外接劉公二娘是不離寸步在孝幃中 數日盡傾江
 海淚 脆喉嚨變了破喉嚨劉氏是諫夫那有悲夫意 還在東樓正曉容小旦引榴花可解終天恨 萱
 草難忘暗地憂白奴家劉氏適配刁門因夫遂出不歸使我孤余冷落幸喜天遣良緣得遇西隣雅士兩意
 綢繆巫山屢度不意夫歸故里被四婢計生藉口狠施毒手一霎時死于非命了唱追思夫與友相交 不
 願青樓妻寂寥 那个少年甘獨宿 世間那有戒菴猶他在揚州園戲樂 家中少婦太無聊 鮮花怎
 肯空開放 無怪奴家暗有交夫爺吓你身亡雖是奴家過想必是大難臨頭沒處逃 還宜自怨人情薄
 莫怨奴家恩義重 只好逢上延僧超 度你早登極樂去道這那娘娘才得梳妝畢來了那春蘭使女
 怪奴燒香白娘娘今乃開喪始日親臨將次而來不宜身穿豔服換了孝服下樓伺候小旦咳孝衣穿在身
 上豈不惹厭如此取過來嗔唱此際娘娘沒奈何 身穿重孝帶頭簪 面龐洗去芙蓉粉 不帶紅花帶
 孝箍 忽見夏蘭來走到 旁邊敬口宣校娥夏白娘娘南關太老爺來上祭哉請娘娘去舉哀落小旦為
 何來得能早玉蘭惠蘭在此夏蘭春蘭隨我來臨白娘娘個付金鑄頭索性除脫仔唱娘娘移動小金蓮
 兩個梅香在後邊 下落東樓行出外 蒼頭王六稟輝婿末白阿大娘可哀老相公此時未到太老爺前
 來上祭老奴無奈斗胆取迎接了小旦這也罷末請娘娘快去舉哀侍老爺祭過然後相見小旦是你出去

末曉得唱只見那蒼頭急急到靈前 只見十二張金銀八仙 都用白毛鋪設好 桌間祭祀俱全
 將小吃先安放 正席十六大銀盤 三十餘輩有多美味 素品無多色色鮮 諸盤茶食玲瓏巧 十
 景饅頭花樣妍 猪羊全副拾箱內 高裝水菓籠中間 輝煌畫燭如霜雪 正面泥金有對聯 上聯是
 指引運台路下聯是迎歸極樂天 異樣盤龍新樣燭 一枝枝分立兩旁邊 左邊躡進劉通政 禮人
 伺候把香拈 劉爺就位來行禮 一派哀聲奏管絃 老奴在西首 相攜龍虎官官深俯伏 孝幃中交接
 哭青天 劉爺拱手靈前立 倩禮人即把祭文宣祭文白時維大明正德六年歲在辛未五月十二日思
 窮劉仁傑謹具香帛牲酒之儀祭奠於皇明侍贈職員方德郎候選同知南吳才大賢塔之靈右白嗚呼伏
 維彭祖長生顏回早喪天道無常叩之渺茫嗟哉南吳重陽之望許以乘龍非云不當結縭未凡玉樓遽亡
 昔作英雄今成精爽吾獨何心能悲悽愴故黃椒馨空深想像嗚呼哀哉伏維尚饗愚男劉仁傑頓首撰唱
 讀罷祭文行奠禮 金爵高舉酒滿添 鞠躬三敬葡萄酒那知道何曾一滴到九泉 奠畢復行三揖禮
 劉爺難禁淚連連外白阿哟賢婿吓只望你唱烏紗圓領腰圍帶 富貴榮華非等閒 豈但刀門人共
 樂就是老夫岳母也欣然縱使登朝釋褐君無望也可積玉堆金做富年即因是無端風浪乎空起 少年
 瞬息竟歸天如今撒手丟開年少女可憐他伶仃孤苦守青年 所遺穉穉嬰兒女 教養成人力尚艱奈
 老夫年近古稀人已老 怎能向時常喜看你家園 啟翁送庫了唱劉爺拭淚更衣服 吩咐家人化紙
 錢王六是領了官官忙拜謝 孝幃妻妾哭聲喧丑白伯伯外勢王相公來在吊奠末那里來的王相公丑
 有名帖拉屎末阿唷唷老相公還不見來這是什麼緣故到要太老爺權為接待了他與吾主比鄰外我却
 不曾識面既是乏人我且接待劉爺把帖一看上寫謹具真香燭黃汗冥錠茶點祭酒奉申奠敬年通家眷
 教弟王文頓首拜收過了在備謝使金末是唱孝幃微露春蘭面 王伯伯唱誰人吊奠到靈前 王六蒼

頭忙答應是那王文福得一塊垣請娘作速悲聲哭白唱縮進身軀向主母言白娘隔壁王相公來了唱劉氏聞言心暗喜 冤家多禮到靈前二娘是不住悲啼無暇問 且說王文在外邊付白學坐來得早原來還有早如我柔好巧會管家的个乘轎子是羅个雜吾家大主母的父親南關劉大老爺前來上祭的唱王文暗想心胸 我也應該稱兵翁 數日不伴賸瘦面 連宵疏闕楚陽台 想來辛苦原非舊且待守 三天見玉容 未白阿王相公南關劉大爺代主出迎付阿啣啣勿當故外王世凡吓付勿敢勿敢劉老夫子請外王世凡是客付劉老夫子是長那有此理外王世凡請唱共進茶廳同作揖 兩相遊位坐西東外王世凡唱久仰大名雷貫耳 屢思一叙未能逢付白豈敢豈敢晚生與令塔三代鄰居十年同學似乎足情深早晚相見指望百年祭首宜知朋友緣淺竟是一旦仙游了那日聞知凶信唬得學生魂不附體今日聊為一奠以表寸心外足感盛情用茶付請唱一盃茗後就更衣 兩下謙虛慢步移一派笙簫聲鼎沸 王文次第近靈幃 禮人唱贊來行禮要相看東樓露水妻 兩看不停向幃內望尺聽得東西兩處各悲啼 兩首是悲悲切切真傷慘 聲聲哀慟却孤悽東首是鶯鶯宛轉三分苦 一白高聲一白低小旦白大爺吓唱你與我恩情非別比 指望你天長地久共相依 誰知一旦將奴撇 我在東邊你在西 奴的苦 你應知 今夜陰魂早見妻 那娘哭哭中暗約今宵會 那王文一聞此語等心迷泊落著一陣陰風從地起 王文凜凜覺心虛 禮畢疾忙身退步 劉爺陪出去更衣付白老夫子不夜還是拉里呢還是回府个外王世凡今晚老夫去留未定請問王世凡何故問及乞道其詳付勿勿是別呀若然拉里接待末老夫子覺着辛苦故外自有敝塔族中尊長非老夫分內是付是个介末晚生要告辭故外再請少坐付多謝不消了外老夫奉送付老夫子請留步外禮無不送付何以克當唱殷勤送出過庭塔 王六蒼頭趨過來 太老爺大娘娘相請外曉得王世凡恕不送了付是唱那王文是轉身向外

忙忙走那劉爺是回到中堂滿目哀小旦白爹爹裡面外來了唱那劉爺拾起頭來看見女兒淚無半點落櫻腮外白是了唱曾記古人詩思好 淚傾滄海少泉來小旦白爹爹萬福外我兒罷了小旦爹爹請坐外有坐你也坐了丑太老爺娘來裡小旦放在桌上爹爹何必費心外自己骨肉休得容套小旦母親可好外你母久安所以不來只為唱父母之心都為你 數天苦楚不開懷 青春守寡如何過 因此你母時常有淚指小旦白阿爹爹請母親不必悲傷不要苦壞了身體唱我是養育之恩還未報指望與兒夫孝敬兩年過 誰知天不從人願 不幸之人越冥階他道這地付安無慮怎願着年少妻孥極難兒自古紅顏多薄命也不得隨夫一共走黃泉 劉爺一聽歎聲咳外白兒吓唱我是特招佳婿俊英才 欣然你得終身畢 父母之心已撇開那曉得好物不堅誰敢料 泰山忽倒孰能猜 你也莫怨爹娘婚配錯世間萬事每多乖小旦白吓女兒命該如此何敢反怨爹娘外兒吓事已如此了唱外事權交王六管 裡邊諸事要你安排 苦守松筠金節操白我看那龍虎官官非等閒之輩唱長成可作棟梁材貼白太老爺阿記得上年說大爺品格非凡日後必然榮貴那間榮貴到个種田地今朝又是官官好哉小旦賤人多嘴外兒吓你且安心 唱將來守大了才龍虎 雖然王氏所出到底你是主母唱好把尊卑名分乖 先苦後甘終久好 少年不遂老開懷小旦白是茶冷了請爹爹用茶唱父女二人正在將茶飲 忽見紅英走出來英白阿太老爺我家二娘娘差小婢來請安只因孝布孝服在身不得過來相見望勿見怪外那个見怪你說二娘娘說人死不能復生不必過悲撫育官官要緊紅英白是曉得唱劉爺看見紅英云 放下茶盃喚女來外白兒吓那王氏雖屬偏房幸他賢淑端莊你也須當姊妹相看永敦和好小旦曉得外女兒吓我想你夫在日四海相交都是忠朋義友我看那王文面目却非正道小旦爹爹怎見得王文不正道呢外諾我看他是唱一雙乖眼桃花樣 滿面斜風心必乖 方才他向靈前拜 定對綉幃目定呆 從今喪事

閉靈後 快快和他絕往來小旦白阿爹爹唱他與兒夫交契厚 今朝弟重特誠來 嚴親何必將他忘
 莫論他心正與歪女兒 雅操相丹甘守節 決無他意在胸懷 外白這便才是末白太老爺請用早膳
 外放著老相公可曾到來末老相公已在廳上外如此請他同飲末他已用過了外如此女兒也用飯小旦
 是爹爹慢用吓王六末太老爺外唱你是刁家兩代人 並無私見到如今 大爺已早卸卸夢 主母
 娘娘年紀輕 未曾練達操家務 一切全憑你用心 不但九泉深感激 是我與太太早晚終須見你
 情未白這是老奴自當盡心竭力若有一些錯謬日後何顏見先主人於地下太老爺不消吩咐外白如此
 你先出去若是縉紳官員來吊速來通報末曉得表少停是唱地方文武皆有真 絡繹而來親友降出
 出進進常不斷 老老少少許多人 吊的吊來祭的祭 川流不息廣臨門 送迎勞碌刀繩武 一派
 清音送客行到晚來劉爺父女來分手 反覺心酸淚暗傾 上轎回歸心切切 蒼頭王六歎頻頻 來
 朝重整休詳細 忙過三天始閉靈 祭塔情由今已畢 下回情要請王天

第二十四回 請文

小旦引天乍晚 才欲下簾櫳 轉側自憐嬌影好 一燈微映小紅桃 細雨碧紗中 詩曰昨宵幾陣落
 花風 吹入巫山一夢中 雨風交情難盡說 多情無限醒時空 小旦白奴家劉素娥只為兒夫遠出春
 睡難消故與王家叔通情寒得暖那曉端陽節佳節被二娘送符撞見恐遭不測頓喪天良設晏西樓
 鴆毒本意欲謀寵妾豈知反害親夫想起前情不無後悔咳大爺吓唱非是奴家硬肚腸你不應揚州界月
 應平康竟不想家中少婦愁深淺 芳草萋萋春夜長 當此杜鵑處處啼聲急只怕不是愁人也斷腸因此
 春色滿園關不住 早被那紛紛蜂蝶過東牆 雖然失節王廷貴志肯把夫君恩義忘只為端陽不測風雲
 起 恨殺西樓王二娘 上東樓撞破高唐夢 嚇得人來心胆慌怕只怕機關說與夫君曉 禍起蕭牆

難抵當 因此安排鴆頂血 思量先下手為強那曉得鴆魚正把金鈞釣 不道悔氣的兒夫逃故鄉 壞
 心滅理將夫君害 呀奴也其時欠主張大爺吓奴與你不遂今生陪老願 定燒前世段頭香你是海濶天
 高男子漢 在陰司萬事要包荒 不須計較奴家過 莫把冤仇訴冥王少不得將來選擇僧和道 度
 你亡魂 早登極樂在西方 娘恨正下寒心淚 外邊來了小梅香貼白娘恨為啥落淚拉屎眼淚出哉
 且吓玉蘭我想了大爺怎不苦也貼白怪是怪倍勿得但是个歌長光苦也無用个哉小旦你方才從那裡
 來貼白花團裡白想小旦可見王相公麼貼見个且既然見了為何不請他進來貼白了頭是請个王相
 公到說得好笑小旦他怎樣說呢貼白到說道一則天氣炎熱个件事務也勿得請教个且二來呢貼二
 采是俚徐徐氏娘娘有數四百四个落走勿脫身小且吓他是這等說唱唱聞言語 淚珠垂 可恨冤家
 情義虧我前者只道你多情漢 那知你薄幸賽王魁冤家吓你的妻房有病應倍伴竟不思我在東樓誰
 伴倍難道奴情不及你妻房厚 拋却我房中寂寞悲 奴為你把結髮之情來割斷奴為你將蕭何律法等
 間違奴為你月落梧桐不敗安衾枕奴為你扶桑日出聽雞催 早知如此無情種 悔却當時一念乖貼
 白大娘娘你唱何用愁 不須悲他的妻房有病自應陪我搭娘娘將來越要待他情義好少不得夫婦如天
 承唱隨若是他故意有心來喪約 勿要說我搭娘娘勿肯饒便須防閃電打天雷小旦白玉蘭吓你這唱寬
 心話 不須提我是萬恨千愁那个知你去想半月之前分別後 冤家從末上樓梯我是懊悔從前無主
 意不應該將夫斷送命歸西到如今金盆已覆難收水 船到江心補漏遲 我是怕冤家離多會少怕冤家
 口是心非怕冤家往來不比前番篤怕冤家指着東來話着西這叫做癡心婦女負心漢紅顏薄命古來題
 怎能勾桃花細逐揚花落 黃鳥時兼白鳥飛貼白大娘娘怨呢怎忍勿盡个王相公要斷呢也斷勿了个
 到底了頭牙齒浪勿着力介落請便勿到據了頭意思末大娘娘高介二張紙條起來原說道冤家吓冤

家我為仔倍末大大个事務才做幾箇是倍是介忘記仔勿來末我个終身將來那停是个樣寫法看倍有
 啥回答小旦到也講得有理貼白介末就寫起來讓个頭明朝拿去小旦如此與我磨墨貼吹唱將羅袖
 拂花箋抽起尖毫換現田暖我這里別恨離愁 千萬種 一幅花箋叫我難寫全 細細寫 慢慢填題
 頭小字一長篇 寫罷從新看一遍 一無可減一無添 折去翻來摺就同心方字式 鴛鴦願做詩對
 橫 王蘭吓這一道會親符錄行將去只怕冤家一定到房前貼白大娘娘唱但願王郎歸綉閣 挑燈重結
 並頭蓮 綺窗主婢唱唱語忽見那一輪明月照西天貼白娘娘夜深哉安置罷小旦了頭吓唱我個宿內
 房多寂寞 你原來伴我一床眼貼白娘娘今夜話要一頭個個噯唱上不正 下即慢 主婢同床合被
 窩 你一言來我一語 風情笑語話多和 大家說得心如火 婢作妻來主作夫直到春興關時春睡
 急還要貼近酥胸手弄磨正是玉漏聲聲催曉箭 晨鷓處處喚金烏 玉蘭先自抽身起 便向妝台把
 細髮梳 瞞了娘娘往內走 蒼苔悄悄等情哥貼白噯事務呢也是煩難个我玉蘭是要一半奉承大娘
 娘一半要自家尋點快活高防淫孕三家頭曉得仔末噯要到到雞腿個介落做子病人房裡吓底首小鬼
 能介守俚奈走開子方纔走到花園裡來聞儘已是花園門首故老鴉啞啞勿色頭个个瘟蛆我是唱畧
 把松皮動一動 你緣何對我叫聲啞白啞百無禁忌叫沒勿關我是表白那玉蘭是唱穿花拂柳不怕那
 弓鞋濕 直到曲欄深處玩花軒 輕輕便把花梯佈 扒上牆頭望隔園貼白寂靜朵个末那處呢我只
 道唱冤家容易來相會那曉得咫尺猶如路幾千他那里寂寂疎簾人不見我這里殷殷青鳥信難傳惟見
 那落花池畔鴛鴦宿又聽得垂柳陰中鸚鵡言 眼前風景無心看 不見情郎悶轉添 玉蘭正在牆頭
 望付哈啞只聽得意中人咳嗽振清泉付白噯我王夫自從五月交來進仔一團晦氣妻房病犯傷寒弄得
 有主無意自家雖語此黃到底勿能精細非但求籤問卜要去各處求醫燒符許多紙錢辦仔多化約味只

道一定歸天羅里曉得究竟是介勿元問話少說昨夜頭氣昏勿過一奔奔到園裡去看見玉蘭阿姐說道
 娘娘拉剎刻時時真涕淚就噙了能介忘恩負義學生一聞此言就曉得他的來意畢竟是大阿嫂怪
 我日夕勿去所以心中要來淘氣噯阿嫂吓學生並勿有意勿來也勿是有心拋棄實是謀殺仔个南婁必
 有一場怨氣我若偷赴佳期豈勿疑疑忘忘哈哈說便這等說法到底掉不下个中滋味今朝偷得空閒且
 到花園裡去若然撞着子阿嫂出來做个謎癢的一齣日戲哈哈有理有理噴噴頭浪嗆人吓原來是多
 情小婢誰我奔得過來叫但一聲看付會玉蘭阿姐拉剎做嗆貼猜猜看付請我去貼猜勿着付介末做嗆
 貼一件物事拉剎做付付物事貼諾付荷包貼勿是付瓶袋貼差點付別牙杖貼周身勿來浪付介末到
 底啥物事貼走過來撥付付勿要摸貼死人末摸付介末過來我唱他脚踏花枝過粉牆 伸手將去摸胸
 膛付阿姐到底啥物事貼跟仔我來付吹唱一直到牡丹亭畔畫軒內玉蘭是玉手輕輕閉上窗貼白玉相
 公語真正無良心不付那落貼倍大娘娘末唱端為你 費思量 胸中一日九迴腸有時節簾捲海棠羞
 情萬種有時節燈殘形影淚千行 毛雞寫不盡相思意昨夜頭譜得花箋紙一方 今朝命我來相送並
 非是荷包瓶袋扇牙杖那玉蘭忙把羅帕來開了 將書攤手付情郎 王丈接過來一看付白阿哨哨唱
 同心方勝印鴛鴦吓書法文才且慢講 這不是盡露私情在紙半張看得來真痛切 最凄凉 教人怎麼
 不悲傷 玉蘭阿姐呀並不是娘娘我欲將他負多只為妻子無端病一場又被那岳父朝朝來纏住我因此
 末不能得空過東牆有心煩你軟語温言對姐姐說 待我妻房病勢稍退末偷開重疊舊鴛鴦貼白玉相公
 還說什麼唱鴛鴦要待偷聞正可曉得一日三秋還勿算長 莫言主母為君怨就是吾輩凄凉難抵當付
 白阿姐凄凉是容易討好个貼那介容易討好呢付唱此時園內無人在 不妨搬弄舊家園貼白青天白
 日像啥付啞日裡向越發好白相貼阿哨勿要噯付來噯貼介末讓吾去門仔園門來唱玉蘭是急忙就把

門來門 回身重又到書房 白王相公真正勿要嗔付阿姐來 唱唱貪淫婢 好色郎 翻雲覆雨在胡床 一个是愛耍出水雙龍陣 一个是善使道遙一柄鎗 一个是依稀似醉猶非醉 一个是彷彿如狂不似狂 兩人園內把風流幹 來了赤心忠胆一老王 末引主人遭不測 非我獨驚疑 暗室虧心事 皇天不可欺 白老漢王六只因先主人從維揚逃棹 忽然急病身亡 以後二娘與我說道 瑞陽今日把五毒靈符送到東樓 見一个年少書生 說什麼表弟與大娘同席而食 次日主人回家 並無疾病 霎時身死 仔細猜思 有點死得不明 難道大娘果有私通 把主人謀死的 但乃年少書生 不知是那个前門後戶 是有人管的 唱總然浪蝶與狂蜂 也飛不到香閣綺閣中 若說東樓無荀且難道 二娘這語罵平空 還思想 故主翁 氣概剛強甚烈轟 何曾像个天亡相 就使急病末何不忘於途中 何不回家三兩日 何不西樓一命終 偏偏死在東樓上好 叫我蒼頭無計辦 雌雄大爺吓如今未有老奴在 何人與你掌門風 誰少說因此近日老妻生瘡毒 有个丹方秘法用芙蓉 有花花更好 無花葉有功 搗爛敷毒就能愈 白不免走到園中 採取芙蓉花葉來 此已是內園門了 吓青天白日為何園門緊閉 待我叩來 唱老蒼頭外面叩園門 男女亭中聽得清 白王相公勿要動 羅个拉屎碰門哉 唱聽得園門聲叩急 二人唬得戰兢兢 末白青天白日那个把園門門上快快開門 噠噠噠 阿的當直碰門哉 唱急急只收收雲雨臉漲通紅 喘不停付白阿的个末那處 逃走開門 我穿好仔小衣服 且過牆去 明朝來罷 唱王又心急忙奔走 情書失落在牡丹亭 上扶梯逃過圍牆去 那塊磚跌下塵 回到書房 休細表 玉蘭性急智謀生 順手牽羊把花採 再來開了後園門 白王伯伯末我道是誰原來是你 你在園內作何勾當 貼娘叫我採花的 末為何閉着園門 貼歡喜關關哉 唱罷匆匆往內走 蒼頭看了暗況 吟末白採花却也平常 閉着園門 何緣故唱 唱習身步入花園內 觸景生情念主人 大爺在日 每逢四季名花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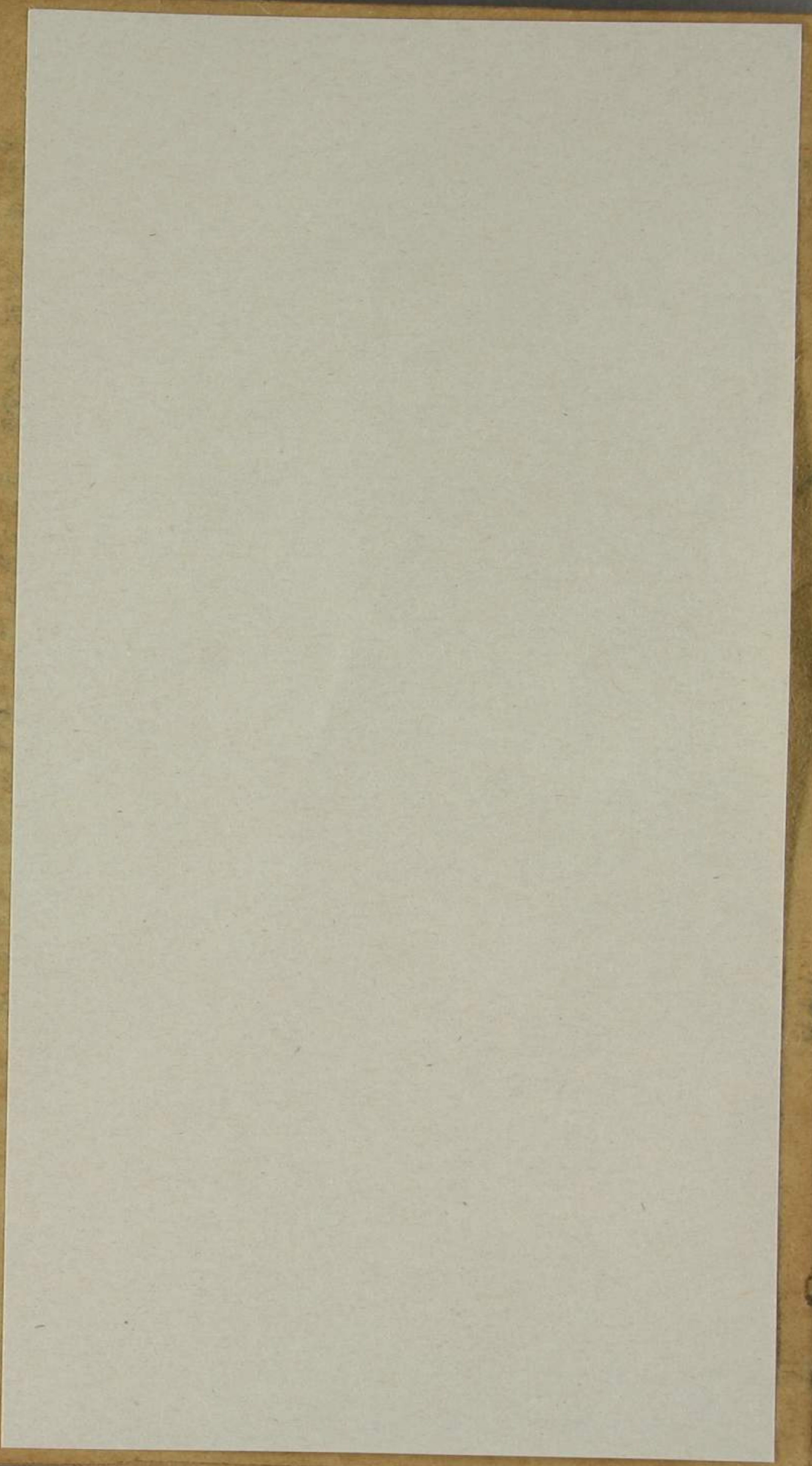
便向花前酒一樽 到如今風搖竹影如魂返 露滴桐陰似淚傾 白呀你看牆邊个隻花梯 佈得奇怪阿呀 莫不是唱鶯橋連接東西路 暗度牛郎在此地 行白啫啫啫 牆上磚頭脫下一塊 其形已露 其形已露 唱久聞隔壁王廷貴 愛色貪花頗有名 淫婢圖歡情不假 只怕東樓尚合定為真 移過花梯各處看 周迴沒有一男人 但又見寂寂花枝留宿蝶 萋萋芳草動王孫 曲徑迴廊行過去 東張西望到牡丹亭 花園景况非常日 滿目凄凉若若苦不勝 白噯主人身死連那花園多沒有人 尊理亭中椅桌都是灰塵地上的字紙也沒有 人收取 待我拾了起來 也是積福之處 吓原來是書信一封 待我看來 信曰一日六時 寸腸九轉 花前側耳不聞大吹東 離月下凝眸 但見橫星北斗 負心薄幸 一至於斯 妾將結髮之情 割斷花燭之愛 剖分離陋質 鴛鴦不堪其毒 而毒補鴛鴦 頂惟冀歡喜 紅拂女私投李靖 卓文君夜奔相如 妾猶是耳 君請諒之 倘藕斷絲連 猶未絕當迎風啟戶 專候玉人 字奉廷貴 情即文案 簿命妾劉素娥 檢拜白阿劉素娥 檢拜阿的啲 不好了 唱大怒蒼頭雨目圓 挺胸頓足叫蒼天 平日狐疑還未信 今朝始信二娘言 我道是了環尚合王廷貴 却原來王母娘 恨不編白呀呀 呀 呀 這樣的東西 還要稱他王母 只甚吓劉氏 劉氏想你父親 唱通政官非小 替償千金非等閒 難道不知禮義廉和恥 難道不讀 閨門女訓篇 敗俗傷風廉恥喪 毒謀家主喪黃泉 白諾諾諾看那書中言語 一一都是唱貪淫圖樂忘名節 竟把那父面夫顏 撇半邊 你要害了丈夫 希圖地久天長計 白願他不得將此書為據 當官一狀 唱且看你露水夫妻 有幾年 白吓王廷貴 你這衣冠禽獸 我家主人何等待你 你竟如此作為 還了得 唱全不想朋友之妻 欺不得 全不想舉頭赫赫有青天 你欺人門戶 仇如海 謀殺夫君 是海寬 就把你這狗男女 砍下頭 願我心還不足 粉骨隨灰 我心還不甘 咬牙切齒 聲聲恨 怨氣沖天 費九天 手拿情書回身進 步履踉蹌 絆脚尖 奴奴要到西樓下 吓吓吓 吓 吓 為何反走到東邊 又得回身西首去 將情書丟

正旦引翠黛深籠寶鏡 蛾眉懶畫春山 芳庭難喜長藤懶 畫棟還愁急斷腸 吓大爺呀手將珠淚彈
 白妾身王氏丈夫南樓只因從二月間與荆州唐叔同往維揚至五月回來忽染膏盲竟登鬼錄暮想思
 好生傷感也咳大爺呵唱你落落人才非等閒 超羣拔俗一奇男 情交四海金蘭友 結義三江道義
 朋 最是疎財扶危困 聲名赫赫世間傳却因何天與奇人不與壽 甫年三九喪黃泉 看你品格全
 非天壽相為什麼風波忽地起無邊你在鄉歡樂忘家室可知妾盼君回望眼穿那曉巴得返家如未返
 東樓倏忽竟歸天白想那日歸家的時節唱看你笑言形影仍如舊 何曾有什麼病容顏 忽報身亡
 逢急病只怕未必真言是假言白那日端陽佳節唱奴攜節景到東樓上 見了男人是少年 與劉氏調
 繆言語樂 從來不認得那人願我想閣閣何來男子漢 莫非夫死命因我我只為他是正 我是偏
 情難計較把是非言 幾回思想東樓女難道不識閣閣何來男子漢 結識情郎圖快樂竟不顧父兄面目文
 夫願劉氏呵劉氏你若果係將夫謀害死難道貪歡不見有蒼天白且住我想他唱身居內院深房戶 怎
 得男人進裡邊 縱使倩人為引線 何人如此胆如天 我是想去思來難揣度到言得日難穩坐夜難眠
 若非謀害安有如唱父子情緣淺 不滿三週就送終 從此不能見爺面兒吓只好靈前紙上看儀容
 那二娘說到此言腸欲斷 一團茶苦塞喉嚨正旦白兒吓唱我看兒把尖刀刺你是嬉嬉那曉我心胸
 許多疑難胸中事 難告你無知三尺童 娘正在衙悲苦只見青蓮使女進房中貼白阿娘娘總管
 王伯伯請娘下樓講話集正旦吓王六有何話講如此你領官官貼曉得唱青蓮抱着小孩提 王氏娘
 娘出慢移 羅帕揩乾雙眼淚 愁容不減下扶梯末白二主母下樓了正旦有何話講末二主母吓唱大

爺去世原非病 始末情由今已知正旦白住了怎見得是屈死的末諾這封書信就是大爺身死的証據
 了二主母請看唱將書放在花梨桌那二娘一見分明魂也飛且白阿約劉氏吓你好狠心怎將結髮之情
 割斷花燭之愛割分阿約大爺吓看此情書才知該吞鴆頂以至於此唱那二娘頃刻花容多失色 一身
 冷汗濕漉漉且白阿王六此書因何到得你手末二主母請坐了待老奴告稟唱方才我到園中去且白你
 到花園去怎麼末老奴是唱為取芙蓉為妻病 不料內園門反閉 因此心中就動疑那時連連幾次
 却是玉蘭裡面將門啟只見他踉蹌形容紅面皮 動問園中因甚事 他就說語甚支離 老奴愈覺心
 疑惑白在園迴圍內一看唱只見圍牆架一小花梯 幾塊磚頭多脫落白明明是隔壁王大打從牆上往
 來唱不問情由自可知正旦書在那裡唱書在牡丹亭內拾 猶如拾得夜明珠且白玉文可見末唱未
 曾見這衣冠獸白我若見他必然揪住唱他插翅也難飛 那時拿住當官告 先主寬仇報應期且白
 王六吓白自從急病身亡後 原想夫君死得奇 直到如今方曉得 通奸不足起疑機末白二主母我
 前日唱塵鏡不明忘美惡 如今方已辨黃蘗 且把情書為証據白主母做了原呈我奴情願唱答唱
 苦到當官究是非 說出通姦謀害事 森森法律豈能移 淫婦凌剛三十六 奸夫身首頓分離 四
 婢同謀俱有罪白啼啼我恨不得唱把他皮肉剝為泥白阿二主母老奴就把此書去訪一个高明的法家
 商議呈詞二主母為原告我做抱呈即行控告與先主人報仇好出心頭之氣唱二娘聽說把頭搖正旦白
 阿王六老總官難得你如此唱代主伸冤心一條 我豈無心與主將仇報也不得一旦心頭怨恨消但只
 是劉氏父兄官職顯 衙門上下有相交倘被他暗中略略通關節 蒂固根深難動搖 須要三思休造
 次莫做了送風點火自身燒表白二主母說那裡話來現有此書做了實據唱那怕劉家通線索 何須畏
 懼勢頭高 做官的身受朝廷祿 豈可通情愛結交 此狀若還不去告 大冤永世不能消 二主母大

胆放心休害怕 願他甚麼大皮包 老奴就去把呈詞寫明日早些末前往衙門走一遭 官收立時拿
 六犯 條條王法豈能饒 那時究抵東君命 法正蕭何六律條 正旦白呵王六你年將花甲鬚髮蒼蒼
 難道不知世務的廢唱目今却不比從前 大小官員命是錢 个个鄉紳行勢利 頭銀多為寫花交白
 想舊歲大爺偶然說起襄陽縣貪賍玩法有个姓張的親手將人打死眾目昭彰那大老的舅舅是老爺的
 的門下與襄陽縣大通關節審做一藉屍圖詐的真凶犯安然無事你道馬老爺可不利害你是唱一心與
 主報冤仇 只恐到察仗勢頭莫把那一紙情書為據証我看來只算得一座雪牌樓 你今且把書藏好
 慢慢商量報大仇 王氏台悲歸綉閣 此番氣到老蒼頭未白哈哈這是那里說起這紙情書千金難
 買况且落在奴手中也算得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奈何唱二娘懼怕劉家勢把那天天之冤一旦丟 頓
 足連連稱可恨摺好情書向懷裡投 將身走到靈前立 仙膠膠腰亂叩頭 起來呆把儀容看 血淚
 如球滾兩眸呵大爺吓你在日立身行正道 剛強漢子眇公侯指望你絕祖武 振箕表 光前裕後
 顯門樓 豈知一旦家庭變 出了敗俗傷風女下流 圖快樂 愛綢繆 走動王文惡狗頭 圍牆當
 作藍橋路 東樓忽地改秦樓 吓大爺呵非是老奴埋怨你 禍因三月在揚州 愛交朋友忘家務 迷
 亂他鄉久逗留 輕狂女子忘廉恥 丟下了身價千金把漢子偷呵大爺吓老奴想起來平日王文難苟
 合 定然看病把禍根留 四个了頭為一黨 暗中牽引過牆頭 可怪你離鄉日久歸期誤 難撇交情
 把妻子丟 一任他們施毒計 要圖長久預為謀 叭叭哪大爺吓可憐你跌跌錚錚男子漢好比那燕投
 蛛網命難留 白呵大爺吓想你不留情讓遺謀死難道死在陰司還是不知怎麼一些顯應多沒有唱
 聽憑若輩圖淫慾早離道 一旦無常萬事休 我今朝拾得情書在 真正喜出望外唱要與東君報大仇
 白豈知二娘胆法得緊唱阻擋老奴休告狀我王六怒從心起怎于休 情書現在老奴處 那怕劉家暗

便謀 只要仇山冤海洩 何妨撇下老奴頭 阿叻大爺吓我 不知還可耐 如今怎肯付東流 二娘害
 怕未我寫張訟狀單身去 擊鼓鳴冤硬出頭 還望你陰靈相相助 告准了台差立刻捉奸謀 呵叻大爺吓
 我對你萬語千言說 並無半點沒來由 因何對我呆呆看 並無一語出咽喉 白吓吓吓這是紙上
 描摹的叫他說出什麼話來我却疑了唱指乾眼淚回身走 含怒含悲向外頭 懷書一徑歸家去 叫
 喚開門淚暗流 未白阿媽媽開門 老旦白吓來了引兒然隨夫主 辛勤做老妻 白阿老兒為何一腔奴氣
 雙眼淚痕那個芙蓉花葉可有麼 未白阿媽媽這却忘記了老旦因甚忘記的晚唱蒼頭細把情由說 婆子聞
 言冷汗流 老旦白老兒二娘之言一些也勿錯唱忍耐些兒休性急切不可失于檢點禍臨頭 未白阿媽媽
 也是怕死我却不怕死唱獨馬單鎗偏要去 主仇不報不干休 老旦白吓啐原告既無何以准得勸天不
 可性急待青天到來與二娘原抱同告不怕不准自然冤仇可洩也唱妻勸夫言休太急 夫思報主倍多
 愁 今將露信方言畢 下回書中再表由



唐詩唱句

第二十六回

漫雲渺渺與茫茫 紅樓一枕夢黃梁 侯門產下佳公子 口吐通靈五色光 性古怪 話荒唐 喜吟詩賦厭文章 最喜的裙釵隊裡調脂粉 道說山川秀氣出紅粧 臭兒鬼怎及得女兒香 賄酒評花諸姊妹 知心誰有一瀟湘 淚珠紅掩透絳綃上 無限恩情怕兩方 變作飛灰不敢忘 奈紅絲已繫他人足 害卿卿染病金膏肯

第二十六回 情 晏

丑引昨宵風雨太淒涼 滿徑紅花誰賞 喜今朝晴暢 見黃蜂對對 引蝶過東牆 詩曰忽聞枝上杜鵑啼 春色任他來與去 慧心依舊未曾移 自我玉蘭只為大爺去世 隨着娘開喪守孝 羅里曉得大爺日間濫交四海朋友 都來祭奠 更兼親戚甚多 紛紛作吊 忙忙碌碌 幾日那間 纔得空閒 我吾里个娘 娘是唱連朝不悅 繡眉峯 牽掛鄰園王相公 昨日曾有鸞箋分付我 這他並坐叙情衷 只因王相公與我 圖歡樂 私在花亭情意濃 恨那蒼頭王六來驚散 一局風流事未終 我是一心慌意亂 回房中 情人依舊過牆東 白何吓且住个封書信 娘面前雖說交與王相公 我記得他唱將書看過 過留茶几 偷度巫山十二峯 局促分開為兩處 白个封書信 若然移失仔 未王六見仔 未勿个唱唱豈非一旦露私通 我今日還要去開馬園客 白若然移失仔 未要他唱 主母面前話對同 輕移步 進房中 見娘娘面上 起愁容 娘娘呵你還是想着東君心 欠樂你還是情牽王相公 填胸小且白 玉蘭吓夫婦之情 那個拋撇得 下丑娘娘嘆來 故唱 大爺沒有娘娘意 主母何須憶主翁 况且已歸泉路去 好將此念付東風 王相為人情意重 比吾里大爺是地隔天懸大不同 久常來往言歡笑 勤娘且把憂愁快放鬆 小且哭昨日請他又被王六冲散 料想唬仔一唬勿敢再來的了 丑白娘娘那間分仔內外 哉勿管王六王七勿敢進

來个哉唱娘娘不必悶 原待了環到花園 且請王郎來叙首 得尋歡處且尋歡 小且如此你去見了他 問他來便來 且不要說小且不要說 能唱斷玉釵紅燭冷 劈開明鏡不圓圓 好待我洗心除慮 把孤嬌守 雨意雲情丟半邊 丑曉得哉唱 玉蘭忙下東樓去 行到後園拔下門 曲折花街人寂寞 枝頭蟬噪鳥聲喧 先到那牡丹亭內尋書信 尋得勿拉里 只猜王相抗身邊 少言淫婢園中事 捉表偷香惡少年 付引風流風流 事圖悠久 藍橋有路須常走 玉樹瓊花任情偷 思害妾 把夫謀好 一雙辣手白哈哈 學生王文自從搭劉氏大阿嫂 通情之後 恩愛如魚得水 歡娛似膝 投膠陽節商謀 王氏到把你茶害仔 南樓疎閣東樓 忽然半月昨日 玉蘭阿姐把情書傳遞足 見情人義重如山 哈哈到也難得个唱 正思樓上會彈娟 把那半月相疎話 細宣 不意冤家王六到 被他折斷了並頭蓮 空回寂寞書房睡 番覆人難安穩眠 今朝欲見西廂女 焉可有紅娘把引線牽 白勿要管里讓我把拉牆頭浪張 望張望看那唱 王文姿容彷彿是潘安貌 風雅依稀宋玉顏 頭上戴着飄飄巾一頂 湖珠一粒釘中間 汗衫貼肉如霜白 月白羅衫單外邊 紅鞋白靴兜雙足 滿酒起羣誰不貪 手搖檀骨描金扇 扇是別頂伽楠雕八仙 那王文色中常帶三分病 緩步而行到後園 不覺頭昏身擺動 鮮紅一口吐 階沿 貧歡何忘身勞苦 扒上牆頭向底下觀 奏巧玉蘭身走到 好似約定佳期在此刻 間丑白王相公過來 唯付來哉 丑看仔細 付玉蘭阿姐 要撮飛頭呢 嗆 丑呼我問倍 一句說話付哈說話 且唱昨日 娘娘把書信投付勿差 看見个 丑唱暫違作對老蒼頭 付白个奴才來得 庭庭 吾你我雙雙分手 散付白 皆為個个老勿說 嗆 丑白個封書信 王相公去个夜光唱 可曾收拾過 牆頭付阿哨阿阿 勿曾得我是奔 也來勿及 宋唱過牆高且翻身 跌坐定還多冷汗流 當時那有工夫把書信取 難道你不曾得轉高樓 丑王相公吓我是唱與你一般心恍惚 白只道王相公拿子去 諾唱故而小婢不担憂 付勿勿勿曾拿介末

情 晏

尋尋看呢丑光尋過個無得王相公吓唱你大家多不改 必然失與老蒼頭付無得圖畫勿番淘介
 且當真勿番淘呢啥付怕伴作舍丑介末唱還有一言叮囑你 須當照應我 恐付還有舍个丑昨日娘
 娘問我我說話信末王相公收拾去哉个唱你今去見娘娘面勿勿提起便好如若提起來唱要係多情且
 認收 蓋底了環環感激 免教主母處了頭付啐个个末哈難事唱在我身上周旋你你只此刻風流
 再應酬丑勿要接哉請王相公快點到東樓去罷付介末走囉唱同移步 曲折兜 雙雙挽手步瀛洲
 外有王蘭先看見 王文畧把步來留 玉蘭先見才劉氏 素娥啟口問情由小旦白我只道恩愛相親
 永不休 誰知薄倖人如此 奴有何差把我去免家吓你既有拋撇奴家意不應該引我魚兒上釣鉤
 枉讀詩書知禮義 無端敗壞我名頭噯我也自家羞主見 身軀失與小輕浮 迷亂落花流水計 一
 時錯誤把夫謀丑娘娘舍个是介唱能性急 極吼吼白外勢有伴真寶貝拉朵娘娘去看看也可以唱解
 得憂來消得愁小旦什麼寶貝丑娘娘去看仔末快活起來哉小旦啞那娘娘是唱怕兒拭泪拾身起 却
 好王文步進樓小旦為啐我道什麼真寶貝原來是怪物來西小賊因付阿嫂偷鷄賊到也好得勢朵小旦
 呀啐此刻是唱賈字得進韓壽面 一般丟下萬千愁 合情攜手同行進那娘娘頓把憂思一筆勾付阿
 嫂學生唱諾小旦 奴家萬福請坐付阿嫂請坐小旦叔叔可好付只當好个阿嫂好小旦叔叔吓我是唱一
 朝不見隔三秋 七月光陰萬斛愁 因此一封書達意玉蘭說幾字撞着老蒼頭付阿哨哨个日子真正
 唬殺唱 正要上樓相會你白嫩拉老排養一冲冲得我唱滿腔情興一時休阿嫂吓才兄雖則歸泉路白个
 種眼中釘了奈勿好唱學生不敢跨牆頭且王相公那開好哉娘娘寫條告條叫了頭拿去貼拉朵儀門浪
 分付王六將來勿奉呼喚勿許進來外頭有哈事幹末敲雲板傳話王相公放寬仔心來末哉付吓个也妙
 極小旦叔叔吓唱你從此寬心且自由 園中出入莫擔憂付多謝阿嫂小旦叔叔吓唱你只幾日何處偷

行樂為什麼線斷風爭無處收唱阿嫂學生指望害仔二嫂末就過來个唱靜坐書房專候信忽聞得信
 人迎接主歸家停介歇又聞涕涕揚揚說說个南樓病病煩煩東樓白學生原曉並非急病諒情作仔个二
 娘娘替身哉唱身在家中中心在嫂多只因你家開吊未曾休 男女客人常絡繹 學生怎敢過牆頭小旦
 這也怪你不得那日多帶吊重禮當拜謝付阿嫂勿要客氣請坐請坐且王相公娘娘茶拉里小旦放在桌
 上付學生到要請教阿嫂個日子語俚謀殺二娘哈拉到害起南樓兒來噯小旦叔叔吓原是唱鶴頂包戲
 害二娘 不期夫主轉還鄉 主婢心虛防事洩 先邀夫主到奴房席間談及揚州媒說技 小芙蓉相
 像玉蘭龐 先夫細看了頭臉白道他近來濃艷了些唱虛心侍婢已驚慌付阿呀个一看看出馬脚來哉
 吓小旦因此奴家打發他上樓煖酒誰料這賤人竟把饅頭送上恰又是丈夫所愛的東西奴家此刻也弄
 來沒得主意只說身體不快勉食勿要吃那知他唱性急拿來一口嘗 不容阻當沒商量 奴心急切彈
 無主他又吃得快一盤饅頭盡充腸 嫌少一聲猶帶笑 連稱滋味甚高強付噎噎到說好吃仔末那
 吓小旦叔叔吓唱初時未見好和夕少得起身末口稱腹痛却難當 腳輕頭重身難任 跌倒房中叫二
 娘付二娘阿聽見小旦勿聽見的被春蘭將衣衫塞住咽喉奴家見了到覺慘然咳看他唱有言不得自
 叫喊 少時氣絕愛黃梁 一命嗚呼身了高阿吓大爺吓可憐你活潑身軀頃刻亡付阿嫂事已如此勿
 必心焦哉小旦叔叔吓我是情牽司馬害親夫 害了親夫君竟疏 連日不來奴懊悔 悔將身許薄情
 哥 書中達盡奴心跡 祇恐郎心不傷奴付咬咬阿嫂說个種會話學生見子倍个封書信是唱深知阿
 嫂真待 多情多義從古無 結髮夫妻情割斷 我王文怎作負心徒 自從與嫂相交後 家中丟開
 親老婆 徐氏完然獅吼女到受他閒氣絮煩多小旦叔叔吓嬌嬌有話看我面上忍耐些罷付阿嫂皆為
 是介落唱通來順受由他說 面上和來心不和 望你家中喪事畢 忽然妻病欠工夫 岳父常常來

情是

纏佳 佳期因此畧蹉跎 小旦若得叔一心不改奴家放心得下了 付那間我搭橋除死方休 个哉且王
 相公說个種舍說話 小旦唱叔吓 與你情疎才半月何為今日容顏不似初 付勿要說起个兩日有介
 點病朵小旦叔有向貴恙 付白一朱想念阿嫂二朱間行个刁凶信唬仔一唬三朱冒仔熱風寒再加
 受仔你介點間氣 小旦叔吓既有貴恙服藥要緊 付約是吃過个阿哨哨小旦叔看仔細 付勿番因
 个必故打个鷄頭眩末罷哉 小旦唱叔吓 你要保重身體為第一 自然脫離除疾病消度 我和你情
 投意洽如山重 雖非結髮勝如夫 付哈哈結髮夫妻羅里有个種恩愛 且王相公勿要說娘娘捨吾勿
 得就是吾里了頭見王相來里末大家快活个若王相公不來里末大家掉勿下朵 付阿哨哨个也難得个
 唱談笑之間情興豪 夏蘭送上美佳有 十分豐盛多精潔 玉壺還有美香醪 小旦叔請用酒阿嫂
 請坐 唱東邊椅坐風流客 西邊坐下美多收 旁三四開斟酒小旦叔請用酒 付嫂嫂請用酒杯弄
 蓋共道送小旦唱叔吓 你開懷暢飲杯中物 以宜歡笑莫心焦 為什麼 不但容顏非舊日 無
 言無語促眉稍 付阿嫂勿嚇你折桂 令我總是去不下玉液金波 誰知西廂記 變成夢南柯 我病
 深沈痾 料然難過 我與你兩月私情 也算一生一度 小旦叔朝天子 你進來面顏 消瘦難觀
 要請醫除患 莫要推殘 我和你 且圖歡 閉慈莫管 牆頭出入往來便 冒風寒 病體欠安
 只除非出幾點風流汗 白你們大家歡王相公滿飲一杯 介末先是我夏蘭來王相公前 腔我勸你 吃
 一鍾 勿要什麼悶鬱胸 人無干日好 花無百日紅 好事真難過 良緣詎易逢 想大爺氣概英
 雄却不道 一旦無常萬事休 付白阿姐說仔無常兩字 叫我還羅里吃得下酒 唯王夏蘭妹子 勿會勸的待
 我來王相公唱我今勸你一杯漿 有甚憂愁撇一旁 你要清心靜養 把身軀保 自然病體就安康 付白
 勿差个且吃一杯春 王相公唱你自身有病 自身知 心病還須心為醫 這杯美酒須當飲 飲了這瓊

漿病即離 酒逢興到精神壯 少刻未蓮開 非門芳菲 付白呀說得有理 吃一鍾 忠王相公 池內荷花
 朵朵開 為人不採也痴呆 開懷暢飲杯中酒 少停好去會陽台 付白勿差个吃兩鍾 阿姐朵說得
 我快活好讓 我借花獻佛 回敬阿嫂一杯 小旦叔請付阿嫂請 玉交枝 我和你 這姻緣 相逢非偶然
 一心愛你如魚水 交情似鳳別求凰 張郎入斗牛 劉阮到桃源 虧得你張郎妙計 方能叙首
 團圓 小旦叔你既知奴情 不可忘壞了 付說个話 唱那王文是美酒落歡腸 樓抱娘娘坐在床 終
 火炎炎推下去 貧淫不忘四梅香 了環知趣忙收拾 含笑微微出共房 雙雙解帶寬衣服 娘娘是
 玉臂彎彎勾住郎 鶯衾共宿鴛鴦境 巫峽仙姬會楚王 歡夜歡歡明日去 下回窺浴更情長

第二十七回 窺浴

小旦引清涼庭院荷香透 無計消長晝 睡起懶梳頭 莫慰眉尖繡 詩曰 紗窗日落漸黃昏 金屋無
 人見泪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 梨花滿地不開門 白奴家劉氏自從大爺去世 兩月有餘 幸得聞壁王家
 叔叔終朝陪伴 因此花晨月夕 不乏陶情酒後 燈前儘堪消遣 雖則未亡 可慮却也不至寂寞 前晚他因有
 事回家 約我今晨早來 豈知遙望數天 杳無踪跡 此刻日已過午 還未見到家 吓唱莫不是紅樓別戀女
 嬋娟 莫不是知己相逢 擺脫難莫不是獅吼 忽聞心畏懼 莫不是怪奴枕席不周 旋吓曉得了 你是个書生
 柔弱身軀 怯都只為覆雨翻雲 太覺顛 喻牆早晚侵風露 因此止書齋靜坐 暫偷閑 阿吓冤家吓羅說我
 陽台美味 千金價 難道我只愛歡娛 不見憐 你若尊軀 傲有怯 何妨調養 我房中也與你談談 笑笑消
 閑 悶 免得我獨坐樓頭 日似年 只為你螺髻不梳 慵膏沐 鸞衾怕疊 夢魂幾箇 這雨日是看花對月 無情緒
 常覺得滋味 津津口滿 涎好似蓮子有心 難並蒂 藕絲無力 不成綿 况且是炎炎秋暑 侵人倦 怎能得午
 夢 吓卸伴枕眠 早知你漁郎怕覓 蓬仙路 可憐我洞口 桃花住日研 佳人正在無聊處 只聽得扶梯脚下

響連連只道是得意人兒來踐約 秋波斜盼小門邊 凝眸方覺猜疑誤却見了春蘭侍婢到根前白
 娘小婢在廊下摘得幾枝茉莉花在此可要插康小且春蘭我那有心情插這花朵與我放在裡邊莊
 台上點是請問娘為何愁眉不展小且咳點想是為那人兒麼小且倍說他則甚春蘭吓他是唱少年情
 性最輕佻 人物風流意氣驕 一定是草鞋花妖勾引去因此上中懷忘却雨雲集我悔只悔春蘭一念輕
 差誤今日早畫虎難成莫解嘲 貼娘不要着惱原待小婢去請他過來便了小且春蘭你如今不可去了
 貼娘這却為何小且唱春蘭吓 分明看得人輕賤 早已安心把我丟 若使今朝仍去請只怕將奴
 越發要輕賤貼娘不巧事的小婢去請來娘着實難為他幾句他下次自然不敢了唱佳人聽 喜心
 苗 低頭無語把扇兒搖 春蘭正欲回身去只見夏蘭走過話勞叨丑娘娘日已過西浴湯水有集故請
 娘娘過浴小且如此春蘭你把鏡奩梳篦端正好了你是去了貼是曉得唱春蘭是 進房便罷水盆擺
 架上羅巾取一條 牙梳銀篦多排列 整頓香奩把鏡奩 回身端過梅花杌又把那月洞紗窗上了
 銷 然後將身來走出只見夏蘭是站起身來向浴盆洗貼娘且請恐浴小婢去去就來小且你去就來
 貼曉得哉唱住表夏蘭樓下去那娘娘是站起身來伸一腰 娉娉娘娘移蓮步 走進香閣把門掩牢
 看他是心灰意懶向粧台立 鬢髮先將劍子挑 除下孝團盒內放 青絲解散廣蘭輒 懶梳粧重挽
 玲瓏髻 玉簪兒壓定墨雲稍 慢慢揭馬將身避 隱隱流泉向洞底流 行完便把衣襟卸 寬鬆鈕
 扣脫絨綃 胸前解去香羅襪 褲褪紅紗露絳桃 悠悠坐下香湯去好一似白鷺飛來戲暮朝 慢說
 香閣人談浴 聽談小婢把郎選他是將身進苑步輕搖但覺得一陣香風透碧霄 荔枝塔前多宴過
 又見哆囉滿架掛胡桃 行進西廊來往路 抵牆端處見微飄他是伏定花枝輕踏步 假山重疊作監
 橋 定睛觀過塢邊去但見院宇深沈人寥寥 難道他不在家中麼 你看書齋畫檢銅環冷 悄然

四顧正無聊白這便怎麼處唱春蘭正在茶茶望不提防驀然背後掩腰貼阿呀是那個唱那春蘭驚忙
 無指回頭看却原來偷花浪子把情偷貼呀呀我道是誰却原來是你你幾時過來的付過來勿多歇貼你
 既來為何不到內樓窩在這裏作為勾當付是我剛剛扒得過來只見兩只西洋狗拉屎假山脚下都作樂看
 見我走下來個只雌狗倒拋仔雄狗奔子仙人洞裏去我跟我進去正看得有趣頭浪看見阿姐出來上
 存假山東張西望阿是尋我个意思貼正是付阿姐過歇辰光我到有點過勿得哉倍搭我到仙人洞裡去
 學仔你个朵樣替我殺殺火阿使得貼時青天白日將人比畜廝你說出來个阿阿噴噴拉屎假撒清哉只
 怕到仔夜頭點是輪你勿着哉噴付王相公休得取笑我且問你你個兩日為啥勿來娘娘十分着惱看你
 少頃如何辨付咳阿姐勿要說起个兩日撒拉一个鄉下親眷為仔拐逃案件來里纏住子我再也勿得動
 身今朝頭居去仔末我就奔得過來个那間娘娘拉屎做啥付此刻娘娘在裏司洗澡付阿是拉屎忍浴个
 也好殺哉點怎麼付阿姐我里末見娘娘忍浴今朝來得湊巧等我奔得進去就來月洞口張介一張看你
 那時光景點如此去嗑付阿姐來嗑唱二人此刻下台基 玉手相扶把步移王丈是不着衣襟真酒落
 芭蕉扇子手中提 頭插金簪橫束髮穿一領花羅月白兩褶衣 湖縐汗巾將紗褲繫 怕熱還將紙巾
 攜 棕結拖鞋穿襪套 看他十分清潔不沾泥 扶小婢 走花堤 戲謔雙雙笑解頰 圍門走進無
 多路 轉過迴廊更向西 行來已到堂樓下 輕輕移步上樓梯只見外房是小窗寂靜簾初捲 返照
 空濛影漸低 窗前擺對穿藤椅 中調香几篆烟微 時鮮佛手金盃供 白阿噴噴趣殺我頓使我唱一
 進閣門魂欲飛 但見內門門緊閉 碧紗窗掩粉牆西 白月洞旁邊擺只唱紫檀彫刻湘妃榻 邊是龍
 鬚細席枕玻璃 行過榻邊同跨上 宛如捕鼠兩黃狸一个是斜將花眼頻觀望 一个是勾定香肌覓玉
 肌付阿姐倍阿看見唱輕盈體 白如飴 只樣皮膚只怕世間稀 錯認了廣寒宮內偷丹女 洛浦波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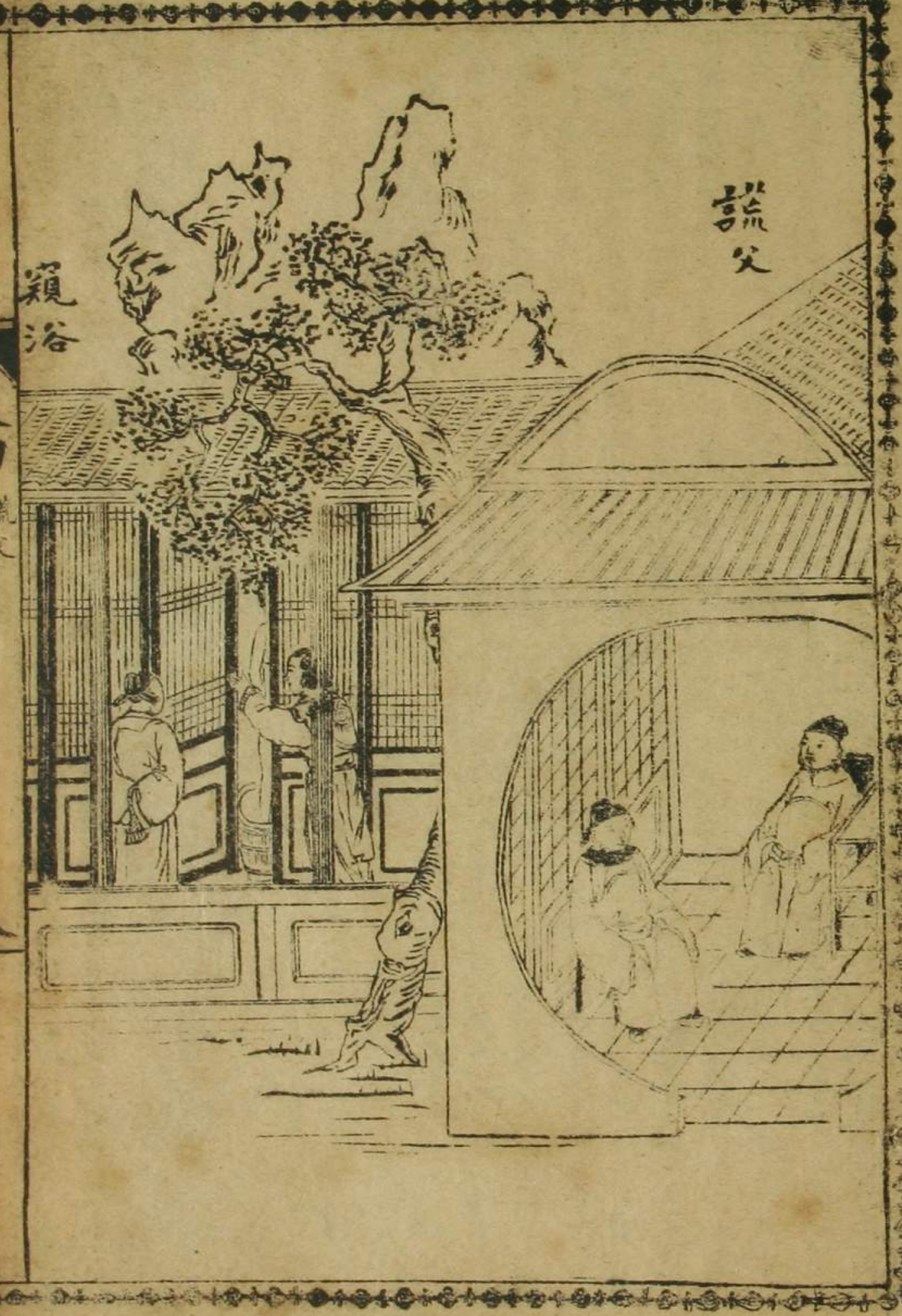
出浴妃好一似出水芙蓉含宿雨 披烟芍藥弄斜暉 彎彎臂腕姣如藕 怯怯身材嫩似梨 只見他羅帕搭胸桃臉俯 葛巾拖背柳腰款 白倍你看個個頭髮唱好一似 烏鴉堆架棲枝穩 白個隻小腳是唱白鳥輕斜掠水低 又見他洗畢淋漓將坐起 回頭笑看小脂泥 白噴拉朵立起來 裝着身浪哉 唱好一似瓊枝帶露亭亭立 摺疊羅中拭玉肌 貼噴要死哉 可愛他 唱一痕嫩露蓮蓬蒂 半點猶留蒜子泥 此間更是銷魂處 細草稀微夾小溪 這樣温存誰不愛 真個是風流千古惹人迷 王文此際風魔可推倒了 環腿小衣付阿姐 學生實看仔動火哉 唱相求你一滴菩提水 救得我烈火炎透頂齊 春蘭也看得春心動 臉泛桃紅把慈念提 只怕隔牆須有耳 恨只恨濃濃春興逐魂飛 一个是雞鶩待哺忙 張口不是餓馬奔槽亂撲蹄 浪得那碧紗窗外銅環响 把一個出浴楊妃動了疑 可憐他巫山半渡春雲亂 狂然間內房啞的啟雙扉 阿吓不好了 娘娘出來了 唱將手一推忙坐起 各將紗褲繫香肌 二人看急呆呆立 走出情痴露水妻 小旦你們二人在此作什麼 唱那娘娘是 正言厲色將言問 唬得春蘭半似痴 王文含笑身行過 巧語花言要餽非 付阿嫂個兩日阿好個小旦白 又不害病有何不好 我且問你來得幾時了 付學生到到走到宜好一個到到走到只怕你們也受用仔有了 賤人吓我道你是唱為人伶俐性温存 因此把心腸相託在閨樓 只道你至誠不幹欺心事 誰知你背地頻將風月偷 雖只是紅絲半是你相牽繫 那里有一度為媒幾度酬 我也曾分甘與你親嘗過 難道你無厭貪心未肯休 就是你背了夫人將詔矯也應該 先選織女會牽牛 緣何今日選郎至 賣弄你自己風流把奴丟 貼娘娘這也不干我之事 方纔王相公走進內樓看娘娘洗浴 一時春心蕩漾 扯住小婢強欲求歡 正在推托之際 却好娘娘裡面出來 纔得放手 小旦賤人好推得乾淨 我看你唱每日站旁紅着眼 眉相屢屢把情勾 虧得我提防朝暮心常切 只落付止渴觀梅落不到口 今朝偶然無准備 却被你花枝摘取占先籌 白實對你說了罷 唱

當初已悔輕分惠 以後歡張你莫妄也 付阿嫂個件事務實在學生 勿勿關春蘭阿姐事無非拉架 接個當真勿曾有舍那 阿嫂吓我有句話 唱當當語 勸嬌羞 要你包涵此事 休學生是今朝不合將他戲 惹動你眉梢萬斛愁 多只為竊看之時 動仔興一時 問春心蕩漾不能收 也不過撫摩想你温存態 且勿取 隔牆枝上把桃偷 白那間學生曉得仔下遭 再勿敢搭伊樓 哉唱以後輕狂甘受責 今朝是過端却不在 了頭小旦虧你老着臉皮 羞也不羞 既是力心受過 我也不計較他了 但是你個兩日不在 我這里來 又在何處留戀 付阿嫂學生是唱舍親有事 連相求個兩日 身在家中 意在樓 如坐針氈 無計脫 靈犀一點向卿投 今朝事畢他歸去 送出門時 不再留個兩夜 霜華冷落了 云英面今夜頭免不頭 玉杵勤春加倍酬 小旦呀 啐誰信你這個油嘴 唱佳人一笑 喚回喜 暫息雷霆把風雨收 其時正值中元 近但只見青天無際白雲浮 紅蓮風送疏香細 皓月光光玉宇秋 幾點流螢依小桌 一聲新雁過橫樓 雲收烟去秋光好 氣爽天高夜色幽 那還是憑欄欠怯 羅衣薄 這還是傳粉郎窺眉 羞羞少頃是銀燭半燒 高照起 這些了環是趨踏 伺候看風流 春蘭是邀月 因將裙束帶 玉蘭是驅蚊 忙把帳垂鈎 夏蘭是進房 撥却盆中水 志蘭是夜膳 安排酒一甌 無非是精潔 幾看都可口 家常豈必用珍羞 玉盃象箸排成對 藤枕移來放兩頭 貼王相公娘 很請用夜膳罷 唱一个是燕語 低聲邀客坐 一个是香肩 輕拍把身抽 付阿嫂請小旦叔 叔請唱舉杯相勸徐徐引 笑談風月共纏綿 自飲到清涼 乍散黃昏後 更漏沈沈報二籌 此刻是人疲 酒困情難歌 興到心頭忘逆遛 小旦叔 叔請酒 付阿嫂再用介 一盃學生失陪 哉小旦叔 叔再請幾盃 付實在吃勿得 哉小旦如此請用膳 付也吃勿下 哉小旦當真勿用了 麼 付真个勿吃 哉小旦如此了環們收過了 付阿嫂那舍也勿吃 哉小旦我也殺了 唱了環收去 剝盃鷓 端上銀盆洗臉 湯貼請王相公淨面 付阿姐到得罪 倍哉 付王文洗臉把身揩抹 那娘娘款動金蓮 進內房 只見他醉態如花春

滿面想必是挑燈重去晚梳妝 王文正在搭身畢只聽得噫噫鶯鶯俏喚郎小旦叔叔走來付阿嫂哈事
 務小旦唱乍聞茉莉香清遠 我與你一架金包括鬢髮付个是好殺哉阿是我搭倍唱少停趕上風流陣
 助興酣來枕畔香小旦呀呀擺過頭來我與你帶付王文是唱將頭擺到胸前去早露出髮內金簪燦亮光
 小旦呀我與你的玉接頭那裡去了又戴着金簪在此付个支玉接頭昨日范頭偶然失手打碎个哉介落
 揀个支金簪拉浪个 小旦拿來我看付夜深哉明朝看罷小旦勿相干要看的付个也姦堆殺哉唱娘娘伸
 手把金簪奪只見上有 蛇頭字幾行白拿向燈前一看却是唱鑣就七言詩兩句付旁邊落款是蘭芳那詩
 是和露帶花香透髮 斷雲壓枕夢情郎小旦這是婦人之物怎得在你頭上付阿嫂那間撥倍看見仔只
 得要老實說哉昨日有一个女親着來望吾里房下个是有七八十歲哉噯見伊頭浪个管子到也打得好
 我就借伊望頭上一插心浪要照樣打个一支撥拉阿嫂看仔歡喜點落小旦阿哨罷了罷了冤家吓唱我
 道你家中有事費平章 因此連朝雞絆忙那知你意馬心猿拴不住 風流分覓雨雲鄉付阿哨个是
 罪過殺哉羅里有个啥事務小旦唱既然別有逢仙路 何必今朝踰短牆付阿嫂勿要動氣學生唱啞陪
 罪哉小旦啞走開些阿哨我好恨吓唱心懷恨 意思量恨只恨作事從前欠主張薄倖人吓我為你微軀
 輕棄千金體我為你 把閣開門風一旦忘 九烈三貞全不顧 狠施毒計把夫傷只望你永成比目常相
 叙只望你結得同心誓久長只望你與我半衾孤月冷只望你掃除一切野花香也不在我癡心破膽瞞天
 事不枉我律法偷逃把反物常那曉你 桃花輕棄隨流水 那曉你 柳絮因風到處狂你只道露水夫妻希什
 麼罕阿哨罷了今宵就此拆鸞凰娘是 把金簪扯下向窗前擲 推出房門緊閉窗 掩戶橋啼向床上
 坐 此時急環一情郎付阿嫂開仔門學生還有句話拉里勸你唱休煩惱莫悽惶 聽我言詞仔細詳學
 生是多蒙愛惜香閣內 怎敢虧心把情義忘我是原勿誤一時動仔孩兒興 備哈精工金扁方 頓然

惹動你心頭火望你是開仔房門有話商 阿嫂開仔房門阿哨唔着替氣才勿聽見吠有拉里
 哉我只得唱雙膝跪 告娘娘白阿嫂跪拉里哉唱無余今宵學跪房也願不得男兒膝下金千兩 學生
 望你初次寬宏恕學生如若下次再犯前愆當並罰 領教你蕭何律一章 王文跪倒哀求告只見扶梯
 走上東梅香丑啞王又相公拉朵做舍付咳拉里做矮人丑為啥落撥娘娘關仔出來付阿姐朵勿要說起
 倍朵搭我說介一句好話勸娘娘開仔門罷丑王相公吾里娘娘動仔氣聽憑舍人勿敢勸个吾里大家關好
 仔房門去用罷勿關吾里舍事唱可惡了頭會作腔 把樓門掩上又閉窗丑阿姐我搭倍去困勿要管里
 間賬些勿錯的我們去睡看他今晚怎生過這一夜唱走進房來把門緊閉白原來果了環就在娘娘對面
 房中睡的個散長光大家到仔房裡也還有點勿忍朵只有春蘭在洗浴時候受了娘娘个責備唱此時有
 點硬心腸可憐他關出外房無擺布 這指孤冷覺淒涼 左思右想無計 忽聽得樓樓三鼓更難當付
 白阿呀個末那處房門伊勿肯開阿姐朵啞因哉居去又居去勿及个到要急殺急个噯吠有拉里哉只傳
 今宵椅杪權為榻 且到天明再細商白好大蚊虫咬得利害朵唱區區難助無多味志當得你終宵舌劍
 與唇鎗白阿呀一浪个枝蠟燭已經點完哉益發勿好哉房門啞關得監牢能介驟走噴走勿進个末那處
 呢唱東張西望真無奈 摸耳搔頭心正慌 猛抬頭幸見燈光亮却原來內房火透碧紗窗白阿哨哈哈
 哈真正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那呀有介便門一个拉朵吾到拉里甘心受罪等我來控破仔糊紗伸个隻手
 進去拔脫仔銷阿是可以鑽穴而進哉唱便把那折斷金簪控破窗 銅銷拔去响叮噹 此番樂殺王廷
 貴就在那月洞中間鑽進房 仍把碧紗輕掩好 悄然移步近牙牀 寬衣就把銀燈剔亮不得温存陪
 罪美紅粧表白此刻娘娘阿困着拉朵个是勿見得噯只怕也拉床浪伸伸縮縮巴勿得王文像懶氣能介
 个壁序裡鑽仔進去末纔快活朵那問娘娘是唱掉轉身來胡亂罵那王文是見慣的司空習睹方 二人

雲雨情濃處 把萬種閒愁撇一旁 巧筆難描注德態 只好把春風圖畫向禪中藏 通宵風月來朝去
從此後往來無忌樂非常 歎息圖歡無歡倦 不思日後禍蕭牆 以後風流難細述 畧停片刻再開
場 讀父細端詳



讀父

穎浴

讀父

女媧煉石補天虧 剩下了頑鈍無能石一枚 受盡風霜寒暑劫 在大荒山下吐光輝 茫茫大士
迷途引 被劫那真人携帶回 頑石通靈投母腹 降生賈府貴門楣 取乳名寶玉非無意 只為臨
盆卸玉出胎來 史太君愛惜如珍寶 常恐雨打被風吹 行止常教女婢隨 來了個絕世佳人林黛
玉

第二十八回 說 父

丑引深山沸勢本崇隆 誰料當場獸更凶 回首平陽遭毒手 冤仇不報不英雄 白學生張保說叫兼
雲個星朋友道我橫衝直撞強姦婦女題個渾名叫花花太歲自從三月裏頭拉朵揚州繭花院裏見仔李
飛龍生成月貌花容意欲稱心作樂將他搶到船中誰知有個稍長大漢無關風馬狹路相逢唐小七好生
無禮在旁側喝令行凶打得我有兒疼兒痛腰兒傷臉兒腫叫了三聲爺老子方得手兒鬆奪去李飛龍
削盡我威風個是羅里說起吓唱父是藩王勢焰滔 威風誰不慄毫毛 我為國舅聲名重 犯我之時
怎肯饒若是別人呢 就我衙門立刻投書帖 把那凶惡強梁多捉牢 問他一個欺辱王親罪 明正蕭
何六律條要把那飛龍夜女勿歸我好待我覆雨翻雲鸞鳳交 若說荆州唐小七他是父親一品掌當朝
弟兄個個官高顯 為這小事未告到當官也難動搖白打仔我一頓已經恨如切齒還要叫三聲爺老
子竟是不解之仇了不知這唱行凶之首何名姓且把那小七雲卿當代刀 到京告稟生身父 控拆陳
平討一條弄得他七顛八倒平俺款弄得他家破人亡我怨消白唐小七吓那李飛龍無非一個青樓妓女
與你什麼相干為何喝令強梁打得這般光景唱倚仗一門成七貴看得我 張家父子太輕飄 揚州笑
殺人多少 激得我心中如火燒 無顏担擱難揚地 連夜開船趕路遙 且住若為李飛龍事情起見

自己亦有差處此難稟得父親 唱抹殺飛龍事一席 另生枝節便何妨 憑海亂墜天花說 海市蜃樓
稟父王 沿道有景無心看 已到龍飛鳳舞邦 曾見京都誇錦繡 天邊風景勝尋常 紅樓翠館筆
歌沸 柳陌花街蘭麝香 三市六街多熱鬧 層層店舖廣開張 三秋不到繁華地 今日仍然照舊
腔 家將八名前後擁 雕鞍駿馬小藩王 行來已到轅門口 門上官兒跪兩旁 白爵主爺小官門
叩頭迎接丑罷來千歲爺可在 原千歲爺在丑快快稟知 眾是爵主爺請下馬 唱下馬鞍蹬身走進 幾重
門戶甚軒昂 裡邊走出門官請 家將隨登富貴堂 啟爵主爺千歲在金谷書房丑是哉 唱他不帶親
隨身往內 花花太歲到書房丑父王在上孩兒拜見 淨罷了眾千歲爺在上小人們叩頭 淨站在兩旁那
年別父回家屈指光陰倏經三載雖則常通音信孩兒時刻掛懷 淨母親可好媳婦可安丑母親身體安康
昔日精神原在媳婦安然無恙常奉侍奉年過淨你且坐下丑孩兒告坐雜千歲爺請茶爵主爺茶在此丑
留拉俚俚外勢去唱父子同將茶飲過 老奸雄問小強梁 淨你在家中作何勾當丑唱在家閱文將書
讀 早晚當心侍奉娘 淨唱吟吟為父誕辰多不到 未知有甚事情忙 原來家內身游蕩 不孝之兒
將父誕忘 縱使你邪昏忘此事 難道你母親也沒有這心腸 直至今朝來見我 白文武百官豈不要談
論唱我無光彩你無顏丑爹爹有所不知唱並不是母子一般忘父誕 聽兒分別細端詳 淨你且講丑母
親原叫孩兒前來拜壽不想船到揚州地界被人欺辱了一場唱撞着荆州唐小七 毫無干涉逞凶狂
淨住了那個唐小七 丑就是唐上傑第七兒子名喚雲卿 淨唐小七便怎麼樣 丑唱他說道孩兒不讓里船
先過去 道我飛龍標登寫安樂王 竟將彈子把旗登打 淨吓這安樂王是皇上封的他們這等無禮真正
目無君上了丑爹爹吓而且他 唱情義全無出口狂 淨他便怎麼講 丑唱他說一門七貴榮華顯 赫赫威
風四海揚 誰人怕懼張家勢 那個希奇安樂王 把我父子不堪來辱罵 要孩兒過船服禮說投降淨

你便怎麼樣丑孩兒只得據禮而言他就喝令水手將撓鉤挽住船隻幾個稍長大漢趕過船來唱孩兒肆無忌憚將兒打 過體多痛幾處傷 淨難道家將們坐視不成丑家將雖只動手那里打得他們過幾手淹死在長江淨淨這還了得丑爺爺吓那唐小七竟要打死孩兒个淨噴竟要打死你你便怎麼丑呵吓爹爹吓說也醜殺哉唱那時情節哀求告我狗叫三聲叩首在船艙淨你便怎麼丑爹爹吓唱此刻孩兒圖活命 就依他說話把聲裝 纔能住手開船去可憐我傷重幾乎一命亡白何不打破發家人去見地方官將他究治丑孩兒原有此意唱只因孩兒畏懼唐家勢 尤恐通連反受殃 自己延醫來看治隨地訪個名醫看了半月有餘唱故而耽擱誤時光 望爹爹寬恕孩兒罪可憐我受辱難堪要父主張吓張彪此際非凡怒 頓足捶胸罵小唐 我兒與你無瓜葛 為甚無端這等腔 彈打旗燈狂已極 將兒毒打不循良 連聲可惡將身坐 怒髮冲冠呼上蒼蒼天吓蒼天我張德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滿朝文武誰個不怕那個敢欺單有那唐上傑父子六人把我看得不在眼內唐雲豹總制三邊從無孝敬唱同心合胆把本著欺不想我女在宮中做貴妃 父子王親天子寵 因何看得甚輕微 白唐上傑吓唐上傑唱你前番不把倭袍借 恨在心頭不暫離 欲起波瀾姑忍耐你為何縱容兒子妄為非 為誰將我孩兒打使我父子何面皮 那兼雲湊得倭袍巧 安樂王要把事重提淨只因為父誕辰向唐上傑借取倭袍穿用不想這老賊唱只說藏在家中不便借因此我幾回思想要生枝丑呵吓如此說來那唐上傑太覺無情了唱父欺父來子辱子 把我張家心看低 白爹爹吓如若唱默默無言甘受辱 由他扯起順風旗 滿朝文武人人笑 沒用的王親希什麼奇自古道 道將不如激將好 激得那 張彪氣得像昏迷淨阿呀吓唐小七你這小畜生倚仗一門七貴把我威風削盡待我生一巧計劃了一頂烏紗也不為罕希且爹爹孩兒記得唐小七還有幾句話狂得來了勿得呆淨還有什麼狂言快快講來且唱七頂烏紗七領袍 七九誥封

七條條 當今萬歲多隆重 乃是銅鏡鐵鑄牢 今朝打了馬龜子 不怕妹在東宮父位高 縱然有勢非為勢 敢把唐家勢動搖 聽憑妖媚君恩寵 怎比他開國大勳勞淨吓他是這等說丑孩兒記得清清楚楚所以恨如切齒淨罷了罷了唱老奸巨猾惡張彪 怒氣冲冲貫九霄 說什麼動不得來搖不得說什麼七頂烏紗勢煥高 少不得把你一門富貴多除盡把你全家誅戮滿門抄 不留雞犬何難事 儕輩方知我手段高 丑真的將他一門抄斬做個榜樣也使得天下官民人等個個懼怕爹爹就是孩兒也不受人欺侮了淨我的兒唱你今耐性莫心焦 為父思量計一條 那張德龍氣冲牛斗呼呼吸 傳語廚房備酒肴 張保滿懷多得意 恨恨還把舌頭挑 料父王不肯甘休歇 一心想冷眼旁觀血染刀白那張德龍左思右想摸耳搔頭想成一計與張保說如此如此唱憑他父子位高顯 管取登時赴市曹 誥命七張留不住 男男女女命難逃 家產抄來充國帑 其間原要吊倭袍 見機而作求恩賜 好使倭袍為父叨丑哈哈妙吓爹爹唱此計勝如諸葛亮 不宜遲緩速為高淨這個自然唱張千歲中氣咆哮不談夜景講來朝 密傳家將能飛虎 悄悄將情講一遭 莫把機關輕洩漏 事成重賞大勳勞 熊飛虎領命當心辦 張保懷中氣漸消 下回忠諫亦徒勞

第二十九回 忠 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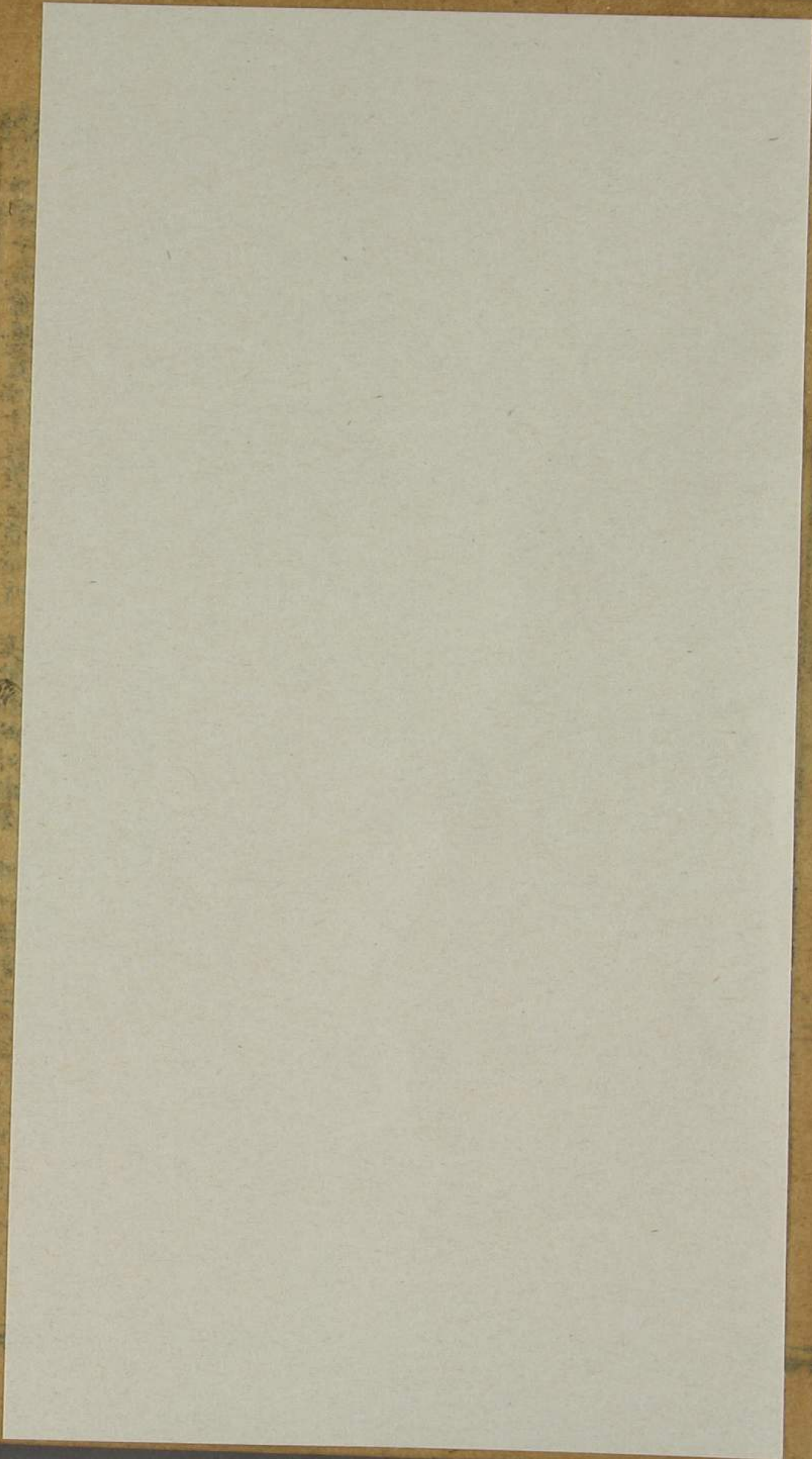
付淨引勇力方為將 趨迎善作奸 白俺熊飛虎是也乃安樂王張千歲手下一名超等家將千歲爺欲將唐太師陷害無計可施趁此萬歲爺駕行五臺山進香會暗帶三百家丁在雙山要路各處埋伏候駕回來虛張聲勢詐稱唐上傑所差要聖上聽信說言把那唐家父子一網無遺哈哈千歲爺使得好計也列位你道熊飛虎怎生模樣有詩為証詩年方三十五 新出行根鬚 頭大皮膚老 眉濃黑且粗 獅鼻分眼如蝶 潤口分臉如鍋 背厚寬寬肩兮挺胸兮疊肚 身高八尺外 兩脚飛毛腿 一日能行三站路

勝湖三停力難阻 雙鐵臂執兩柄宣花斧 金剛股夾馬奔騰若飛舞 頭戴鐵盔身鐵甲 英雄氣概
 無雙膽 心亦壯 胆又粗 家丁三百同心助 張德龍 千歲府 一員家將熊飛虎 赤心赤胆耐權
 埋伏雙山諸要路 白熊飛虎帶領兵丁來至雙山週圍 一看說道 你看這個地方好不暢快也 唱四
 圍迢遞是平陽 烟戶寥寥野地方 那邊是疊疊山峯多怪石 森森樹木蔚蒼蒼 何無虎豹豺狼獸 莫
 不是怕我威風早避藏 那邊是青烟冉冉衝霄漢 隱隱連排數草房 地冷本無來往客 微微風透草
 花香 那邊是五臺不登灣灣曲 古蹟名山勝景邦 只因天子行香去 阻斷民間不進香 那邊是四通
 八達平原路 無水無山榮客商 數里之遙開廣地 火雲未散日垂光 俺想唐太師代掌國事張千
 歲領帶二十四位文武大臣保駕唐家兄弟亦在其內 唱一無認識俺熊飛虎 誰曉得千歲差來註帝王 白
 俺若真個相爭廝殺 唱御林軍不在俺心兒上 白莫說三百個就死再多幾百個 呵唱管教他殺得來精打
 光 熊飛虎正在專伺候 遠遠的來了香罷回鑾排駕忙 明有文官與武將 暗中土地與城隍 共相
 護衛真天子 五色雲霞獻彩祥 君臣不曉權奸計 單有張彪暗思量 前邊就是雙山谷 作弄他聖
 上龍心嚇不妨 駕到雙山行得快 忽聽得轟天號炮喊聲揚 白高高扯起三邊總制唐雲豹的旗號 三百
 兵丁都拿器械熊飛虎手舞宣花斧 雄糾糾氣昂昂 一馬當先高聲喝 道吓來者慢行 唐上傑老太師欲
 登九五俺在此等候多時了 唱揚威耀武來衝過 得意非凡安樂王 萬歲吃驚心膽怯 文官武將盡
 慌張 白幸有兵部劉奉指揮唐雲鳳 唱道何方奸細詭冒忠良差遣這了得 唱二馬當先原利害 一提
 大斧一提鎗 還有那幾員武將多來助 護駕軍兵戮力幫 張彪安慰朝廷說 且在此陛下龍心不用慌
 他兩相爭鬥無多刻 白那熊飛虎怎能抵敵 只得唱帶領兵丁敗落荒 劉唐二將大怒追上前去 熊飛虎
 兵丁俱俗熟路 退了幾個山頭 見有幾號大船渡過河而去 難以追趕 只得轉來早有張彪奏道 唐上傑

欲謀帝室通陝 三邊雙山驚駕 唐雲鳳奏稱此乃奸黨冒名臣等追至山溪 他竟預備舟船渡去 因難拿捉
 非臣父子異心 望萬歲恩鑒 現有逆臣張彪圖謀脫國 駙馬雲駿一聽魂不附體 俯伏君前哭辯是非 龍
 顏大怒 立時降旨 先將唐氏兄弟等下領旨 唱隨駕諸臣多不信 唐家那有這心腸 此時不敢多言語
 且待還朝 奏帝王 淨蕭臣張彪啟奏 陛下唐上傑有此異心 不宜違緩 速當拿住 免使朝中先有異變 生依
 脚所奏 唱登時降旨 差官去 快馬如飛到帝鄉 白張彪又奏 賊兵已退 請駕還朝 旨排駕 唱龍心惴惴戰
 兢兢 奸賊敢然妙計成 百姓聞知皆憤激 上蒼震怒起愁雲 差官奉旨無執攔 晝夜如飛到京
 城 擊捉唐家人四位 忠良父子駭然驚 在朝官職多疑慮 不信忠良變幻生 彼此慌張多出郭
 前途接駕共相迎 請安天子還朝轉 擁護回鑾進午門 此際官兒多曉得 太監齊到百餘名 接
 駕請安君坐殿 東西叙列兩班 臣未臣柳鳳高奉旨 已將唐上傑父子擎下天牢 覆明聖上 唐上傑不
 思報國 胆敢謀君 死有餘辜 法難輕貸 速將父子押赴市曹 正法示眾 領旨 唱宰相親朋三十外 同心俯
 伏奏朝廷 原白臣西臺御史王煒 兵部尚書劉奉 監察御史陳忠 庭帶刀指揮東方鑿 吏部尚書張瑞 吏部
 侍郎楊正芳 等及六部九卿六科給事三十餘人 一同啟奏 唱唐家世代忠良輩 都是匡扶社稷臣 唐
 上傑 父子們 忠心赤胆保乾坤 雙山有此平空變 未必唐家差遣兵 伏維聖上龍心鑒 格外
 洪恩 緩典刑 白聖旨下來 現有旗號為憑 怎言不是唐家差遣 臣等猜思 雖有旗號 為憑 或是他人冒作 唐
 家差使 亦未可定 唐上傑若無此心 妾將他父子正法 豈非屈斬無罪之人 况且現有唱唐雲鳳拒敵 雙山
 匪方能退得 驚天動地 顯非唐家三人 樊 未必忠良做叛臣 淨白臣張彪有奏 若非唐家私遣之
 人 唐雲鳳拒敵之時 何不拿捉一二 以別賢愚 此乃伴為拒敵 實係縱放 無非遮人耳目而已 唱若云上傑
 無謀意 誰起圖謀 帝室心 旗號為憑 非是假 揚名驚駕 定為真 顯然內外通連 黨 致有三邊旗

號兵 大逆之徒該正法 望皇降旨速施行 九重正要開金口 閃出無情正真臣 白臣文淵閣大學士 顧鼎臣中極殿大學士 申元宰 啟奏萬歲 若明真假 必須等到鷺駕 匪徒并取唐雲豹 到京查勘明白 若果唐家有異心 將他正法亦該應 若非雲駿圖謀 竟更願究出何人 將波浪興 重大交關 非小事 宜將涇渭兩分清 市曹勿使冤魂泣 庶免朝綱法不明 白萬歲 爺暗想數十餘人 言是張彪二人 言非其中 或有情弊 也未可知 唱若聽了 張德龍 恐被諸臣批朕躬 免使混有良與莠 勿教紊亂 依和忠 白隨即降旨 依卿所奏 且將唐家父子 暫禁天牢 扭解唐雲豹 着朱文貴 飛取唐雲豹 來京嚴等 雙山賊匪 法司 勘問真假 覆旨定奪 唱一眾官 僚叩九重 朝廷排駕進王宮 羣臣皆出朝門外 彼此談論 張龍德 一人獨奏 唐家叛莫不是有甚怨仇 在暗中 互相談論 回衙署 且說權奸奸佞翁 別駕身歸藩府去 下僚官屬跪西京 迎前張保超庭接 父坐中間 子鞠躬 且唱嚴親伴駕多榮頓 懸望雙山好信通 妙計已成更無慮 爹爹何又起愁容 白兒吓此計已成 其中恐有更變 正言聖上正要把家唐父子 正法 豈知顧鼎臣 王燁等三十餘人 一同保奏 將他暫禁天牢 扭解唐雲豹 來京 勘問真假 再行定奪 我唐雲豹 非尋常之輩 怎肯以虛認實 且雙山之匪 從何而捕 終究冤仇 難滅 所以愁悶 且爹爹爹這便怎麼處 兒吓我想 唐雲豹 進京 勿得為父的 別無他策 只得唱再施陽奉陰違計 假冒君王詔一封 欽差 幸喜朱文貴 乃是為父相交一肱股 密帶三椿朝典去 命他自盡在關中 只言雲豹情虛極 自盡身亡 覆九重 如此未好 將唐氏多除滅 為父竟能愁緒鬆 且爹爹此計甚好 那張彪隨即傳朱文貴 到來 叮囑過了 端正假旨 一道朝典 三椿朱文貴 領命 而別 唱文貴受了張彪命 校尉從今一實通 真旨滅賊傳假旨 平平大路去匆匆 再言稟覆的熊飛虎 叩見 藩王安樂 公付淨白 敬于歲節 小人謹奏 旨密往雙山 要路依計而行 特來 敬令 淨好 辨得 乾過 來 有賞他黃金十錠 外 願酒飯足

白 呵 呵 唐上傑 吓唐上傑 唱你倚杖未嘗責 非凡 不借倭袍欺本藩 父恨未消方抑鬱 子仇更結更羞慚 你只道蒼松根固無期倒 鐵鍊牌樓永不堪 到如今 做子雪橋容易化 逆風難扯順風帆 本藩不是誇張口 要害你全家並不難 少叙權奸心快樂 邊關激變下回談



唐詩唱句

情場皇帝性輕浮 國計民生慨不憂 昧盡天良生悖逆 自家骨肉竟如仇 膽敢當年將君謀 不知何故無人討 忠孝心腸意外去 聞說瓊花開一朵 春風三月下揚州 百官多怨羞狂動 錦纜牙橋陸地舟 千古荒淫無過此 國家政績不曾修 徹夜笙歌時時耳 況迷醉色伴溫柔 宮娥太監皆含淚 日夜當差苦不休

第三十四回

小生引管嬰朱戶羅 關關錦書香 將相本無種 男兒當自強 詩曰平生鑑教常綱 遙望京都在日邊 二代同朝叨聖眷 雙親鎮守雁門前 小將唐吉是也 祖父極品丞相父親三邊總制林騰忠 心深沐九重之寵愛 文兼武備久揚萬國之雄威 營親受諸侯隨邊塞向榮伯叔精忠俱隨朝中伴駕這也不在話下 唱小將年方十二春 文通今古武精明 同胞姊妹銀瓶女 孝勇兼全父母欣 聞暇之時無別事 畫館常常看五經 有時姊弟談機策 把那編略時常講究精 正所謂學成文武雙全藝 可與王家定太平 自當此清和時節 正少年人玩耍的光景 為此帶領二十四名家將出郊打獵 好不有興也 唱小將英才美少年 臉如傅粉俊容顏 眉清目秀聰明相 鼻直唇紅非等閒 頭戴紫金冠 翡翠尾雙飄分兩邊 身穿箭桿銀紅服 滿繡團龍映日鮮 鸞帶束腰腰掛劍 青鋒藏鞘好龍泉 烏靴澄足身騎馬 錦繡雕鞍金鎖懸 手持一柄方天戟 威比當年呂奉先 眾將跟隨拿器械 開懷打獵在郊原 彈打飛禽禽盡落 鎗驚走獸獸俱殲 青風拂拂吹鬃馬 嫩日烘烘照草田 橫笛牧童牛背跨 負薪樵子担挑肩 沙場曠蕩憑馳驟 早已是 山外斜陽掛暮天 小將開懷家將樂 少停勒馬打圍完 帶回家將揚鞭轉 見幾個結伴兒童笑語喧 不知天地何高厚 偷得浮生半日閒

馬加鞭 前頭隱隱聚人烟 但見紛紛來數騎 四名校尉直衝前 當中馬上差官坐 黃緞袍兒在背後 邊表白小將軍勤馬一看 心中想道這一條路乃是關上去的關上是我爹爹鎮守差官校尉此來則甚 不免待我問個明白 就將畫戟高挑開口動問來者何人 丑俺乃欽差朱文貴小孩子休得阻俺去路 小生住了萬歲 差你們那裡去 丑到關上去的 生白關上去何幹 丑國家大事你未可與聞 唱小將心疑非好意 手擎畫戟又開言 小生慢些走俺唐吉小將軍在此問你這不講了明白 丑吓你莫非唐雲豹的兒子 先來送死麼 左右擊下了 小生吓唬誰敢動手 好一個唱不思前後的小英雄 舞動方天戟一條 燦燦鋒銜來刺過 差官校尉共心焦 一齊動手擊唐吉 那曉得是小將生來本領高 舞戟猶如龍掉尾 隨來家將共咆哮 幫扶小主相爭鬪 校尉差官難架招 只得轉退下來三五里 英雄小將喜心苗 小生白哈哈這樣不中用的東西 敢來混帳 如今去了料想不敢再來了 家將們有隨俺就此回關 吹唱揚鞭策馬回營去 先那把總制唐俞講一遭 正生引威武鎮三邊 感君恩 執掌兵權詩曰赤胆忠心扶社稷 兩條金鎖息烽烟 惟求四海昇平樂 國泰民安萬萬年 白下官唐雲豹荆州人氏 武舉出身有功於國 仰感君恩職受三邊總制夫人陳氏同庚三十有三所生一男一女 奉母之命同居於此 任所非但盡昏總 俊而且能武能文 遠居邊塞未結朱陳 這今男長女大 急須婚嫁之時 如何是好 唱我父掌朝綱伴九重 萱親安養在家中 各違定省雙親禮 盡孝須知難盡忠 微忱聊表信 通幸虧父母身康泰 稍慰我夫妻磊塊胸 白今日孩兒往郊外打獵去了 聞暇無事不免兵書觀覽 誠恐日久荒疎 勤於講究 唱唐俞正欲將書展 忽見了環翠玉翁 丑老爺夫人出來哉 正生吓夫人 正旦相公萬福 正生夫人請坐 正旦相公請坐 唱夫婦雙雙相對坐 唐俞偶爾看王封 正生吓夫人 唱你昔日天生滿面 為何今日起愁容 莫非牽掛雙親意 敢是憂愁是令凡 正旦非也 正生却是為何 正生只為妾身

昨夜得一怪夢所以今朝身不快 好生芥蒂在胸中正生白吓自夜夢不祥說破大吉是何怪兆說與下官知道正旦唱相公吓妾身昨夜睡夢見一怪物不像鳥蚊不像龍約有身長三尺外張開血口吐腥風看他要把公公吃 唬得年高滿面紅 手拿藤蘭將他打 走過君家弟與兄 蜂擁上前拿異物 被他端住白頭翁 妾身唬得渾身汗 夢醒來時三鼓終 今日思量心納悶 諒無吉處必多凶 敢是公公身不健 有何疾病犯其躬正 白哈哈真乃女流之輩此項一夢就是這等着急前日差人到京問候爹爹現有回書照常強健唱出指無多一月來 爹爹身體最無災 常言春夢無憑准不見焦心且撇開 命婦正當開口說 外邊走進小英才小生爹爹母親孩兒拜見正生罷了打得多少禽獸說與爹爹知曉小生爹爹母親聽曲調兒仗嚴威 兒仗嚴威 到南郊 去打圍 未曾發彈禽先墜 鎗到處走獸難歸 喜孜孜 得意回 在前途撞着朱文貴正生那朱文貴是何等人小生孩兒問他曲他言聖上差來到 惡恨很幾名枝尉正生吓欽差枝尉住那里去小生曲據稱要到邊關上兒想嚴親不犯王家律法正生為父在邊毫無苟且決非到此小生爹爹呵孩兒問他他肯明言曲知兒名字先掣我因此上畫戟輕輕一揮 攪得他斜披鎧甲歪戴頭盔 是一個無能之輩因此上不去奔追正生住住了你你敢拒敵欽差麼小生爹爹吓孩兒不覺怒心懷 管什麼輕差與貴差 若不將他來趨去 爹爹未免要當災 夫人聽說心驚戰慄是公在朝廷作事乖 此話從何而說起 奇哉怪極好難猜 唐爺怒喝唐公子 年少英雄跪下來正生白好畜生乃祖乃父並無私曲縱有欽差到此其中必有情弊自當以禮而迎開讀聖旨使知分曉你今抗拒欽差該當何罪呵這還了得唱年輕公子就依頭也不開言也不憂 命婦心中多着急 愁容未減又添愁正旦阿約相公吓唱枝尉欽差同到此 其中一定有情由正生我豈不知麼但須開讀聖旨不曉是非何得小畜生這等不知禮法唱自誇果有三分勇

拒敵欽差不自由 狂奔之徒能胆大 欽差那得肯干休 那時圓睜兩目呼呼吸 怒髮冲冠動斗牛 公子但將頭拜倒 半求寬恕半含羞 陳氏夫人無主意 惜兒還代子相求正旦白相公吓孩兒雖只莽撞些事已如此看他年紀小饒子他罷正生咳夫人別的事情還可莽撞這個是莽撞不得的唱不犯法兒是犯法 如何輕易視無憂 諒情未必回京轉 一定前關有遠道 今日不來明日到 添些披甲勇繞麻正旦阿約相公吓如此計將安出正生且待朱文貴到來下官自有道理唱立起身來往外邊夫 人思夢鎖眉尖正旦咳不要應了這惡夢呵唱命兒立起從旁坐 却好銀瓶演武還 先有了環傳此事千金蓮動小金蓮小旦呀母親正旦兒吓小旦女兒想唱唐氏一門多正直 從無私意犯天顏 父親不犯王家法 有甚差官到此問 正旦兒吓唱父母事情難測度 你的兄弟胆如天 未分良白與欽差敵縱不為非已犯愆 因此你爹爹心發怒 恐教無故罪名添小生唱我唐言本來心膽怯 母親姊姊莫憂煎 欽差若果重來到管叫他死在方天畫戟尖 夫人言道休胡說 宜畏蕭何定律嚴 少言裡面人三位 且說唐爺在外邊 更衣立刻升堂坐 搥鼓傳齊眾將官 白大老爺在上眾將們參見正生 列位將軍少禮象不知大老爺傳喚末將們有何將令正生本鎮傳請你們非為別事只因小兒出獵回來路過欽差隨帶四名枝尉其中必有緣故不意小子無知肆行拒退我想差官此去不日就來你們休得無禮象吓大老爺一門忠孝四海名揚初無差誤今有枝尉到來定是好臣暗算小將軍正該如此正生你們亦不知利害他這一舉非同小可唱無罪之人為有罪 如今本鎮登難寬眾請問大老爺計將安出正生本鎮聽君命而已倘有疎虞我等急宜謹慎仍舊戮力同心與國家辦事不可變心共罹法網唱眾將同聲多答應 唐爺不復再三言 退堂緩步歸書館 悶想夫人夢裡言 敢是朝中生變幻 有何奸佞侮忠賢白呀呀呀唱管甚是非長與短 半由吾命半由天 慢言雲豹心昏悶 下回且聽文貴言

丑引欽差奉旨到三邊 捧看三橋典白下官錦衣校尉朱文貴是也特奉聖旨一路而來前往三邊飛取唐雲豹來京勘問又蒙張千歲託付假旨一道朝典三橋令他自己盡不敢担攔昨日將次到關不想路逢唐吉異常無禮把下官敵退為此蕭川總兵韓擒虎處添兵幫助連夜趕行已是三更時分了唐吉阿唐吉唱你是年輕乳臭小兒童 太覺強橫太覺凶 國法森嚴多藐視 蕭何律上豈能容白這等看起來唱圖謀帝室非為假 父子相連內外通 俺今添得精兵到不怕你牙爪成羣氣概雄 敢老爺前邊就是關門了叫唐雲豹快些接旨丑吓軍士們有不可離左右了同心護衛倘有舉動併力擒拿吓吹關門上誰在聖旨下了快報主將接旨丑唱守關軍士如飛去 跪在旁邊稟總戎雜啟稟大老爺聖旨下了正生快排香案大開關門得令唱旁邊眾將多驚恐 姊弟留心躲暗中 總制冠袍忙出接但見兵丁校尉密重重 進接朱爺朝外坐 唐爺伏俯在堂中丑白聖旨在上跪聽宣讀詔曰臣惟忠心為貴子則孝道為先古今一例無可變移茲因朕躬巡幸五台山畢回鑾路過雙山谷口突出羣匪整起三邊旗號大呼唐上傑圖謀社稷即經姜斌等併力戰退庶保無虞唐上傑世受國恩不思報效妄為大逆罪不容誅唐雲豹雖屬首犯姑念有功恩賜朝典速速自裁家屬人等解到京定奪是關重地即着蕭州總兵韓擒虎鎮守可也欽此謝恩正生萬歲小生爹爹不可謝恩正生萬萬歲唱門後說聲猶未畢 如風閃出小英雄 輪拳要打朱文貴唐爺是早已三呼謝九重 喝住孩兒休動手 後堂母女箭鑽胸 君恩已降臣難逆 死活存亡憑相公小祖是恃勇思量身出外 夫人阻當不相容 欽差喝令除冠帶丑吓唐雲豹唱你世受國家雲雨裳 怎不丹心圖報國 忽生異念在胸中正生白吓大人說那話來我雲豹雖屬是武夫也知國恩宜報焉有異心惟夫可鑒想是雲豹疎於約束罪該萬死丑既知該死還不受命麼正生快請朝典過來

吓列位那三橋朝典乃寶劍一口藥酒一瓶白綾一東唱年輕唐吉趨身進 大呼爹爹盡不得忠 又思動手把差欽打 唐爺怒喝小頑童 命將唐志先挪住免得我自盡之時他逞凶 小生阿呀爹爹吓唱你丹心貫日從無錯 不知冷箭何人放暗中 斷斷莫將君命受 望爺把我綁寬松 三生白小畜生我豈不知其中有變但思君要臣死不死為不忠我要你死不死即為不孝也唱本該為父先除你因為君命是扭解來京姑且容 不許多言違我命 休思此刻綁寬鬆 唐爺侃侃言如鐵唐吉是默默無言跪在東力敵萬人難以發 擡頭歎氣縱眉峯 欽差倚勢連催促 總制龍泉執手中正生嘆聲上吓臣唐雲豹是唱明蒙聖上恩非淺恨不能碎骨分身保九重寶指雙父子同心扶社稷 那曉得飛災密地降平空 不知誰怪父兄併怪我 怪我唐家將聖蒙 誰在雙山行不軌 冒臣名姓犯天聰 聖上吓聖上信了讒言把唐家害 今日微臣願盡忠且不必多言快快受命小生阿呀爹爹不可盡忠的嗟 正生哇小畜生黃花在口乳臭未乾知道什麼來小生阿呀爹爹吓爹爹唱雖則孩兒年紀小 也曾度理與撥情 唐家世代忠良輩 從沒纖毫苟且心 怎說雙山驚聖駕 朝中必有弄權人 若果有差當受命 兒從父死也該應君王誤中讒臣計 屈害忠良做叛臣 父若盡忠子不服 勸父三思且慢行好一个忠心貫日唐雲豹怒目照看罵畜生正生唱可知為父非愚昧 豈不知情理假和真 無論何人來算計 九重旨意必須遵 多少忠良遭屈死 流芳萬世永傳名 若為媚主欺君賊 遺臭千年那個欽 英雄唐吉無言答旁首欽差催總兵丑唱快些受命休担攔 莫作貪生怕死人正生朱大人自古大丈夫視死如歸我唐雲豹豈是貪生怕死之輩丑既不貪生怕死何不早些受命正生哭吓我兒小生爹爹正生我死之後你莫仗雄心蓋世自誇敵手無人須隨母姊進京待罪唱料想公公伯叔俱昂首 未必家庭保太平 君命如何堪逆得 端然不可缺鋒錚 你若有心違父命 即為不孝罪千斤 唐吉低頭心似訓 旁邊趨進眾將

軍報白吓大老爺不可沒主意還請三思正生哇胡說我意已決有何更改唱誰能阻我忠良志萬語千言總不聽眾將無言皆忿忿差欽如虎促頻頻唐爺長歎烏靴頓北望三呼謝聖恩白聖上吓聖上臣唐雲豹從此受命了唱青鋒劍頭咽喉斷碧血淋漓跌劍身一道忠魂歸地府黃泉相待眾冤魂內堂命婦了環哭一派號呼往外奔欽差喝道多拿下唐吉連忙進斷繩向前怒打朱文貴小姐雙刀手內擎文貴看來非敵手忙擎器械共相爭兩旁校尉來幫助擁進韓爺手下兵邊關上將與軍同心共助受冤人堂前好像沙場上戰退孤羣狗黨人小生眾位將軍有一不做二不休速速上前去得今唱夫人禁不住小將軍小姐銀瓶恨滿心各舉鎗刀同上馬直追二里有餘程欽差去遠難追趕百姓男女驚眾將回關皆不服親丁多哭盡忠魂堂上關得如湯沸唐吉開言問眾兵小生列位將軍有原末將們在小生大老爺身居邊塞心在國家從沒有絲毫弊費今日忽遭此變我豈肯甘心意欲及進京都與父報仇不知列位將軍可肯助我一臂否眾白大老爺高然如此我等還要圖什麼功名富貴願隨小將報仇小生妙吓這還是不幸中之幸也唱從古英雄多直爽有何顧忌慮前心銀瓶小姐呼賢弟我也幫扶及進京總制夫人指眼淚含悲唱佳莫胡行旨意上邊言父叛如今子救事成真忠良祖父歸天去不落芳名落臭名此事斷然行不得九泉免得父生嘆今日急須聽我話莫為不孝不忠人列位將軍休得誤大家各自保前程眾軍唯唯身徐退英雄姊弟告堂親我不為時他要動諒來此去又添兵難道聽憑俱解京中去難道猛虎為羊鵬作鴛正旦兒吓我也知道唱扭解進京惟一死做娘盡節也甘心你姊弟君恩還未受推情還可免非刑反不得莫進京早作安身避難心倘得天開雲霧日重做安邦定國人若不聽娘今日話為娘先見你父親魂含悲手執青鋒劍姊弟慌忙跪下身正生白阿呀母親休得如此孩兒

不反便了正旦這便纔是小旦吓賢弟我想宋文貴此去諒不干休一定請兵重到急宜想個幽僻地方隱避纔好小生姊姊勿必憂慮離關數百里有座復振山向為綠林淵藪逆被參劾滅巢窩現在權且去安身便了小旦這也使得商量定哭父親誠恐前關兵又臨英雄不及多就擱那有餘間把喪務成聊備棺殮殮好娘哭哭出斷腸聲自家細物多收拾只留公物別關門隨帶貼身男女輩帶不多只有十餘人數員武職多仁義有的不願為官圖利名有的帶同家屬跟隨去護衛寥寥百外兵忠良家散真堪惜百姓聞知亦慘心餘外眾軍齊送別慘慘愁雲日也昏少說英雄行路事話文又叙一將軍淨引馬掛征鞍將掛袍柳梢頭上月兒高奇男要掛封侯印腰下常懸鮮血刀白俺韓擒虎是也叨蒙張子威提拔授肅州總兵之職只因唐吉不授王法兩次拒敵欽差豈容寬恕為此添兵前往表白列位你道韓擒虎怎生模樣唱碧藍面鬚髮紅頭如芭斗眼爆眉濃獅子鼻耳兜風口盤牙雙肩扛斧身高九尺胆壯英雄背厚胸寬異常猛勇頭戴青銅盔身穿青銅鎧騎寶馬是青鬃手提一桿狼虎棍宛像那轉世單雄信好似那當年蘇寶童森森殺氣凜凜威風精兵三百隨身帶厲聲大喝擋住英雄淨白吹來者何人小生我那唐吉小將軍你這匹夫就是韓擒虎麼來此則甚淨小畜生拒敵欽差罪該萬死車馬紛紛敗是思量逃走唐小生匹夫聽着自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我唐氏一門丹費日今朝延德信謔言誣為叛逆我豈甘心就死淨小畜生如此行為忠在那裏今俺到此還不下馬受降麼唱狼牙棍照臉打唐吉輪開戟一撥兩相爭鬪皆凶勇藍面將軍本領饒年輕唐吉難招駕後面銀瓶胆氣豪縱馬當先不怕狼手中舞動鬚鬚刀二人如入無人境藍面將軍意欲逃只得出行遲且戰後面追上兩同胞韓擒虎大敗兵零落唐吉心中不肯饒生姊姊索性追上前去結果他狗命小旦賢弟我們避難要緊休得逞威太過不必追趕

丁生如此回轉罷唱此去荒山藏猛虎 暫時濟寧困神蛟 聊成志事俱穿白 日逐黃州紙陌燒
 後山雲氣捲浮屠 渺渺忠魂數寂寥 母女日常相痛哭 英雄時刻怒冲霄 再言賊轉得虎擒 喘
 氣填胸手亂敲 淨呵呵反了吓反了那朱文貴問悲其情叫聲韓大人如今叛逆真情了連備本章一道
 又言唐雲豹強不遵旨意及韓某兵馬臨關雲豹畏懼自刎唐吉率着逃遁待我入京覆旨是少不得
 本鎮還要提兵追捕朱大人先請回京便了唱華筵款待朱文貴 拜本修成雙手交 餽送下程豐厚禮
 帶同校尉去過滎 還京覆旨龍顏怒 忠良父子命難逃 請擒虎鎮守三邊地 細查唐吉小英雄
 幾次提兵等不動 細情且待幾忠文



五刻



許親

報信

唐詩唱句

奸雄千古說曹瞞 臣子能專天子權 曾舉孝廉才具好 三墳五典不時觀 號召諸侯十八路 欲
誅董卓大奸雄 各懷私心竟徒然 甯我負人言一句 陳宮不別返家園 驚心如見其肝肺 然
昌獻帝還都定 許褚張遼將幾員 雄心威鎮在中原 害董承 斬伏完 衣帶曹將血詔傳 誇馬
騰 伐孫權 百萬雄兵一炬完

第三十二回 報信

未引長途辛若 心急勝雲霧 猛抬頭且走荆州路 自家非別唐德是也 只為我家太師爺隨駕回朝
不知那個奸臣擺成惡計 被張德龍謾奏一本 臨為謀逆聖上不辨忠奸 竟將唐家父子六人 竿下天牢 但
是聖上蒙蔽吉少凶多 所以太師爺出京 看着我趕往府中 報信歷盡千山萬水 且喜已到支江 了咳我想
故園相別已多年 耳畔鄉音覺自然 可昔榮華非昔比 將看滄海變桑田 自來此已是府前了 馬嘶
介咳這馬匹也辛若了 把你繫到那邊去 吃些青草 唱青鸞斜對綠楊邊 然後回身到府前 未白門上那
個在唱 但聞鼻內軒响响 吓那原來 酒鬼陳陳在懶覺 既自我想太太用遠等 唱糊塗醉漢將門管 莫怪
京中顛倒顛 我有急事在身 不要與他纏了 唱曲折衝堂行進內 東廳穿過又西軒 欄杆十二迴廊
繞 到內儀門門首便開言 未白 裡邊那個在付 是誰未京中下來的 付 阿約原來是大叔 未劉媽媽好付
好个幾時回來 未 纔到付 難得難得老娘正在這裡想 未想什麼 付 想我的漢子長久沒有信來 難得大
叔回來 我的老漢可有什麼東西寄來 未 此時不及細說 煩你通報一替 待我見過太太 然後與你談話 付
是曉得哉 唱 慢表劉媽進裡邊 且提太太內堂言 未引夫貴妻榮白首 兒孝媳賢佳偶 家庭尚欠
兒孫 父子為官安否 未 老身楊氏幼適唐門 相公上傑 執掌朝綱 所生七男一女 六子俱經出任 惟有七

兒尚游洋水 前月相公書信到來 也命雲卿進京 去了想他在家的詩節 呵唱天性聰明喜用功 經綸滿
腹學無窮 文江案首文章妙 不弱同胞六弟兄 父猶慮及兒游蕩 不能年少成名衣錦榮 想起未既
有才華 儲八斗 自然攀桂步蟾宮 春闈得遂凌雲志 整頓衣冠觀九重 只自雲卿自別無多月 完
像光陰秋復冬 未下身軀康健吉 做娘晝夜掛胸中 兒去碧桃花未盛 而今倏忽火榴紅 寂無
正事晝堂靜 盡日清閒老境榮 只因孩兒們少年出仕 夫婦情疏 所以在家庭諸媳 未曾生育 只有五兒
五媳 居住所故而銀瓶安吉 反俱長大 王氏七媳身懷六甲 未識是男是女 若能產一麟兒 亦老生之幸
也 所慮者 八女賽金年甫及笄 宜待字 唱因無戶對門當子 才貌雙全客未逢 秦晉未諧花燭夜 不
知何年佳婿得乘龍 白這幾天不知何故 唱不聞鶯噪家無喜 當日烏鳴定注凶 幾次心驚并肉跳
夜難安穩睡床中 未 京中高梓平安否 還不知婆媳家中有何進 邊關四人安穩否 半年沒有信音
通 不是母黨弟兄身不健 好叫我難詳難解在胸中 不免修下書信一封 打發家人分頭前往 探望一番
以消疑慮 唱唐大夫人身站定 金蓮步動自輕埋 古稀之年身雖老 幸喜精神還未衰 正在磨墨
將書寫 忽見劉媽上庭階 付引終日懷夫婿 今朝有信回 白稟上太太 太師爺差唐德回來 要見太太
老且唐德來了 傳他進來 付是堂前奉主命 出外把門開 白德大叔太太在書房內 傳你進去 未來了哈
罕太太在上 老奴唐德叩頭請安 太太老且唐德太師在京可好 未 阿呀太太不好了 唱事由平地起風波
且且什麼事情 未太太以為張德龍奸賊 唱忽來衙內階後袍 老且吓倭袍乃先王欽賜之物 豈可輕借他
人 未吓太太太師爺唱原道倭袍欽賜物 勿容任意借渠叨 那晚他借袍不允 心懷恨 白過進上進香
駕回行至雙山 忽見一隊軍馬 不知那個奸賊所扮 唱了三邊五老爺的旗號 口稱太師欲登九五 及至進
殿 豈知渡水而去 不及捉拿 一二唱他就當時奏聖朝 奏的是太師父子同謀叛 奏得君王聖意 換 頌

列下頌丹詔勅白將太師爺與四位老爺及駙馬爺唱頌穿鐵鍊下天牢老旦白頃有這等事我家太師爺一片丹心神欽鬼伏難道滿朝文武沒一個出班保奏曉信被奸臣臨叛末太太幸有舅老爺兵部劉老爺史部張老爺戶部毛老爺幾位大老爺唱一體出班同保奏 唐家血汗大功勞 總有叛名疑有弊 望王恩鑒察秋毫老旦白聖上便怎麼樣末唱萬歲君王權領奏 將在京父子禁天牢 差官飛速邊庭去把五爺解救進王朝 勘問是真還是假 候王定奪御前標老旦白有這等事阿訥不好了唱太太聞言頓厥然 面如土色恨填胸 張德龍阿佞絕不借平常事 為甚憑空起禍端末吓太太且免悲傷老奴還有告票老旦你且說來末太師爺吩咐老奴說張德龍奸謀莫測差官朱文貴又是張賊的黨羽必須慮到少吉多凶所以命老奴將此袍帶轉家庭送與太太收藏唱倘然僥倖無災禍 依舊朝綱伴理顏 倘有疎虞非小事 宜防家屬也投環 太太與四位夫人須受命白七公子與七娘娘小姐三人唱須教別處去逃生老旦住了七爺早已進京的末七公子未有來京老旦怎麼未有來京自從二月初四動身的你是幾時出京的末老奴是四月十二出京還沒有會見老旦二月已寬還未到京這又奇了你外廂去吃酒飯此事秘密不可散言末是老奴知道了唱唐德回身往外邊 與同門一輩叙談言 年高太太心操宕一聲可恨一聲天 七郎別我春三月 屈指光陰二月完 未到京城何處去 莫非洒落去身散 淚如泉湧肝腸斷 吩咐了環把姑嫂傳白了環連到內堂請四位夫人七娘娘小姐出來且是曉得了環進內說眾位夫人併七娘娘小姐太太有請大媳榴火荷風動碧綃 畫標紫燕欲離巢 雙貼單衣還自理 將看蓮紋碧池嬌 誰描翠黛愁眉處 道遠惟有雁翎刀 原合 婆婆在上媳婦們萬福母親萬福老旦阿訥媳婦女兒不好了唱可恨朝中張德龍 借佞絕不遂計謀凶 臨為叛逆蒙天子 白吓聖上便怎麼樣老旦唱只聽謔言不信忠 要把七人同正法 可有保奏否老旦白幸有你母舅等一力保奏唱

朝廷錢得寬寬鬆 斬禁天牢追帝極 即有欽差出九重 邊關火連去等語 勘問分明定吉凶 白請問婆媳此話何來老旦唱翁因慮及虛為實 左唐德流星飛報把信來連環白吓物各有主不借佞視甚屬平淡如何張德龍奸謀險很這還了得大唱阿婆婆 若云謀叛非兒戲 公須要考鑄究隙着來踪若明如比亮和祥 如何不察信奸雄老旦咳目下張德龍女作貴妃妖言惑眾難言叛逆非確二唱阿婆婆若云天子寵張妃 可比商辛蘇妲己 讒害忠良如反掌 翁大伯叔恐疏虞老旦因為如此故而老身十分驚駭三白婆婆且見心焦大姆之言說得極是叛逆一端總要有個實據纔是唱輕輕一詔如何信總要深求足與非 聖主陶唐非桀紂 自然次第別賢愚老旦阿吓媳婦方纔唐德說聖上五台進香回駕的時節唱路過雙山曠野 路 突出無名兵一枝 激胆如天驚野馬 高扯三邊關上旗 所以朝廷信作真情事 欲滅忠良並不疑 小旦吓既有這處人馬豈無保駕之人只消擒獲一二變了真像了老旦賢哉保駕原抵敵 只為山谷彎兜路欲迷 難擒一卒從何究 泥濁難分鯁鯉魚七娘白婆婆但請放心唱實則實 虛則虛 難將白璧棄溝渠 五伯一到分真假 反坐張彪罪有餘 八白吓母親七嫂嫂之言却也不差女兒但思七哥隨着京中可無事否老旦阿呀兒吓唱娘問來人問七哥 原來並未到京都 未知耽擱何方地 因此為娘愁更多 王氏聞言心歉仄 定金袖裡暗思摩 姑嫂見親多苦切 良言美語勸婆婆 此回報信今完畢 以後情由關節多

第三十三回 許 親

小生引青山穿白雲浮 常見潮來又轉流 能悟世情多反覆 何勞名利苦追求 白小生姓楊名愷字秀芳湖廣州人也家君吏部左臺在朝伴駕母叨詔命安享堂前惟吾單丁繼續書香勤於翰墨雖喜許香已採無如仙桂未攀這也不在可道之中惟有青春漸長佳偶未逢常懷惆悵耳今因支江唐府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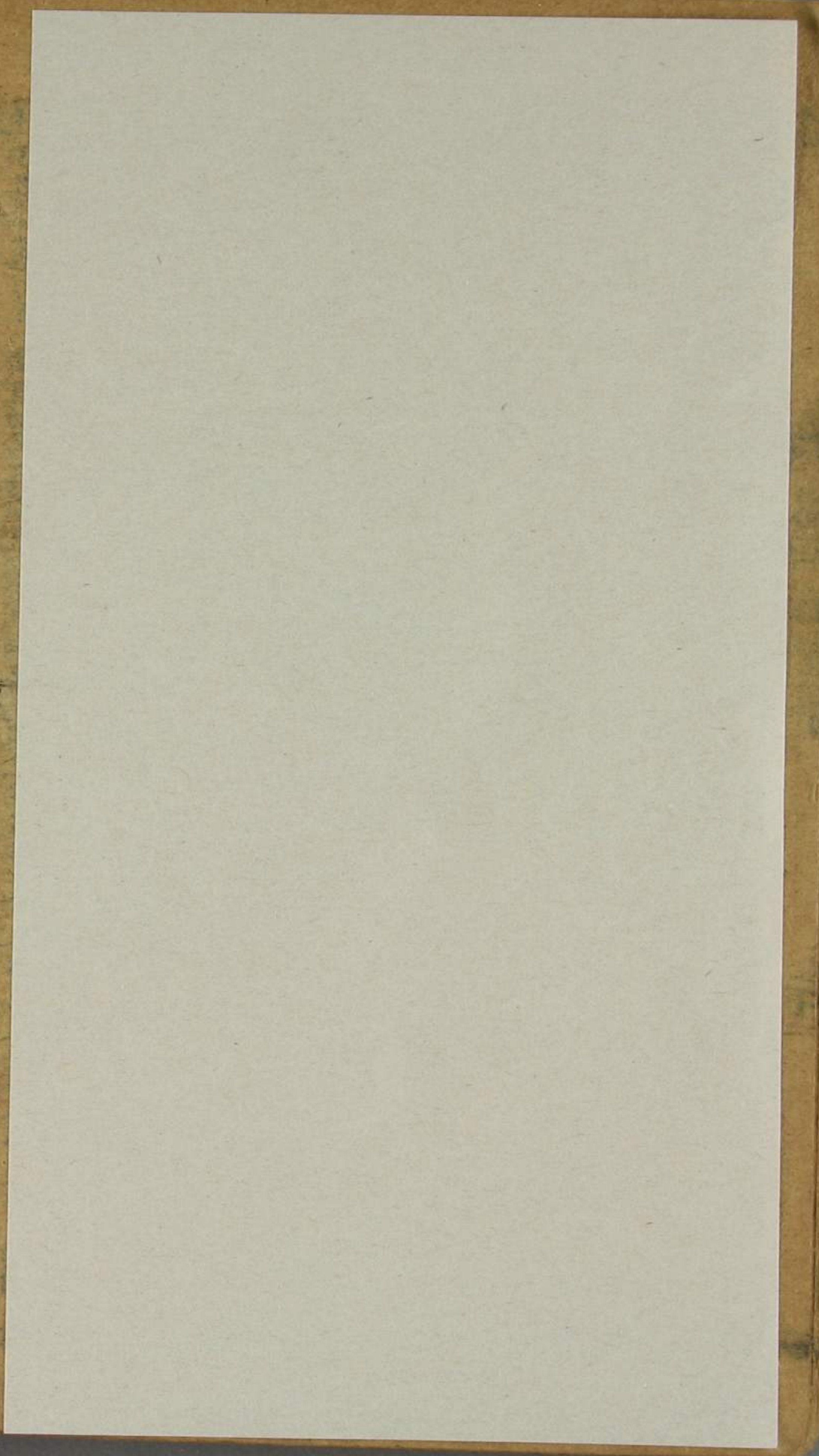
數月之中不通音信母親望特遣小生探望一遭一路而來且喜江面寬闊風景清涼炎熱可祛將次到岸也想起我姑爺呵唱獨立朝綱爵祿加 表兄六位帶烏紗 更有五凡邊關將 總制威風勇足誇 一門文武王家棟 朝內名卿誰及他 年幼七哥游洋水 性既經史尚歸家 賽金八妹多賢淑 只因揀擇東林還未受茶 我是年年來到姑爺府 一則是問候姑母 二則是深心有備探賢姐 可愛他文學廣武藝佳 容貌超羣欣羨他 只恐別家先下聘 欲圖機會費嗟呀 長江景色無心看 自將到相府唱但只見日正當陽遲未午 船到敲鑼即把篷方卸 水手忙將篙子拿 雜伴船舵且啟大爺船到了生如此先去通報且曉得大爺也上岸罷你看府第巍峩門庭顯耀好座相府也 哈罕門上那位在 來了 詩禮家聲遠 簪纓世澤長 是那個三老兄請了合阿我道是誰原來是表弟久會得緊哉且正是久會了老兄好吓未多謝表弟好且好的大爺到了煩老兄通報末吓大爺到了小生吓管家未大爺許久不見太夫人時懷渴想難得令辰光降何消通報大爺請先移步小人在旁引導生有勞未好說唱門公唐順不延接 引進儀門後廳來 東廊西院穿斜徑 步到中廳見門半開未白大爺這里來唱推入雙扉人獨步白如此樣式各位道為啥為只為唱見王封曲膝拜花堂 名香一柱雙擎手只聽得說道福禍全憑天主裁 四五青衣來披正後邊是連班袖裡與銀釵 虔誠拜禱禱禱任 幾步的家人跪在階末啟太夫人荆州楊大爺到了老且吓楊大爺到來快請相見末是唱香芳聞請快前來小生白吓姑母唱灑袖止衣近老邁 姑嫂聞聲思轉步老且媳婦女兒們多見見過的何消迴避唱至親應見莫疑猜表是小生唱登華堂慢把寒溫叙秀芳是舉手先將交椅排白吓姑母請上待侄兒拜見老且風塵勞苦只行常禮罷生久違慈顏渴懷日積禮該拜見老且一番問隔每憶英才小生嫂嫂眾叔叔小生姊姊且賢弟唱他們中表雖然無芥蒂小且是紅霞難免泛香腮楊大爺端莊臉帶春風意 巧語千金喜滿懷老且兒請坐小生告

坐老且媳婦女兒也坐了表是唱旁邊侍婢把龍圖送老且吓吩咐廚房備下酒筵與楊大爺接風未曉得唱隨後僅兒把步邁白大夫人眾位少夫人小姐小男叩頭表起來老且唐順引管家至外廂酒飯未是丑多謝太夫人末老弟這里來又來哉小生吓姑母侄兒唱久疎音問心懷歉白今日問候康富表鄙悃唱又費慈顏將禮數排老且白好說你母親是納福小生托賴平安姑母與列位表嫂賢姐諒各平安老且白承蒙念及幸便安好小生七兄為何不見老且說起七兄不是春閨辭別進京刻下尚未到都不知耽擱何處小生吓姑母滿面愁容莫非為此老且侄兒你不知道麼小生却是為何老且如今那奸臣張德龍與你姑丈有仇把我唐家陷為叛逆禍災如天所以心如刀割日夜難安小生吓姑丈與張德龍有何仇隙陷害起來老且唱耳尊太太滿寵愁 未說先將珠淚流 侄兒吓他勸借後袍因不先 奸心蓄恨起陰謀 於雙山誣我唐家友 可憐有口難分向天某囚小生姑娘說那里話來常言道物各有主後袍不借也屬平常之事張彪時起如此波瀾度理揆情莫非另有別冤老且侄兒阿此乃京中差唐德回來說是借後袍起見有無別情老身不能深悉但是臨為叛逆難免滅門之禍了小生姑娘侄兒想起來唐家世代忠良天子深悉張彪縱下毒手未必遽信奸謀顯加誅戮其中必有推敲老且暖侄兒你却愚了你難道不知聖上寵愛張彪之女兒麼唱父欲害人通女線 媚惑君心只須饒舌頭 權臣指鹿堪云馬 狐媚與波便覆舟白個句說話將秀芳提醒了不覺面動愁懷了吓姑娘如此說來侄兒前往京師打聽確切徐圖救策老且白若能賢姪諒有生路如果不能挽回我唐家是唱男必盡忠女盡節 拚將頭顱付泥溝 家惟有七兒夫與婦 未曾受祿可自由 且七兒出外無訪問 白叫七媳婦呵唱伶仃何地去過春秋 又想費金尚未了 終身誰是結縭儔 倘然禍到臨頭日豈不是玉石俱焚一網兜小生姑娘所慮極是現今七嫂與表姐何不同到姪兒家內藏身待等京信平安然後歸家豈非上策老且白賢姪之言未為不可但乃有一

許親

言商議小生白姑娘有何尊諭老旦怪兒吓唱我與你至戚相親情誼厚 眼前骨肉共相投 養全未遂
 絲難耐 欲託終身永好迷况今適逢其會把親來投白此乃是天作之合唱却不道一縷紅絲繫縷縷
 我選擇東床惟有你須順從人之莫相推白楊秀芳一聽此言正中其意把眼一睜向寶金看去小姐是
 粉臉道紅低頭不語露出萬種嬌羞秀素來三歡得意非常添上百船喜態然而心中是介口中不得不
 假為推託說道事在臨危無暇及此且待京中人事無妨再行定奪便了似乎使得個意思那太夫人道怪
 兒我也為京中之變故把表相面許倘有差違豈非悔之無及小旦阿叔叔婆婆主意已定言即為媒何煩
 推却了小生吓嫂嫂雖承姑娘見愛奈不告而聘如之奈何老旦怪兒吓唱你休太執 從真嘉 尊長招
 親事不差你爹娘知道應寬恕况且定親事比洞房賒 京中倘得平安信原是那告稟央媒送喜茶 若
 還難脫張彪計白女兒呵唱逃難相依到你家 七嫂若蒙同照看我就死了本鬼魂也免沾黃沙小生是
 謹依台命就此告辭老旦怪兒罷了小生但客中無物僅有隨身帶玉雁一隻聊定三生之約伏乞鑒諒唱
 含笑鞠躬雙手送 太夫人接着自嗟呀 此為漢玉雌雄雁 欽賜先君寵有加 毋笑把一隻雌雁分
 與我 前且轉付女校娃 個隻雌雁存於胞弟處 年來失墜隔天涯今日是天緣相差雌雄合豈非是前
 定姻緣洵足誇白吓女兒我對你說明了罷你往日所藏的玉雁乃是佳雁今日表兄之物乃是雄雁此物
 俱是昔年賜與外祖的以後外祖母將雌雁分派與我至今四十餘年未能叙首今日呵唱虧得你表兄弟
 攜帶 良緣却是預安排 你今把這雌雁傳家寶 回贈哥哥禮應該我是未雨綢繆親面許免叫你火
 燒眉上眼當災 小姐聽 苦滿懷 面帶羞慚頭不抬 兩朵芙蓉彷彿悠悠上嫩腮 欲收玉雁羞羞伸
 手上娘是察言觀色告年邁小旦白吓婆婆媳婦代收使得老旦請媳婦與姑娘進去罷那雌雁着人送了
 出來且是叔請寶金小生表嫂請便表白此刻氣光寶金小姐要叫替表弟少坐傍道問叫得出叫勿

出介味也叫罰咒也叫勿出哉唱但見是低頭隨嫂同移步 同入閨幃遊秀口姑娘楊家表叔名願美年
 少游岸定有才 指日功名容易就定是那洞房花燭照瑤台白如今取出這隻玉雁來一比可是相同否
 且諾使使玉雁在此請看小旦呀這又奇了唱一般式樣雪光現 妙手精工巧致裁此必價值連城無雙
 寶 可惜暫時會合易分開且白呀姑娘你把雄雁收拾好了了環過來這隻玉雁送與太太且是太太雁
 送上老旦阿怪兒兩邊玉雁易了雌雄却是天然一對佳偶你須謹謹收藏配成雙玉雁比作鳳來凰小生
 多謝姑母唱雙手接雁無限樂少停是內堂酒饌已安排 山珍海味紅牙筋 綠酒杯淺淺篩秀芳是
 客飲三杯天向晚 一心上路不延挨多是那玉人今日將親許 親上成親情意加 一面是修書回家通
 老母 立呼唐德使使差 然後拜別年尊老太太 玉封流淚把怕兒捨 怪兒吓你倘然途遇七哥須切
 囑咐他別尋生路躲飛災小生是曉得姑母不必悲傷保重身軀小姪到京自有主裁請轉罷表白楊大老
 官意欲回頭再見見表妹表嫂料想也勿出來个哉只得說聲表嫂不及面辭煩姑母轉致老旦曉得小生
 如此請轉怪兒去了老旦慢去路上保重須要小心小生是曉得唱大爺是 帶領家人離相府 發舟解
 纜把船開 許親贈書已畢 請聽朝議情由下卷來



唐詩唱句

雨打梨花深閉門 燕泥已盡落花塵 小紅娘遞簡到西廂去 東閣筵開為壓驚 特請你有恩有
義心中客 迴避了無是非廊下僧 恭敬不如從命好 夫人遣妾莫稍停 請先生切勿再推稱
秀才們 聞道請 如得將軍令 先足五臟神 墜隨紅娘向裡邊去 想已安排好鴛鴦夜月銷
金帳 孔雀春風軟玉屏 一對對鳳蕭與象板 一行行燕瑟與鸞笙 穩穩今宵好事成 那晚老夫
人設下離間計 囑令當場兄妹稱 水酒一杯申敬意 分明眼底太無人
第三十四回 朝 議

未引鳳舞龍飛錦繡春 外亮天舜日慶昇平 生家生逆子家顛倒付 有奸臣國不甯生 下官兵吏尚書劉
泰小生 下官 部尚書張瑞 正生 下官 吏部尚書楊忠烈 外 下官 左都御史高鳳鳴 是也 此刻五更初點聖
上將次臨朝我等在此伺候看那太師來了 眾太師請了 末 列位大人請了 外 請問太師昨日朱文貴違關
已轉唐雲約拒敵欽差韓擒虎兵馬臨關雲約即刻自刎乃有唐吉率眾進道未識是真真假未吓列位唱
我想忠良奕世流 丹心碧血壯千秋 朝中父子毫無錯 就是雲約何曾有瑕玷留 是非真假難辨
度 未知誰與唐家暗有仇 外 白 太師所疑甚是下官也是這等想那唐雲約邊關坐鎮守已恩有年了唱
董常諸邦皆拱服 太平盛世永無憂 况日 朝中父子心忠義 豈可邊關獨意謀生 白 是如唐雲約果有
謀害之心勢必通朝連中父兄麼 唱 縱使五人通一線 那唐太師雖然年老未曾休 怎能妄想圖九五
怎把那往日功勳一旦去 小生白 是阿諛無此事想唐雲約唱 幕下豈無英雄將 帳中怎少勇龍驄 白 那
日雙口的光景 唱 寒窗兵卒非成福 又不足會勇當先共出頭 一遇天兵皆落後 旗幡器械盡行收 末
列位所論無差其中定有佞臣與唐家有隙倘然上不分皂白難免一門之罪這了於老太師自古道免

死孤悲物傷其類 少得有甚急迫之慮我等一同保奏纔好 末 列位之言有理吓你看燈球閃閃步復徐徐
不知那個來了 巧設機謀 一朝在手 憑你六臂三頭 難脫我神通布奏 末 原來老熟潘淨吓老太
師請了請了合老十歲晚生輩恭推 淨 列位大人請了 末 老熟潘面帶愁容是何緣故 淨 吓老太師可恨唐
上傑世受國恩不圖報效而反縱子埋兵阻駕顯有謀吞九五之心思之豈不可惱 末 老熟潘那日雙山雖
有此舉我等睨情度理必非真情定然委曲 淨 吓老太師唱 這些話 是謬說 想那日旗幡高扯是邊關若不
是唐家父子圖謀意 何人埋伏在雙山 白 况且唐吉小畜生唱 拒敵欽差龍騰發 那唐雲約情虛更怯自
投環 確切無辭何委曲 老太師不宜衛護代遮攔 末 白 哈哈老熟潘又來了此乃評論公言並非衛護
遮攔此言太重了 唱 凡為人 居顯爵 列朝班 食君之祿報君難 禮必丹心扶社稷 極諫赤胆保
江山 定有奸臣與唐氏私仇重 暗中設計惡相殘 淨 老太師又來了滿朝文武唐家父子之外一個個
是忠心貫日那裏還有奸臣在內哈哈此話差了 外 老太師只是常言道說得如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的
知面不知心 唱 只據宋朝秦檜潘仁美 唐紀偏多安祿山 名說為官勤國務 豈使暗內使機關 奸
臣今把忠良害 只惹得遺真聲名萬代談 白 咳可惜阿可惜 淨 楊大人可惜什麼來 外 邊關關關唐雲約再
有何人永遠鎮邊關 白 奸臣奸臣淨住了 你可知誰是奸臣 淨 吓那奸臣外 哈哈又不說着老熟潘
何必動氣可笑阿可笑生是阿唱 奸臣自有奸臣在 千歲何用把臉反生 此時混濁不分鯁共鯁 淨 清水
方知魚兩般 末 白 列位不須爭論你聽鐘聲齊鳴聖上臨朝自有定奪 點 昏 肅 肅 朝 綱 紛 紛 將 相 山
河壯 物阜民康 顯露的昇平象 正生 下官那黃門官是也出入禁闈侍奉丹墀傳一人之令命宣百官
以朝參萬歲 命將次臨朝不得不在此伺候 唱 五更三點曉風清 吹散天庭一片星 玉宇瓊樓聲隱隱
銅壺銀箭滴頻頻 縹緲奇香浮禁院 玉闕封鎖盡開門 兩旁內監擎宮扇 左右宮娥執翠燈 徐

朝 議

徐內侍規儀肅 擁護當今正德君 且同帝生引六龍已駕御山河 五穀豐登樂鳳雛 九天日月開
 宮扇 萬里風雲起壯圖 白朕躬乃大明正德君也 承皇祖王基受一統山河自御極以來四海昇平民安
 物阜今乃午分未和 各官有何奏章內侍有傳宣文武 領旨萬歲有旨傳宣各官文武上殿朝參正生領
 旨唱黃門傳旨眾官僚 文武徐徐進午朝 按次朝參真命主 九重春色醉仙桃 降旨平身歸班序
 傳事官侍立出身效 貼單上有旨文武各官有事啟奏無事廉捲退朝道言未了但見右班中閃出一個班
 位極品藩王執笏當胸俯伏殿前稱道臣安樂王張彪啟奏陛下前蒙聖恩差遣來文貴往邊關扭解唐雲
 豹來京不想雲豹之子唐吉領兵拒敵唐雲豹並不俯首來京待勘遽行自刎明見畏懼聖明乃子唐吉放
 肆逞凶率同諸將抗拒臣只得退回會同肅州關總兵韓擒虎奮力當先能退不能擒乃唐吉學母妙藥關
 而道臣實無能罪該萬死 唱 遂將擒虎本章呈御案 君心細覽動心焦 叛逆情真難以救 差官火速
 至天牢 把唐家父子多幫出 看陳光祖監斬唱 即行正法在西郊領旨 差官領旨忙忙去 唬得忠良
 魂胆消 白 此刻真言劉泰張瑞東方烈楊烈忠等一同出班齊齊俯伏眾臣等啟奏陛下奏來臣等伏思唐
 雲豹雖然自刎尤恐非因情虧而殞或者另有別情即唐吉還係乳臭黃童焉有如是雄心壯胆還疑未必
 情真况雙山之匪未獲伏乞陛下暫緩典刑另差別員再赴邊關查明確切一面仍俟雙山之匪等到究明
 真假定奪望我皇萬歲威權奉 臣張彪有奏雙山之匪即屬唐雲豹手下之人已歸邊地從何捕獲唐雲豹
 若非叛逆正該挺身待勘唱而今自刎喪身軀 顯屬情真心已虛那唐雲吉若無抗拒天差事難道到是
 官把聖上恩 謀叛事真何可辨 天牢父子極誅除白聖旨下來張彪所奏正合朕心着將唐家父子六
 人連正典刑覆旨勿違多少忠良面面相親惱了一位吏部侍郎楊烈忠俯伏殿前口稱聖上唱唐家實是
 忠良輩 不可聽信張彪一面詞明是他暗與唐家結了怨 恨心巧把計謀施吓吓聖上阿若還任信奸

臣奏 誤戮忠良後悔遲 臣張彪有奏那楊烈忠與唐上傑即舅至親連同一黨謀奏聖聽望王一體正
 法國之幸也 生依御所奏速將楊烈忠一併處斬斬後仍以陳光祖前往荆州將唐家滿門誅戮所有唐氏
 親族着即該等議奏如再有人保奏唐氏即照楊烈忠之例領旨唱忠良各位難開口 值殿將軍不敢違
 就把楊爺拿下了 烏紗圍領盡行統 天子退班臣散出 霧雲慘慘起登時 十分大喜張軒應心
 上蓮花開幾枝 不施萬丈深潭計 怎得此龍鬚下珠 慢云賊臣還藩府 且說忠良夏太師白呀列
 位大人聖上聽信張彪一面之言不准保奏如何處置正生老太師真是可惜父子丹心輔國之忠一旦死
 於非命了吓楊大人阿楊大人唱可惜侃侃言論君不納頃刻間忠心一片首分離未吓列位事已至此我
 等徒然議論少停差遣家丁前往西郊一祭以表同朝之誼泉老太師之言極是請了請唱共皆惆悵歸衙
 署 可憐謹言獲大慶 欽差押赴楊爺去 戮忠且聽下回書

第三十五回 戮忠

正生 父愛頑兒無孝子 君信奸佞臨忠臣 白下官五 都督陳光祖是也前因聖上五台進香駕回路過雙
 山忽有一彪人馬高社三邊旗號騰騰駕聖駕幸有我等率兵退敵保全無虞聖上回朝龍顏大怒要把唐家
 父子即行正法幸虧員劉泰等三十餘人一力保奏唱多蒙天子暫且恕寬恩 把唐家父子下天牢
 差官兩處掣欽犯 勘問分明定款條 羅想那三邊總制唐雲豹 縱子胡為混阻撓 雲豹不遵天子令
 遽行劍頭赴陰曹 家屬棄關他處避 白韓擒虎不能掣獲唱任由若輩遠遁逃 保奏各官俱膽戰就是
 下官也覺慄寒毛 我想保國擎天三代久 因何忽地犯王朝 白今日聖上有旨立將父子六人押赴市曹
 正法着下官監決唱一邊速往荆州去 誅戮全家將什物抄 并夷九族難饒恕 白若再有人保奏者唱
 一體將他砍法曹白咳可歎吓可歎北詞可憐那蕭蕭蕭蕭自午邁可惜了忠耿耿極品當朝可惜那鐵錘

匡扶社稷江山穩可惜那言侃侃保護乾坤鐵固牢 專國務素無所私徇 伴朝綱弊實沒絲毫 終日
 裡心血煎熬 不能勾林下逍遙 終日裡無刻節勞 不能勾傳終侍老只落得紫綬金章拋手拋 只落
 得世人把壞名兒嘲唱陳爺越越越心焦 手指連連搭眼稍 一臉愁容深歎息 烏紗蓋頂大紅袍
 足登烏靴腰束帶 楚楚雄威品格高 年交五旬精神壯 三緘清鬚海下飄 傳令開門吹打畢 隨
 員密密候成淘 五軍都督升公座 吊犯牌兒把筆標 欽務不容遲片刻 如飛一竟到天牢 照牌
 吊犯登時到 此際人人俱胆消 稟上陳爺俱站着 為官立起畧呼腰 正生白阿老太師各位 大人今
 日下官遵旨而行不敢躲避列位今受命之後不可歸怨下官為幸白哈哈陳大人說那裏話來唐某父
 子忠心貫日惟天可表今日聖上誤信奸人惡計即欲去我自當俯首受命以報國恩有何歸怨於大人庶
 生阿老太師奸臣惡計此話何來外吓陳大人不知其細俺所恨者唱恨權臣 惡張彪 從前問我借後
 袍 不從借用懷仇恨 暗施毒計太情鳥 正生白阿老太師從前各官保奏蒙聖恩已准候取五令即到
 京三法司勘問定奪不意三邊忽生變異此即不變而自變矣唱怎說張彪施毒計又恐此情未必為後袍
 外白哎呀陳大人有所不知那朱文貴韓擒虎皆是張彪牙爪如真旨到關五小兒未必肯輕自刎唱他設
 心要我把唐家害及可以關節私通外交 聖上焉能知委曲竟把我昔日功勳一旦拋白到今朝君信
 幾佞之言唱君心視臣如犬馬白可惜我唐上傑一生臨政辦事枉徒勞唱將報君恩心日勤勞到今朝一
 門無罪遭殃盡白咳何必讀書談道治國憂民唱何如活體逢高足 陳爺聽說顛頭歎可惜了蓋世忠臣
 枉法遭白哈哈陳大人自古道大丈夫視死如歸何足懼哉君命莫違不宜延緩就此擲了罷正生如此下
 官陡胆了外豈敢 正生捆綁手有鬆鬆的擲起了吓外陳大人不可徇私緊緊何妨唱先把唐相來擲起
 紛紛後繫五同胞 法場父子全無懼 都督陳爺判斬條 啟稟大老爺今有值殿將軍奉旨押同吏部

侍郎根大人一併正法 正生有這等事唱忙迎聖旨 跪 泣殿將軍把欽命交 上馬加鞭回棧 咳
 爺以禮也呼呀白呀大人為何也遭此禍未陳大人下官諫君不准張彪言聽計從也要煩勞大人了正生
 咳張彪阿張彪太覺恨毒了唱常言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有幾朝未陳大人情陞公位 正生多多有罪
 了生阿大爺唱豈不知為人開口深藏無氣惱 小生母舅唱可曉得多言惹禍尚未哈哈呼大甥兒說那
 裏話來唱為人在世誰無死 歷代忠良青史標 外白大舅這是我唱父子六人連累你 死歸地府怨冲
 宵未哈哈大夫夫視死如歸怎說累連陳大人就此請擲正生是捆綁手有也是輕輕的擲了未陳大人
 緊此何妨唱楊爺面色全無懼 捆綁完成加斬條 七位欽犯推出外 排開劊子手提刀 監斬太爺
 騎駿馬 許多從從擁隨半 兵丁益甲鮮明亮 神鬼心寒暗裏號 愁風慘慘雲遠日 地震還防水
 動搖表白一路行來沿街百姓吃驚非小叫弟呼凡言三語回坐的拾身行的佳步盡皆觀看人人叫出个
 个稱冤不知那個奸臣陷害君王何以不察忠佞聽信讒言屈害忠良生員孝廉進士不論一切貿易農民
 一時矜憫忠良之心無不下淚唱東一隊 西一淘 你笑我說話噴噴 多言唐氏忠良輩 極品榮華
 職當朝 誰曉得 到今朝好一个青天霹靂打頭敲 古語伴君如伴虎 何曾記着大功勞 功勞大
 送一刀可憐吓父不寬容子不饒 紗帽紅袍盡拋棄 空守田房盡底了 何致今朝如此樣到不知務
 此夜守分反為高看來未讀甚聖賢經與史 習甚治國齊家法幾條此刻萬民無不深嗟歎 婦女尚猶扶
 眼稍白多少留子个把也罷無得哈一牽殺光唐公父子而去處處地方百姓共皆焚香燒紙敬酒的敬酒
 絡繹不絕又有各衙門內的從役人都來跪送無不流淚唱尚有在京朋友輩 許多親戚與同僚 只因
 叛逆不能親自到 暗使家人奠酒餚 擲赴市曹俱跪下 時辰尚早未開刀 外白咳聖上阿唐上傑在
 朝伴駕從無錯誤只因受世國恩常懷報劬犬馬就是粉骨碎身有何可惜奈是今番坐臣謀叛無容一白

戰忠

二二

立時處斬信任張彪之說唱反將唐氏忠良撤父子分身情太臍白老臣本欲除此奸賊無奈聖上信任拒諫如今反除唐氏也罷但願聖上治國安民進賢遠佞咳唱現在皆因出虎狼行為不規亂綱常老臣常有降奸志怎得他父女交通媚帝旁乏力不能除暴惡倭袍不借甚平常佞賊居心何太狠誣倫叛逆滅忠良白老夫今日呵唱九水含笑君無怨浩蕩王恩胸不忘白呵呵張彪阿張彪唱你行計策果然妙唐某甘心受無妄圖睜虎眼冲霄怒倒住能眉氣滿龐手足五人多歎息一聲奸賊一聲王萬民叫屈千人怨都督大爺也慘傷忽然聽得鸞鈴響匹馬官兒奔走忙白吐監斬官聽者交樂王張千歲領鈞旨速將犯官唐上傑望闕謝恩傳犯臣聽者大老爺吩咐望闕謝恩外聖上呵聖上唐上傑臣幸子雲龍雲虎雲驄等受命了唱同俯伏九叩首忠臣寧死不心憂三呼萬歲同把君恩謝七道忠魂貫斗牛此列是各官差遣燒黃紙暗地神號鬼也愁差官勒馬連催促此際難容一刻留白吓吩咐就此開刀唱一聲炮斬條抽鋒利鋼刀砍下頭忠魂未走黃泉路先到王家五鳳樓雲龍雲虎先後斬雲驄雲鳳斷咽喉正要開刀把雲驄決忽地里鈞天恩旨的溜溜流星快馬如飛到白且吐刀下留人太后娘娘懿旨下了唱唬得陳倉冷汗流立起身來忙俯伏開宣懿旨聽原由白懿旨已到跪聽宣讀詔曰茲爾宰臣唐上傑併乃子雲龍等在朝伴駕多年輔國無差安邦有且雙山之事虛實未分三邊之情真假未卜豈可遽行正法今據昭英公主哭訴前情深堪憫憫唐上傑等且級典刑未便抄家夷族着將六人仍禁天牢待後等到雙山之匪助明定奪謝恩欽此正生娘娘頰千歲千十歲吩咐將唐雲驄楊烈忠鬆綁阿阿的老公公只是教旨來過了唱父子五人俱斬訖只有楊翁駙馬尚還留老且吓唐太師父子五人俱已斬訖了阿阿的老公公阿阿可惜你無瑕白玉遭玷玷可惜那紫殿金章撒手丟你想因謀九五情難信不知暗裡何人作對頭把你忠良誣叛逆最堪傷千拜埋骨不

埋蓋那公感數一回心慘切白吓陳翁將這兩位唱如今交付與咱手正生白是老公公帶去便了但是下官遵旨而行竟自來進寶非陳某之故拜煩公公轉達太后勿罪下官為幸且待咱家奏聞太后便了那五个屍骸陳老爺好生收殮正生是領命唱那公公帶轉二甥舅同向天牢記獄收駙馬悲傷聲歎息心如刀割肚腸抽恨殺差官催得緊父兄早已死刀頭片刻担延何不美五條性命盡行留白今日看將起來是唱顯然易見張彪害不知與他什麼仇白就是不借倭袍也是小故唱因何如此興波浪這等平空倒海謀莫不是另有犯關懷恨重被他海市造蜃樓父兄既走黃泉路我也應該地府遊遊則是太后娘娘恩赦我只恐奸臣未必就甘休少言駙馬唐雲驄那公公微旨覆情由白太監還宮奏覆太后只得數聲歎息幾句可憐昭英公主恩恩寬心豈知張德龍志在一網打盡密奏天子雙山之匪驚驚情真三邊雲豹拒敵欽差叛逆非假太后娘娘是唱其中委曲未曾知并且好佛燒香心最慈若將大逆奸徒赦馬用蕭何律法刑難免滿朝文武相議論又道是萬來至尊存了私老臣是為國奸除無別事伏維聖意細尋思生寡人原思唐家叛逆情真應該正法此乃母后未悉前情待朕緩緩剖明委曲仍然正法便了淨願吾皇萬歲張彪退出唱天子入宮朝母后細將前事奏聞知雙山驚驚情非假那雲豹拒敵欽差罪難辭勿容若輩乖朝典庶能國法沒參差老且白王那唐雲豹既已拒敵欽差打發妻兒逃走何不同教走出而乃遽行自刎為娘細想此事殊不合理生現有差官宋文貴面奏肅州總兵韓擒虎附表陳明逆臣唐雲豹并伊子唐吉逞威拒敵逆旨撤棄三邊重地拒敵韓擒虎殺澄豈常如此行為然則伊父子兄弟内外交通圖謀王室是真矣唱若然聽了昭英話古律從今可廢弛老且白吓唐家世代忠良那上傑又一生謹慎不信他竟忽生變異那做娘做爹細情如此且雙山旗號果是三邊總制所施諒必兵多將廣何能一時淨盡無踪既敢阻駕謀叛何不齊兵備將大抗王師而乃區區刎頭

如此行為一則至愚不為也且又任奏三十餘臣盡皆忠良之輩俱奏毫無此事亦有張彪一人奏他叛逆是真據為根看來其中必有情弊兒自三思不可造次後悔晚矣即雲前真情叛逆與親族何干只可誅戮全家何至平九族若夷九族駙馬乃王兒之婿你如何全家父子斬首可為剋法矣依娘說話九族免夷生聽了母后侃侃言論心中頓起惻憫請問母后雲駙馬二人是唐姓之人楊烈忠乃唐家至戚如若免死恐朝中議論該正法為是王兒身登九五萬乘至尊可知那談論張彪一人你聽了一人之言竟至人人可誅甚屬太任性了况楊烈忠直言保奏何必同罪生楊烈忠冒朕兇理該正法老旦既係冒濫王兒可與駙馬充軍之罪足矣昭英暫入冷宮確查唐氏果有貶迹再行處決可也生謹遵母命唱朝廷無奈遵娘訓 只是為兒法改鬆 告退暗思仁厚母 從輕發付眾囚凶 白隨即降免九族的旨意唐家親族銜感太后之恩如蔭覆戴唱昭英女 駙馬侍即軍法充 驟然分散同林鳥 樂極奸雄張德龍 淨白唐上傑阿唐上傑如今可曉得俺袍借的好不借的好知道本藩的手段利害不利害呵哈哈唱憑着你 鐵打漢 石英雄 全仗你 定國安邦要立大功 若然犯我張千歲官教你家破人亡一旦空白復又差官揀一惡地奏明聖上將他父子屍體起造高塚立一石碑大書叛臣唐某名姓着人看守唱萬民感歎把張彪恨 目下由他扯滿蓬 且看後來何報應 收成未卜吉和凶 忠良無不替吞氣切恨權奸張德龍 張保心開稱滿快 父親妙計好神通 付白唐小七阿唐小七你在揚州何等猖獗到如今死在我爹爹手掌之中唱我問你狂得起來狂不起 只好鬼門關上去逞威風 哈哈妙極哉唱不蘇奸雄父子心歡喜再講那攝魂散僕下回中

DYP
28-25
交易会

DYP
638
交易会